# 《湖祭》黃易

《二○一五年十月二日版》

凌渡宇系列之三

《好讀書櫃》經典版

# 第一章 夢湖驚變

戰機升離跑道，斜斜地衝往半空。

凌渡宇凝神貫注於飛機駕駛座前的抬頭顯示器上。

戰機繼續爬升，到了八千英尺時，凌渡宇將控制引擎動力的節流閥調低至百分之七十五，減低速度，讓機鼻朝向正前方，在他熟練的操縱下，戰機進入水平飛行。

收回起飛的襟翼和升降用的起落架，戰機以每小時五百二十公里的速度向一望無際的黑夜進發。

目的地是南美的哥倫比亞和巴拿馬交界處。

抗暴聯盟玻利維亞的基地被拋在茫茫的後方，燈光迅速縮少減弱，瞬眼間變成了幾點螢火般的微芒。

凌渡宇瞥了身後的女子一眼，心中嘆了一口氣。

他的腦海中浮現出一個強烈的影像︰高山鷹雙目緊閉，植物一樣躺在床上，飲食和大小便，全賴吸管進行。

一個偉大精明的領袖，變成一條事事需人照顧的可憐蟲。

想到這裡，湧起一股怒火。

誓要把巴極博士幹掉。

這也是他此次飛行的唯一目標。

坐在後座副機師位置的女子道︰「龍鷹，緊張嗎？」

凌渡宇冷笑一聲，開啟了預先擬定路線的自動導航系統，讓戰機向著目標飛行。

女子傲然道︰「龍鷹！不要看不起女人，保證你不會後悔攜我同行，只有我才清楚要攻擊的正確目標。」

凌渡宇哂道︰「是嗎！雅黛妮小姐！」語氣中有著濃烈的不滿。

戰機貼著科迪勒拉山脈，正北飛行。

雅黛妮的聲音在身後傳來道︰「我不明白你為什麼反對我參加這一次行動，你是否不想功勞給分薄了？」

凌渡宇失笑道︰「這是風格問題，我一向慣於個人行動，若非……哼……算了！」

雅黛妮嬌笑起來，道︰「若非我威脅不把有關巴極的資料抖出來，你也不會允許我同行，是嗎？凌渡宇先生。」

凌渡宇閉口不言，變了個啞巴。

雅黛妮盯著龍鷹寬闊的肩膊，閃過不滿的神色，冷冰冰地道︰「這次的行動，最主要是時間的準確，一待『湖祭』完畢，巴極那魔王縮入他的賊巢，要找他難比登天了。」當她說到巴極時，透出一種深沉的恨意。

凌渡宇開啟了資料庫，一幅精緻的地圖出現在顯示器的螢幕上。

當中的一個紅點不斷閃動，紅點四周有七個黃點、兩個藍點，還有一些飛機和槍炮的標誌，以圖形顯示，使人一目了然。

凌渡宇端詳了一會，道︰「現在是二十三時五十一分，巴極的『湖祭』在凌晨四時舉行。」

指了指離紅點最外圍的一個藍點，道︰「大約二時二十三分，我們將抵達第一個脈衝雷達的偵查網內，屆時我會低飛慢速，直線穿入。」

跟著指了指那些黃色的點，道︰「這些都卜勒雷達難應付得多了，我要以圓周飛行，逐寸逐寸移近巴極的老巢，當巴極舉行他的『湖祭』，仰天祈求時，把飛彈塞進他的臭口內。」

雅黛妮糾正他道︰「『湖祭』時他是低著頭，望著湖水的。」

凌渡宇氣得轉身狠狠盯了她一眼。

這等說笑的事也要一絲不苟，人生是多麼沒趣。

剛好雅黛妮側望窗外，在這個角度下，線條分明的面龐美得特別眩人眼目，可惜凌渡宇對她並沒有多大好感。

如果要形容雅黛妮，最直接也是最恰當的形容就是一句話︰她是條美麗的雌豹。

在「抗暴聯盟」內，她的代號非常貼切，就是「粉豹」。

雅黛妮是法國人，皮膚白皙透明，健美的身材，沒有多餘的脂肪，散發著健康和力量。

最使凌渡宇印象深刻的地方，卻不是她的女性魅力，而是她眼中一種近乎瘋狂的怒火和恨意。

似乎全世界人都欠下她一點什麼似的。

她一定有些可怕的經歷。

凌渡宇使自己平復下來，問道︰「妳肯定有湖祭這回事嗎？」

雅黛妮收回往外看的眼光，正容道︰「當我最初知道這件事時，亦是心中存疑，試想巴極此種冷血無情、以淫虐女性為榮的魔王，怎會為一個死去的女子，每年在她忌辰時舉行湖祭的儀式，可是在我反覆求證下，湖祭是千真萬確的事，今次是第三屆了。」她提到巴極和他的惡行時，又透出那種令人不寒而慄的恨意。

凌渡宇苦笑一聲，顯然因難分事情的真假，故此無可奈何。

雅黛妮心中不悅，沉聲道︰「龍鷹！我負起組織內對付巴極博士這任務，已經有七年了，七年來，沒有一刻不在留意他，沒有人比我對他更清楚了。」

凌渡宇問道︰「既然巴極一舉一動都在妳的嚴密監視下，為什麼妳不能及早警告高山鷹，使他能避過大難？」

雅黛妮面色變得非常難看，道︰「我承認這是我的失職，原因只有一個，組織內一定潛伏了一個巴極的內奸，洞悉我們的行動，不過，我們很快會知道答案了！」

凌渡宇心中一凜，雅黛妮的意思非常明顯，這次他們的空襲是試金石，假若巴極張開虎口，等他們自動投網，不言可知，定是有內奸從中作祟，這次行動的凶險亦是可想而知，想到這裡，不由得佩服起雅黛妮的膽識來，又或者可說佩服她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的勇氣。

雅黛妮默默不語，失去了談話的興趣，俏臉上一片漠然，然而凌渡宇知道這剛強的女子心底下藏有無盡的秘密。

時光在沉默中度過。

戰機飛越茫茫的深夜，向虛黑中的目的地前進。

凌渡宇進行例行的檢查，他現在駕駛的，是經組織內專家改善過的美製鷹式戰機，不但增強了空中纏鬥的威力，也從設計和裝備上大大減低了被敵人雷達偵知的因素，還裝有遠程的電子系統，最高水平速度可達每小時一千二百公里的超音速。

現在機上除了七百發輕型炮彈的火神炮外，還攜帶了兩支刺戟空對空飛彈和四枚雷射導向炸彈，是特別為巴極準備的大禮。

飛機向下俯衝，凌渡宇同時把節流閥調低，把速度減至二百七十節左右，當飛機到達二百英尺的高度時，凌渡宇把機身抬起，回復水平飛行。

低空裡氣流衝激，飛機不斷顛簸，拋起彈下，凌渡宇張開飛機的襟翼，增加浮力。

鷹式戰機像黑夜裡出動的幽靈，在夜空中無聲無息地疾飛。

雅黛妮道︰「還有多遠？」

凌渡宇把駕駛盤扭向左方，戰機幾乎是貼著起伏的山勢飛行，一邊道︰「以目前的速度，三十五分鐘後可抵達巴極居住的『夢湖』，『夢湖』？嘿！這是誰給它起的鬼名字？」

雅黛妮道︰「這名字有上千年的歷史了，可能是由於湖面常年積有濃霧，我也想不通巴極為什麼要把整個湖和附近的土地買下來，建設他的私人王國。」

凌渡宇哂道︰「管他什麼勞什子的理由，讓我將他的巢穴夷為平地。」

一扭駕駛盤，戰機離開山區，向無盡的南美洲低地飛去，這時他們早深入哥倫比亞的國境，飛臨著名的馬格達雷拿河的上空，巴極居住的夢湖，是馬格達雷拿河一條支流的湖泊。

夢湖在哥倫比亞和巴拿馬國境的交界處，巴極利用兩國交界的曖昧的地點，劃地稱王，建立私人的軍隊，兩國政府上下人等，都收受他大量的賄賂，對他的事漠然不理，巴極更是囂張。

戰機根據情報，繞著雷達以圓周飛行，以現時的低空和慢速，可以說是絕不會被發覺的。

凌渡宇低聲道︰「還有十五分鐘，將到達夢湖的上空，如果妳的情報無誤，巴極的湖祭剛開始了十分鐘。」

雅黛妮有點緊張地點頭，帶著請求的語氣道︰「龍鷹！讓我發射導彈，可以嗎？」

凌渡宇奇怪地望她一眼，想不到她也懂用這種語氣求人，聳聳肩道︰「有何不可？」

一個閃動的紅點在搜索雷達的螢幕上慢慢擴大，顯示巴極的夢湖在五十里的範圍之內，從駕駛艙向前方望去，遠方有一列模糊的燈火，那就是巴極的老巢。

雅黛妮道︰「這附近的居民，一是給巴極買去了土地，一是給他用種種方法迫遷，巴極在夢湖的四周廣置雷達和地對空飛彈發射站，又建有防衛的戰機保護網，儼如獨立的國家。」

凌渡宇嗯的一聲，將發射導彈的武器艙門打開，雷射導向導彈鎖定目標，蓄勢待發。

他準備當飛臨夢湖約二十里處，攀升上二千英尺的空中，發射飛彈。

導彈上的溫度感應系統，可以把目標鎖入彈上的電腦系統內，穿破黑暗及濃霧，命中巴極舉行湖祭的祭臺。

這個計畫可說是萬無一失，鷹式戰機避過了雷達突然出現，一定使巴極方面措手不及。

四十里、三十九里……

夢湖的燈火在濃霧中若隱若現。

戰機的速度開始緩緩增加。

就在此時，凌渡宇心內升起了一種難以形容的感覺。

危險！

凌渡宇全身一震，幾乎在同一時間，機上警報系統的警笛震天響起。

最少一枚導彈，向著他們的鷹式戰機以驚人的高速射來。

雅黛妮臉色剎地轉白，駭然道︰「什麼事？」

凌渡宇臉色凝重，猛地收起襟翼、增大節流閥，調節引擎，把速度迅快加增，另一方面，啟動了電子反制雷達干擾器及紅外線干擾器，這可以使波束導引和紅外線導向的飛彈失效，壞處卻會將他們的行蹤暴露無遺，成為遠近導彈發射臺眾矢之的和敵機追蹤的對象，可是他們再沒有選擇了。

戰機低飛迴旋，錯過了夢湖的方向，偏向西北飛去。

雅黛妮尖叫道︰「不！不能半途而廢！」

凌渡宇把雷達系統由空對地改換為空對空戰鬥模式，叫道︰「妳看！」

螢幕上有幾個小紅點，不斷跳動。

凌渡宇叫道︰「這是敵人的飛機，在夢湖的上空張開羅網，等我們去送死，至於現在我們能否逃命，仍在未知之數。」

話猶未已，機上緊急報警系統的紅燈閃滅不停，代表敵方導彈已在三里的範圍內，半分鐘內擊中飛機。

凌渡宇怒罵一聲，飛機向上急速爬升，同時擲出作為引誘物的火球，這些火球可使熱導飛彈誤中副車。

「轟隆！」

導彈在機下里許處擊中火球，強烈爆炸，飛機一陣震盪，在空中被氣流拋得一連打了幾個觔斗。

凌渡宇不愧一流的駕駛員，在他的控制下，飛機很快回復水平飛行，斜斜向下衝去。

雷達的螢幕上，顯示敵人的四架戰機，銜尾窮追。

凌渡宇做了幾件奇怪的事。

他把電子和紅外線干擾器閉上，又把節流閥大幅減低，打開了可增加浮力卻拉慢了速度的襟翼，飛機幾乎是滑翔的，從萬多英尺的高空向下急衝。

當飛機來到二百多英尺的低空，凌渡宇開動了空氣煞機掣，低飛迴旋，重新向夢湖的方向飛去。

雅黛妮駭然道︰「幹什麼，回去送死嗎？」

敵人的戰機空巢而來，這樣回頭，不啻是送羊入虎口。

凌渡宇在漆黑的駕駛艙內，望著遠方夢湖的幾點燈光道︰「剛才我開啟了干擾器、擲火球，同時以高速逃走，一定把敵人的雷達偵察網吸引，以為我們向西北方逃去，豈知我突然低飛，又關掉了一切引起雷達注意的因素，以近乎滑翔的方式和速度飛行，應該可以避過對方雷達的耳目，妳現在快認清楚那紅色的按鈕，我們這樣的高度是不可能發射導彈的，唯有動用火神炮，這武器只有在三里的範圍內才能有精確度，所以必須善用戰機飛臨巴極上空那數秒的時間，妳要把握時機了。」

雅黛妮出奇地遵從，道︰「明白了！龍鷹！」

雷達螢幕上的敵機紅點，果然中計，向西北方追去。

不過！

一待不見他們的蹤影，將會掉頭追來的了。

鷹式戰機緊貼地面，向夢湖滑翔過去。

在紅外線下，機下的地上景色，在螢光色的螢幕上，清晰可見。

雅黛妮緊張叫道︰「到了！」

螢幕上白濛濛一片，那是夢湖湖面上經常積聚的著名濃霧。

凌渡宇把機鼻朝下，飛機滑入濃霧裡，在離開湖面百英尺許時，做水平飛行。

凌渡宇表現出精湛的飛行技術。

戰機在濃霧中無聲無息地滑行，幾乎全靠襟翼的滑翔力量。

眼前冒出了一列燈火，迅速擴大。

凌渡宇低喝道︰「準備！」

火神炮瞄準正前方。

凌渡宇一按駕駛盤，飛機向下俯衝，駕駛艙的正前方驀地大放光明，湖面上有座圓圓的大木臺，臺上生起了熊熊火焰，火焰四周人影閃現，巴極的湖祭如期舉行。

凌渡宇大喝道︰「放炮！」

雅黛妮在他餘音未歇時，按動二十厘米口徑火神炮的按鈕，炮彈雨點般向湖面祭臺狂射。

戰機劃過湖面的上空，呼一聲斜衝掠上，背後是祭臺冒起的火光和濃煙。

雅黛妮正要歡呼，飛機轟然一震，失去了平衡，迅速下跌。

凌渡宇叫道︰「中彈了！」苦苦控制著受創的戰機，勉強回復了水平飛行，機尾拖著一條濃煙做成的長尾。

武器艙和左引擎亮起了嚴重損毀的紅燈。

凌渡宇望著雷達螢幕上追來的紅點，道︰「妳準備好了沒有？」

雅黛妮堅強地點頭。

凌渡宇啟動緊急逃生的按鈕，兩個人同時被彈出了打開的駕駛艙外。

夜風中，凌渡宇張開了降落傘，心想︰又是一段艱苦的旅程了。

拍拍背後裝有食物、自動武器和行軍必需工具的背囊，才稍有安全感。

戰機爆炸的聲音在前方隆隆響起，烈焰衝上了半天，照得整個夢湖旁的林區一片血紅。

兩人徐徐降落在夢湖旁的森林內。

雅黛妮先著地，抽出腰刀，在泥地旁掘了個小坑，把降落傘埋在泥內。

凌渡宇把降落傘作同一處理，暗忖這強壯的美女確是經過了嚴格的軍事鍛煉，省去不少工夫，大增這次逃生的機會。

雅黛妮取出一張地圖，凌渡宇連忙拿出電筒照明。

地圖上有個藍色不規則圓形，那就是夢湖。

雅黛妮指著夢湖正北的幾十個方格子，道︰「這是巴極的巢穴『夢湖水莊』，散落在夢湖正北處，三邊是平坦的夢湖平原，若要從陸路接近巴極的水莊，幾乎肯定會被他發覺，所以夢湖平原可說是巴極的天然屏障。」

凌渡宇點頭同意，他有點不明白雅黛妮為何要解釋巴極「夢湖水莊」的形勢，現下首要之務，就是逃得愈遠愈好，哪管他巴極的老巢是否鐵壁銅牆。

雅黛妮的手指從夢湖的正北向下移，來到夢湖西南處的樹林，道︰「我們在這裡，離開夢湖水莊只有九里！」

她的手指接著在他們的落點附近打了個大圈，道︰「這附近一帶滿佈沼澤、雨林和丘陵，最近的城市在二百多里外，我們是絕對逃不了的。」

凌渡宇眼中電芒一閃，淡淡笑道︰「在真正失敗之前，我是從不言敗的！」

雅黛妮望向凌渡宇，道︰「我明白你的感受，不過很快會明白我的話。隨我來吧！」

凌渡宇低喝道︰「不！先告訴我逃走的路線。」說到逃命，他絕對算得上是個一流的專家，哪肯讓人牽著鼻子走。

雅黛妮閃過不悅的神色，道︰「好！你看！」

把地圖打了開來，道︰「我們首先沿湖而行，到了夢湖正西方，再往西行大約三小時，穿過樹林到達凶名遠播的『水月雨林』，那處滿佈沼澤，連當地的人也極少進入這區域，可是我們若要逃出生天，那裡反而是唯一生路。穿過『水月雨林』，到達連綿的山脈，那時要躲藏行蹤，容易得多了。」

凌渡宇問道︰「要多少天才可以穿過這鬼地方？」

雅黛妮道︰「那要看有否行差踏錯，據我推算，最順利也要費十天工夫，才可穿越。」

凌渡宇倒抽了一口涼氣，不過雅黛妮說得對，除了這雨林區，附近一是平原，又或是荒蕪的丘陵，要躲過巴極的現代化追兵，是絕無可能的。

凌渡宇喃喃道︰「不知巴極那魔頭死了沒有？」

雅黛妮指著夢湖另一方的上空道︰「你看！」

凌渡宇抬頭遠眺，幾個閃動的紅點，逐漸擴大，耳際同時傳來軋軋的聲響。

五架大力士型的重力運輸直升機結成完整的隊形，橫過夢湖，向他們墜機的方向飛來。

凌渡宇按熄電筒，叫道︰「走！」

兩人戴上紅外線夜視鏡，在漆黑的樹林內穿行，林內雖然無路可循，但他們腳步矯健，身手靈敏，踏著高及膝蓋的植物，竄高伏低，不一會把直升機的聲音遠遠拋在後方。

兩人一口氣急行了三個小時，凌渡宇體質遠勝常人，輕鬆自如，雅黛妮雖然受過嚴格的鍛煉，這樣的狂奔，仍使她吃不消，不過她人極好勝，苦咬銀牙，死撐下去。

又走了兩個小時，來到了夢湖的正西處。

異響從後方傳來，凌渡宇驚覺地回頭，恰好見到雅黛妮絆倒地上，跌了個人仰馬翻。

雅黛妮趁機仰臥在厚厚的草叢上，喘著氣道︰「讓我休息一會，好嗎？」

凌渡宇淡淡一笑，默然坐下。

林中蟲鳴蟬唱，間雜著鳥獸走動的聲音，有種出世的和平和寧靜。

雅黛妮道︰「巴極未死！」

凌渡宇愕然望向她。

雅黛妮臉上露出深沉的失望道︰「巴極在他的手下中，不但是領袖，而且是神，假設巴極遇襲身亡，他的手下一定會瘋狂地向我們展開搜捕，像剛才那樣隊形完整地搜索，說明了巴極依然毫髮無損。」她對巴極一方的情形有深入的了解。

凌渡宇呆了一呆，道︰「為什麼巴極的手下如此敬畏他？」

雅黛妮答道︰「巴極是貨真價實的英國牛頓大學哲學博士，樣貌風度均無懈可擊，兼且精通權術策謀，這也是他能在南美洲眾毒梟中穩坐第一把交椅的原因。」

凌渡宇望向夜空，有些感慨，世界上這類天生領袖的人，自有其威懾他人的魔力，叫人為他效命，若是為惡，便禍害人間了。

天空傳來直升機的響聲，忽遠忽近，在捕獵他們。

凌渡宇側耳細聽，直升機的噪音裡，似乎還夾雜著點其他的聲音。

凌渡宇輕叫道︰「是狗吠聲！」

兩人同一時間彈起身來，繼續艱苦的逃亡。

林木稀疏起來，地上一片泥濘，道路艱難。

狗吠聲和人聲時遠時近，每一次都接近了少許，敵人緊躡著他們的方向追來。

雅黛妮邊走邊道︰「前面百多碼處有道河流，沿河而行，可避過附近的沼澤！」

凌渡宇叫道︰「還不快跑！」

兩人在黑夜的雨林內踉蹌前行，不一會，河水流動的聲音，在前方不遠處傳來。

凌渡宇停下來，把滑倒地上的雅黛妮拉起來，後者一臉泥污。

凌渡宇笑道︰「這樣跑不是辦法，遲早會給敵人的獵犬追上。」不懷好意地從背囊中掏出一罐噴劑，噴出一股氣體，附在附近的樹木上，林間立時充斥著奇怪的異味。

雅黛妮奇道︰「這是什麼？」

凌渡宇偏向左方走去，一邊走一邊噴，直到整罐噴盡，才轉頭走回來道︰「這是專門針對獵犬設計的氣味噴劑，這一罐噴的是白兔的氣味，保證那群『跟尾狗』如醉如痴，大發狂性。」

雅黛妮看著凌渡宇促狹的笑容，有好氣沒好氣地道︰「你倒想得周到！」

凌渡宇從容道︰「還未得周到，至少還未給妳預備一條滾熱的洗臉巾。」

雅黛妮知他笑她一臉泥污，咧嘴一笑，轉身繼續前行。

凌渡宇第一次看到她展露美麗的笑容，只覺罕有動人，一時回味起來，忘了走路。

雅黛妮叫道︰「還不趕快！」語氣又回復先前的冰冷乏味。

凌渡宇苦笑搖頭，跟了上去。

不一會，兩人踏足堅硬的泥地上，沿著十多英尺寬的河流，向西北方走去。

河中不時見浮沉的鱷魚，使人感到南美洲雨林危機四伏。

後方驀地傳來獵犬的狂吠和沸騰的人聲，兩人對望一眼，知道噴霧劑產生了作用。

凌渡宇剛要自誇兩句，異變已起。

兩個強烈的光芒，在前方亮起，把兩人照得纖毫畢露。

探射燈。

在這雨林內，這是沒有人能在夢想得到的怪事。

強光刺激下，雅黛妮睜目如盲，她雖是第一流的戰士，仍然被這突變駭得魂飛魄散，一時失去了戰鬥反應的能力。

凌渡宇的反應卻是完全不同，幾乎在探射燈亮起前，他的自動步槍從背上滑至胸前，子彈呼嘯狂叫。

兩盞強力的探射燈亮著的時間不及一秒鐘，又在凌渡宇的槍口下化成粉碎。

像漆黑的夜空裡，電光一閃，倏又消去。

同一時間凌渡宇側撞呆立的雅黛妮，兩人一齊滾落冰冷的河水裡去。

敵人驚喝起來，槍聲響起，火力籠罩著兩人先前站立的一大片土地，一時枝葉橫飛，空氣中充斥火屑彈藥的氣味。

凌渡宇身手何等迅快，在跌進冰冷的河水前，兩枚催淚爆霧彈扔往身後，催淚霧花朵般爆了開來，然後快速擴展，當凌、雅兩人潛進河水裡時，四周方圓百多方碼的地方，陷進目不能視的黑霧裡。

霧裡敵人嗆咳大作。

此時不走更待何時。

凌、雅兩人心意相同，發力向對岸游去。

離岸只有數碼時，凌渡宇忽感有異，一股暗湧從後方迫來，凌渡宇叫聲不好，扭身提槍發射，水花激濺半天，身後數碼的地方一陣翻騰，血腥撲鼻，緊躡身後的鱷魚在河面上垂死掙扎，打得滿天浪花。

凌渡宇發力狂游，鱷魚的掙動和鮮血，會把遠近的鱷魚吸引到來，須盡快離開險地。

兩人先後匍伏上岸，不及察看對岸的情形，竄進了河旁的雨林裡，兩個小時後，他們深入雨林區內的沼澤地帶。

這處樹木稀疏，河道密佈，地上一片泥濘，令人每一步仿如千斤重擔。

雅黛妮出奇地熟悉地理形勢，往往能先一步指出危險的沼澤，使他們避道而行，儘管如此，到天明時，他們才推進了三里許的路程。

太陽的曙光從東邊斜射入林，映照起林內的沼澤世界，說不出的淒艷。

兩人筋疲力盡，躺在一棵樹下喘起氣來。

凌渡宇盤膝靜坐，進入物我兩忘的境界。

他再睜開眼睛時，看到雅黛妮苦苦沉思，似乎在決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

凌渡宇和她共了一夜患難，對她的印象改善不少，柔聲道︰「妳在想什麼？」

雅黛妮渾身一震，驚醒過來道︰「你……你醒了……剛才是在禪坐嗎？」

凌渡宇避而不答，追問道︰「想什麼？」

雅黛妮神色有點不自然，問非所答地道︰「他知道我來了！」

凌渡宇皺眉道︰「他？」

雅黛妮點頭道︰「巴極！他知道我來了，所以才能在那裡佈下埋伏。」

跟著狂笑了起來，聲音內充滿悲憤的情緒道︰「但人算不如天算，竟然讓我們逃掉了。」

凌渡宇給她的說話弄糊塗了，同時又知內中大有文章。

雅黛妮沉默了一會，好像在下一個決定，抬起頭，眼神注定凌渡宇道︰「我要回去！」

凌渡宇幾乎整個人跳起來，叫道︰「什麼？」

雅黛妮從衣服內掏出一張發黃的紙張，遞給凌渡宇。

凌渡宇接過一看，原來是一張手繪的地圖，精細異常，圖文並茂地指示了整個水月雨林的地理環境和穿行的方法。

雅黛妮站起身來，道︰「以你的才智和手段，又有這地圖輔助，一定可以逃出生天，這是我對你的報答。」

凌渡宇待要說話，雅黛妮伸手阻止，道︰「不要問，由現在開始，我們各走各路，就算被碎屍萬段，我也要親手殺死巴極。」

凌渡宇道︰「在目前這情況下，白白犧牲有何意義？」

雅黛妮轉身離去，神情堅決地道︰「我自有主張，你還是管你自己的事吧！」

望著雅黛妮消失在雨林的深處，凌渡宇氣得長嘆一聲，對於一個發瘋求死的人，還有什麼道理可說。

奇怪的地方，是雅黛妮似乎有點殺死巴極的把握。

她憑恃著什麼呢？

# 第二章 再襲水莊

雅黛妮離開了凌渡宇後，轉向北方行去，她一點沒有停留，明顯是向著某一目的地進發。

愈往北行，地勢漸有起伏，雨林疏密不一，地上的泥土堅硬起來。

陽光從林木間灑射下來。

她小心翼翼地前進，途中兩度遇上搜索的直升機，都給她躲在樹叢中避過對方的耳目。

到下午四時許，來到一個小山丘前，她小心地審查附近的樹木，半個小時後，歡呼一聲，伸手激動地撫摸面前的大樹，樹身上有一個刀刻的魚紋。

她望向樹後濃密的樹叢，野草雜生。

她待要往前走，忽然驚覺地轉身，喝道︰「誰？」

「轟！」

槍聲響起！

雅黛妮手上一陣火燒般刺痛，無情的大力把她的自動步槍帶得橫飛開去，敵人的子彈準確命中她的步槍。

雅黛妮悲叫一聲，摸上腰際的手槍。

一把男聲以英語道︰「不要動！否則格殺勿論！」

雅黛妮停止了動作，悲憤無限，為什麼是這時刻，成功是那麼地接近，現在她的如意算盤，要胎死腹中了。

四個手持武器的男子，分從四個角落走了出來，像是早就佈下羅網，等她到來。

雅黛妮心中想到凌渡宇，不知他吉凶如何？

其中一名蓄了小鬍子的壯健男子道︰「雅黛妮小姐，博士早知妳會來此，所以恭候多時了。」

雅黛妮臉色鐵青，道︰「你殺了我吧！」

四人一齊狂笑起來，另一名男子道︰「妳這樣動人，我們怎會捨得，博士吩咐，要把妳縛在祭臺上，各位兄弟輪流享用……哈……」

雅黛妮悲嘯一聲，一把抽出手槍，要拚死掙扎。

槍聲再起，雅黛妮手中槍被子彈擊飛半天，強力把雅黛妮的虎口震裂，一手鮮血。

雅黛妮立心求死，向前方的敵人衝去，忽地腳踝一緊，身後的敵人手中飛出長鞭，把她纏著。

雅黛妮失去重心，整個人撲倒地上，在敵人的嘲笑下，悲憤無奈。

雅黛妮悲叫道：「殺了我吧！」

其中一名花花公子模樣、脂粉氣極重的男子道︰「雅黛妮，妳說笑了，我們怎敢對妳不敬！」

最先發話的小鬍子道︰「和妳同來的男子到哪裡去了？」

雅黛妮叫道︰「殺了我吧！我是不會說的！」

小鬍子嘿嘿冷笑，道︰「在博士面前，沒有人能隱瞞任何東西，雅黛妮，妳不是不清楚吧？」又是一陣得意狂笑。

一把男子的聲音響起道︰「是嗎！我卻不相信。」

眾人一呆。

不期然望向聲音的來處，一位體格魁梧、雙目精光閃閃、仿似有透視人心力量的男子，從樹後閃了出來，手上的自動武器，對正圍繞在躺倒的雅黛妮四周的兇徒。

他雖是一身泥濘，神態卻有種說不出的從容鎮定，瀟灑自信，使人絕對不敢輕視。

伏地的雅黛妮忍不住歡呼起來︰「噢！凌渡宇！」

凌渡宇淡笑道︰「小姐！妳好！」

跟著向那四人道︰「好！男孩們，不要有任何異動，將武器慢慢掉在地上，切記不要引起我手上老伙計的誤會。」

小鬍子神情鎮定，當先緩緩將手上的槍嘴垂向地下，一邊道︰「佩服！佩服！我們曾小心地留意你的行蹤，居然發覺不了你緊跟在後……」手一鬆，手槍掉在泥土上。

同一時間，凌渡宇手上步槍火光閃動，那脂粉氣極重的男子打著轉，帶著飛濺的鮮血，打橫踉蹌倒跌開去，滾倒地上。

其他三人一動也不敢動，連死者的鮮血灑得一頭一臉，也不敢拭抹。

凌渡宇反應之快，大出他們意料之外。

他們都是一流好手，有高度的默契，小鬍子藉動作和說話，吸引凌渡宇注意，另一人立時發難，舉槍發射，卻給凌渡宇先發制人。

凌渡宇若無其事道︰「放下武器，大字形伏在地上。」

三人對凌渡宇殺了一人後，依然無動於衷的冷血無情大感慄然，唯有遵從命令。

雅黛妮爬了起來，看著早先揚威耀武的敵人，形勢逆轉，伏在地上，大感快意，望向凌渡宇，後者似笑非笑地盯著她，雅黛妮禁不住俏臉一紅，垂下頭來，出奇柔順地道︰「拿他們怎麼辦？」

這是雅黛妮第一次低聲下氣徵詢他的意見，格外珍貴，凌渡宇以行動來答覆她，拿出發射麻醉針的手槍，每人賞了一口，三人昏倒過去。

凌渡宇聳聳肩，道︰「他們的事解決了，妳的又怎樣？為什麼他們認識妳，妳來這裡幹什麼？」

雅黛妮沉默了數秒，毅然轉身，撲到一個叢林前，撥開茂密的枝葉，竄了進去。

凌渡宇大感好奇，跟了進去。

密林內有一片數十方碼的空地，從被斬斷的樹木看出是人為的成果。

這時空地長滿及胸的野草。

空地間有一龐然巨物，細看是一個巨大的綠色膠帳，覆蓋著一個不明的物體。

膠帳上放滿變得枯黃的植物，顯然是要避開天空來的偵察。

雅黛妮抽出腰刀，把膠帳割開，露出內裡的玄虛。

膠帳蓋著的，竟然是一架戰鬥直升機。

凌渡宇歡呼一聲，當先打開機門，坐了上去，雅黛妮爬了上來，坐在他身側。

凌渡宇檢視儀器，發覺燃料充足，足供回程的消耗，武器庫上顯示直升機攜有導向飛彈，這是令人意外的驚喜。

凌渡宇歡呼道︰「這次有救星了！」絕望頹喪，一掃而空，試問誰願意徒步在沼澤間走上七八天。

他別轉頭望向雅黛妮，笑容凝固起來。

她手中的槍口抵在他腰際。

凌渡宇叫道︰「幹什麼？」

雅黛妮堅決地道︰「下去！」

凌渡宇呆了一呆，道︰「什麼？」

雅黛妮歇斯底里地叫道︰「我要你滾下去，不要再問！」

凌渡宇兩眼射出懾人的神光，直刺進她的眸子裡，左手緩緩舉起，伸向她握槍的右手。

雅黛妮失聲道︰「不要！不要！我會殺了你的……」

凌渡宇柔聲道︰「妳不會的……妳不會的……我們是朋友嘛……」

雅黛妮現出茫然的神色。

凌渡宇一下抓緊她的手腕，還未發力，手槍掉在機艙內的地上，發出「噹」一聲大響。

凌渡宇跟著吻在她的嘴上，雅黛妮嘴唇冰冷，一點反應也沒有。

凌渡宇離開她的香唇。

雅黛妮道︰「我對不起你！你屢次救我，也要這樣待你，但是，在我來說，這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比殺死巴極更重要。」說到後來，她咬牙切齒，恨不得生啖其肉。

凌渡宇把手圍著她的香肩，讓她把頭伏在他寬闊的肩上，道︰「我明白了！妳是要駕駛這直升機，再次向巴極施襲，是嗎！」

倚著凌渡宇肩頭，雅黛妮蒼白的臉多了一點血色，平靜下來，點頭道︰「是的。」

嘆了一口氣，續道︰「兩年前，因巴極以金錢支持南美的一個獨裁政權，組織派出了一隊精銳的特擊隊，連我在內共有四人，要暗殺巴極……」

凌渡宇望向雅黛妮，後者臉上忽紅忽白，陷進了回憶裡去。

雅黛妮道︰「最初的計畫，是想以導彈作突襲，可是，經過一番研究，發覺以這直升機的機動力和性能，絕沒有可能突破巴極的空中防禦工事及雷達網……」

凌渡宇點頭同意，在他優良的戰術下，仍難免機毀的結局，巴極水莊的防空設備，可說是鐵壁銅牆，無隙可乘。

雅黛妮嘆了一口氣，道︰「於是，我們把直升機留在這裡，隱藏起來，四人背負烈性塑膠炸藥，徒步到夢湖的西面，潛泳往湖北的夢湖水莊。」

雅黛妮激動起來，聲音提高了不少，道︰「我們的目標是水莊裡著名的『玻璃屋』，那是巴極常到之地，湖的一面全用落地玻璃，使他可飽覽整個夢湖的景色，也可以俯視直伸入湖五十多碼用浮桶結成的一條長長的走道，每一個反對他的人，都是在那裡給他公然虐待至死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她把雙手埋在手掌裡，情緒衝動至不能自制。

凌渡宇道︰「不要怕，那些都過去了。」

雅黛妮霍地抬起頭來，尖叫道︰「過去了？不！我每晚都夢見那可怖的情景，我們一潛進湖內，立即給他們佈置在湖內的感應裝置發覺，幾乎在毫無還擊下被一網成擒，他……」

淚水流下，嗚咽道︰「巴極把他們縛在湖心的浮臺上，使人輪流鞭打，我在玻璃屋內聽他們的哀鳴，足有三日夜……然後……他把我帶出浮臺上，在那處強姦我……」雅黛妮說到這裡，終於失去控制，倒在凌渡宇懷內痛哭起來。

凌渡宇閉上眼睛，強烈的情緒湧上心頭，一定要殺死這已不能稱作人的凶獸。

這時他才了解為何雅黛妮要親手投彈，明知九死一生也要放過逃生的機會，回頭拚命。

雅黛妮畢竟是個堅強的戰士，很快平復過來，續道︰「後來我逃了出來，請你不要問其中的過程，行嗎？」

凌渡宇點頭，內中當有難言之隱，話題一轉道︰「我現在明白這直升機的來歷了，這對巴極似乎不是秘密了，否則他為何能佈下人手，在這裡待妳自投羅網？」

雅黛妮離開凌渡宇懷抱，坐直身體，道︰「我在為直升機覆蓋掩護的植物時，曾經用了一點手法，假設任何人移動過，我是會知道的，所以敢肯定這直升機未曾被動過手腳，他們在這裡出現，可能純是巧合。」

凌渡宇皺眉不語，又想不到任何反對的論點。

凌渡宇道︰「好了！現在讓我們去完成未竟之約，如何？」

雅黛妮驚喜地望向他，眼中射出感激的神色，卻道︰「不！讓我一個人去吧。」

凌渡宇淡然道︰「妳知道嗎！我最喜歡的事，就是去完成沒有可能完成的任務。」人有時是須要以傻勁去代替聰明的。

他啟動了直升機的引擎，主旋翼開始運轉起來，當轉速達至最高點時，凌渡宇把主旋翼攻角以適當的增加，加強主旋翼的升力。

直升機逐漸升離地面，他踩著尾旋翼的踏板，使直升機保持方向，並稍微把控制飛行的循環桿拉向後，這使直升機鼻朝上，減少了向前移動的力量，直升機升離了樹林，當離地面百來英尺時，直升機盤旋起來，凌渡宇把循環桿傾向左方，直升機呼一聲，向夢湖的方向飛去。

雅黛妮微聲道︰「你是我認識的飛行員中，最優秀的人才。」

凌渡宇毫不謙讓道︰「功多藝熟，我十八歲取得專業駕駛的資格，二十一歲成為了美國有牌照的飛機試駛員……」

忽地眉頭一皺道︰「我忘了問妳，這次目標是什麼東西，還是大鬧一番？」

雅黛妮道︰「巴極對夢湖有種瘋狂的迷戀，認為它是有靈性的神湖，所以每天日出和日落的時刻，都來到他偏愛的玻璃屋，觀看夢湖的美景……」

嘆了一口氣，道︰「那的確是迷人之極，可惜給這惡魔霸佔了。」

凌渡宇心中一動，雅黛妮和巴極間的關係，可能大不簡單，非純是敵對的立場。

雅黛妮好像察覺自己的失言，轉口道︰「來！讓我告訴你玻璃屋的位置。」

她啟動飛行電腦的按鈕，鍵入指令，電腦的顯像器現出一幅夢湖的平面圖，雅黛妮指著黃色的一個屋形標誌，凌渡宇連忙記下精確的位置。

直升機越過水月雨林，飛臨沿湖的疏林地帶，凌渡宇把直升機降低，在林木間穿行，除非是林木過密不能行，才飛離林面。

精湛的駕駛技術，令雅黛妮目瞪口呆，她現在明白凌渡宇為何在組織內享有如此崇高和超然的地位。

多年來，每次她要求組織提供她戰機時，都被上層以種種理由拒絕，主要的原因，當然是戰機的珍貴，其次，是對她缺乏信心。

但是，凌渡宇的要求他們幾乎是立即首肯，這也是她起初對凌渡宇充滿敵意的原因之一。

凌渡宇指著雷達道︰「奇怪，全無巡邏的戰機，難道這次真能攻其不備？」

雅黛妮道︰「小心巴極安裝在夢湖旁的四臺地對空飛彈，全是自動系統，只要雷達一發現不明物體，又不能回應雷達的暗碼，就會自動發射。」

凌渡宇苦笑道︰「我知道！」他曾身受其害，怎會不知道。

他一邊檢看直升機上的武備，問道︰「巴極的販毒生意一定使他成為世上最富有和最有惡勢力的人，否則為何能擁有這樣驚人的武裝力量？」

雅黛妮見到他留意直升機的武器系統，有點興奮地道︰「武器由我來操縱，機上的三種不同類型武器，都是應我的要求，特別針對巴極的賊巢而設，威力最大的是三枚刺針熱導飛彈，可以對付敵人的戰機；四枚火箭彈則是襲擊地上大型而固定的目標，另外的休斯鏈炮，則是常規裝置，有一千二百發。」

凌渡宇點頭同意，這樣的配備，最少可以把巴極的老巢轟去半邊。

直升機離開了夢湖西面的林區，當飛臨夢湖時，折向左方，向湖北巴極的水莊飛去。

他決定以直接突入，迅雷不及掩耳的雷霆手段，置對手於萬劫不復的地步。

他要在敵人夢想不到的時刻，把巴極的腦袋炸掉，這令人髮指的魔頭，他絕不能容許他存在世上。

日正西沉。

餘輝染紅了半邊天，夕霞萬道，不可方物。

夢湖覆著依稀薄霧，把湖水，湖旁的林木，遠方若隱若現的房舍，轉化作不具實質的夢境。

直升機貼著湖面滑行，旋翼的高速轉動，打起了一天的水霧，長長地拖在機後，此落彼起。

玻璃屋在前方里許處出現。

一道長達五百碼的木製浮道，從玻璃屋前的平臺直伸往湖心，盡處是一個方圓四百多方英尺的大浮臺。

那是令人聞之膽喪的「祭臺」，想不到被凌渡宇在昨晚襲擊損破後，這麼快就修復過來。

惡行都在其上進行。

凌、雅兩人幾乎停止了呼吸。

事情出奇地順利，目標就在眼前。

七百碼……

凌渡宇盯牢雷達，上一次飛機失事前，雖因距離太短，警笛來不及響起，戰機已中彈。

但卻不能瞞過雷達的探測。

雷達上一點動靜也沒有。

六百碼……

巴極的數十幢連湖而建的華宅，在暮色茫茫中，出現在他們的正前方。

所有屋舍都亮起燈火，連繫它們的道路亦亮起路燈，在薄霧裡有種出奇的寧靜與和平，與巴極的惡名毫不匹配。

只有位於正中、君臨湖邊、向湖一邊盡是落地玻璃的華宅，燈火全無。

從它處直伸出湖的窄長浮道和盡端的大浮臺，卻亮起了兩列長長的燈火和繞著浮臺裝置呈正圓形的光燈。

目標明顯。

那就是玻璃屋。

直升機越過湖面，飛臨祭臺之上，浮道的燈火仿如指示方向的燈列。

直升機筆直朝玻璃屋飛去。

難道玻璃屋內沒有人？

火箭鎖定目標，待命而動。

雅黛妮拿起望遠鏡，察看在前方不斷擴大的玻璃屋。

雅黛妮驚叫起來，指著前方，道︰「他在露臺上，他在露臺上……」

其實不用她說，凌渡宇銳利的眼睛，已看到三百碼外玻璃屋前的大露臺上，一個身形雄偉的男子，安坐椅上，悠閒地看著他們闖入。

難道他誤會了直升機是他們的人？

凌渡宇沒有思索的時間，喝道︰「放彈！」

雅黛妮驚叫一聲。

凌渡宇駭然望向雅黛妮，後者臉色蒼白，猛按發射鈕，一點反應也沒有。

直升機往露臺飛去，旋翼的風把巴極的頭髮打得飛舞半天。

巴極手中拿著酒杯，向他們祝酒。

凌渡宇做夢也想不到和這著名的凶人竟是以這樣的形式見面。

直升機忽地向上爬升，越過玻璃屋。

雅黛妮叫道︰「飛回去！我們用機槍……」

凌渡宇動也不動。

雅黛妮陷於歇斯底里的精神狀態，尖叫道︰「我說飛回去，你聽不見嗎？」

凌渡宇沉著地道︰「對不起，飛機進入了被遙控的狀態，一點不受我控制。」

雅黛妮呆了一呆，忽地撲了過來，一把搶過循環桿，瘋狂地前拉後撞。

一點作用也沒有。

凌渡宇試圖打開機門，紋風不動。

直升機在這時掉頭飛回去。

機上的通訊系統傳來沙沙的聲音，一把溫文的男聲以純正的中文道︰「凌兄！估不到我們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見面。無論如何，你是最受歡迎的客人。」

凌渡宇嚇了一跳，這人的口氣自是巴極無疑，想不到他精通中文若斯，又是這般溫文有禮。

雅黛妮臉色蒼白，口唇顫動，歇斯底里地道︰「巴極！我要殺死你……」

直升機繞了一個圈，往回飛去，再次飛臨夢湖祭臺之上，緩緩降下，凌渡宇側目向下看，圓圓的浮臺上站了十多名武裝壯漢，恭候他們大駕光臨。

巴極的聲音再次響起道︰「我費了一天功夫，將覆蓋直升機的植物拍下照片，又費了兩天功夫，將它們回復原狀，不過，在這一刻，所有這些工作都收回了應有的代價。」

凌渡宇心中凜然，這巴極的機心和耐性駭人聽聞，望向雅黛妮，後者軟癱在座位上，雙目一片茫然，心中憐意大生，可是目下自身難保，對她的處境有心無力。

直升機緩緩降落在浮動的祭臺上。

機門自動打了開來，數挺自動武器搶著伸進來。

凌渡宇一動不動，淡淡道︰「巴極！如此豈是待客之道？」

巴極笑道︰「如何待客，凌兄快要知道了。」

離開直升機，兩人立時給隔離起來，六名壯漢把凌渡宇押上了一輛停在玻璃屋前的吉普車。

這六人筆挺西裝，態度粗豪，但保持了某一程度的禮貌，身上的裝備，除了電子感應的全自動步槍外，其他的通訊器材和手槍等，莫不是第一流的精良產品，兼且這六人行動機靈敏捷，互相配合無間，是富有經驗的好手，巴極能在黑道出人頭地，是有道理的。

以這樣的實力，他真的不明白當日雅黛妮是怎樣逃出虎口，可惜他不知是否再有問她的機會了。

想到雅黛妮，想起剛才她給人押走時，死灰般的臉色，心中抽搐，護花無力，令人悲憤，假設巴極對她有任何不軌，他誓要將巴極碎屍萬段。

吉普車在整齊寬敞的道路奔馳，路旁滿植熱帶林木，不時現出各式各樣的華麗平房，在暮色裡出奇地安寧，仿若世外桃源，誰能聯想到，這就是巴極的罪惡王國。

吉普車在一所灰白色三合土的大平房前停下來。

其中一名壯漢拿起對講機道︰「白奇醫生，貴賓來了。」

對講機響起高亢難聽的聲音道︰「把他帶進驗身室。」

凌渡宇被客氣地請了下車，進入平房內。

門後是一道長廊，每邊各有三道門戶。

凌渡宇給引進了右邊第一道門戶，裡面的設備，把他嚇了一跳，手術間、手術床、掃描機、Ｘ光機、心電圖、牆櫃上的藥瓶……足足媲美設備完善的醫院。

凌渡宇心念電轉，正盤算應否作最後反擊，一位身穿護士袍的美女，笑盈盈從手術間轉了出來，手中拿著一個盛滿晶瑩藥液的針筒，針尖向上，向他友善地笑道︰「凌先生，請躺在推床上，要給你注射麻醉藥了。」

凌渡宇心中一喜，改變了拚死反抗的念頭，他對藥物有高度的抗力，麻醉藥對他的影響不大，卻故作驚惶地道︰「你們要幹什麼？」

話猶未已，背後已抵著兩管冰冷的槍口，凌渡宇「無奈地」躺上推床，美麗的女護士把整管針藥打進他身內。

凌渡宇閉上眼睛，感覺著被人推進手術室去，護士親自為他寬衣解帶起來，使他身無寸褸，窩囊的感覺是那樣強烈，使他大嘆虎落平陽。

腳步聲由遠而近。

凌渡宇集中精神，以意志把心跳和血液的流動減緩，造成昏迷的假象。

腳步聲傳來，凌渡宇細心分辨，應該是四個人，其中一人的腳步聲特別響亮，可能是女子的高跟鞋。

自己這樣赤身露體，任人觀賞，確不是滋味，不過目下焉能計較？

白奇肅然道︰「博士！」

凌渡宇心中一凜，居然是巴極親臨，可惜他不能張眼細看這魔君。

一把悅耳動聽的女聲道︰「凌渡宇這傢伙名震非洲，連馬非那老狐狸也在他手下栽了觔斗，還不是給博士手到拿來，收得貼貼服服。」這女子深諳大男人喜歡女人吹捧的心理。

巴極的聲音道︰「愛麗絲，妳錯了，失敗的只是雅黛妮，若非她志切復仇，凌渡宇和她早已在百里之外了。」

白奇嘿然道︰「這些所謂正直的蠢人，怎能有分析利害的能力？」

巴極道︰「僥倖之事，何足掛齒，白奇，可以動手術了嗎？」

凌渡宇一方面驚嘆巴極的勝而不驕，另一方面嚇了一跳，什麼手術？

他若驀起發難，是有一定的成功機會，現在是要決定的時刻了。

美麗的女護士解決了他的難題，只聽她道︰「兩個微型追蹤器植在什麼地方？」

白奇道︰「藏在膝蓋後的軟肌裡吧！」

凌渡宇心中暗罵，巴極佈置周詳，以外科手術，把微型的追蹤器藏進肌肉的組織內，所以不管自己逃到哪裡去，亦要被他輕易找回。

若非自己只是詐作昏迷，這樣的佈置下，可以說是絕無平反的機會了，巴極只要派人整日看著追蹤儀，自己的一舉一動便全在他的掌握中，想到這裡，心下奇怪起來，巴極這樣對自己大費周章，究竟有何目的？

他給反轉過來，膝後稍下小腿嫩肉蟻咬般輕痛，鋒利的手術刀割開了肌肉的組織，又縫合起來，凌渡宇一點也感不到對方放了任何東西進去，可見微型追蹤儀是何等細小。

接著對方在他另一條腿亦作了同樣手腳。

凌渡宇默默記著對方安裝的方法和位置，同時集中無上意志，不動聲息苦忍手術帶來的劇痛，若非他這類自幼鍛鍊以精神戰勝肉體之士，只是這關便過不了。

一邊想一邊慶幸，他胸前貼著一塊假胸肉，藏有幾個精巧的工具，幸而不被敵人發覺。

手術完後，巴極的聲音響起道︰「把他送至迎客樓，記著給他最好的房間，他的身體雖很強壯，我看也要到明天才可回醒，找人二十四小時看緊他。我要和他面談。」

手術室門打開，守候在外的大漢步了進來，把他推了出去。

他感到給人用擔架床抬上車子，最後送到一張床上，他知道這時正在敵人的嚴密監視下，不宜行動，乘勢倒頭大睡起來。

※※※

睜眼時已是天明。

睜眼後第一個動作，就是先在胸前一陣搓揉，把一塊人造的假胸皮取下來，胸肉後有排管狀儀器，凌渡宇把能發射四枝麻醉針的發射器取下來，才把胸皮貼回去。

窗外白濛濛一片，夢湖在里許外，雲霧的散聚，若現若隱。

凌渡宇神思飛越，一把輕柔的女聲把他驚醒，是那愛麗絲的聲音。

愛麗絲的聲音從四方八面傳來，使人很難辨別聲音的來源，對方傳音的設備非常巧妙。

愛麗絲道︰「凌先生，你好！昨晚睡得好嗎？」

凌渡宇詐作抬頭四處找尋聲音的來源，一邊撫著頭，扮作麻醉藥後的昏沉，答道︰「好！很好！叫巴極滾來見我。」

愛麗絲毫不動氣，溫和地道︰「博士現在邀請你和他共進早餐。」

凌渡宇苦笑︰「我可以不願意嗎？」

愛麗絲答道︰「當然可以，假設你答應博士安心在這裡住上一段時期，甚至可以讓你在這處自由行動，絕不干涉。」

凌渡宇暗忖，若不是他知道對方在他身上下的手腳，目下一定會大惑不解，口中答道︰「好！我答應。」

愛麗絲估不到凌渡宇答得如此爽快，呆了一呆，有點猶豫地應道︰「我會向他請示，好了！你是否接受邀請？」

凌渡宇笑︰「假設妳也參與，我歡喜還來不及呢，哪會拒絕？」

愛麗絲淺笑中透露對自己美麗的自信，道︰「請你步出客房，夏太太會把你帶到那裡去。」

凌渡宇站起身來，走出房外，那是一個小客廳，連著浴室和廚房，佈置充滿現代的氣息，清雅大方，若不是身為階下囚，這真是個小休的好地方。

凌渡宇來到門前，發覺根本沒有門把，也不見任何鎖孔，是一道電子控制開關的門戶。

門縮入左邊牆內，露出通往外間的出口，一位二十七八歲，身材動人，頗有風韻的黃膚女子盈盈立在門外，向他作了鞠躬狀，道︰「凌先生，我是夏太太，請隨我來。」當先向左方走去。

凌渡宇跟著她身側，鼻中嗅著她身上飄來淡淡的香氣，問道︰「妳是日本人嗎？」

夏太太驚覺地瞥他一眼，道︰「凌先生的眼睛真銳利。」腳步加快，走出了大門外。

凌渡宇回頭一看，昨夜的房子是一層用磚砌成的平房，非常別緻。

屋外有道蜿蜒往右方的柏油道路，路旁植滿樹木，空氣清新。

夏太太往柏油道上大步走去，凌渡宇估計目的地近在咫尺，否則早有車恭候了。

就在這時，心現警兆，那是被人暗中偷窺的感覺，這地方表面和平寧靜，其實笑裡藏刀，步步凶危。

夏太太回頭招呼道︰「快來吧！」

凌渡宇跟了上去。

早上七時多了。

太陽在東邊化作一個紅紅的初日，大地一片生機，離湖的薄霧逐漸散開，像蜘蛛織成的絲網，可是任由日照風吹，仍是黏纏不散，覆罩夢湖。

剛轉個彎兒，一所氣勢雄偉、堡壘式的華宅矗立眼前，一扇中開的大門前站了兩名身穿西服的大漢，對凌渡宇虎視眈眈，帶著一股敵意。

凌渡宇隨著夏太太走到門前，門前右邊的大漢面善非常，省起此人是那天在直升機旁追上雅黛妮的小鬍子，自己槍殺他的同伙，對方自是難以歡顏相向。

凌渡宇若無其事，經過小鬍子身側，待要進入屋內，小鬍子沉聲道︰「小子，我早晚要向你討回公道。」

凌渡宇眼睛落在他腰際勾掛著的軟鞭上，那天此人先以準確如神的槍法，擊掉雅黛妮手中的自動武器，後又以鞭梢，出神入化地把雅黛妮拖倒地上，是個絕不可輕視的敵人，待要答口，夏太太頭也不回地道︰「韓林！」語氣中帶有強烈譴責的味道。

小鬍子韓林怵然垂頭，低聲下氣道︰「對不起，夏太太。」

凌渡宇進入屋內，嘖嘖稱奇，夏太太只是一個下人，韓林對她的畏懼卻是出自內心，不由得留心起夏太太來。

進門處是個足有四千方尺的寬敞大廳，全部仿中世紀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傢俱，充滿古典情調，牆上掛了幾幅油畫，是荷蘭劃時代大師林布蘭的作品，價值無可估計。

大廳內站了兩位亭亭玉立的美女，一見凌渡宇，笑盈盈地迎了上來。

這哪像囚犯的遭遇。

夏太太謙卑地退讓一旁，兩姝來到凌渡宇面前，左邊的美女伸手和凌渡宇相握，自我介紹道︰「我……」

凌渡宇道︰「不用說，妳是愛麗絲了，我只想問妳是否名花有主，其他都不關重要。」他大顯浪子本性，出奇制勝，探聽對方虛實，這愛麗絲屬於巴極博士的核心人物，否則她的手下夏太太也不會擁有如斯特殊的地位。

兩女笑得花枝亂顫。

另外的美女道︰「你算是問對了人，夢湖水莊的歷史上，只有五個人是自由身，不受『合約』的束縛，愛麗絲恰好是其中一個，要看你的努力了。」

凌渡宇道︰「這位美麗的女士是……」

愛麗絲介紹道︰「她現在是博士的第三席妻子，我們都稱她為三夫人。」

凌渡宇聽得頭也大起來，這處的規則大異外面的世界，教人摸不著頭腦。

愛麗絲笑道︰「不用費神，很快你會弄清楚一切，博士在露臺，請隨我來。」

凌渡宇淡淡一笑，隨愛麗絲從大廳的側門，步出露臺。

露臺高高在上，俯瞰里許外的夢湖，水光反射著朝陽柔弱的光采，閃爍生輝，湖面霧薄霞輕，較遠的地方隱沒在茫茫的水氣裡，予人無盡無窮的遼闊感。

通往祭臺的浮道直伸進霧裡，活像通往虛無的捷徑。

身形雄偉的巴極博士坐在餐桌前，背著他極目湖景，沉醉非常。

凌渡宇心中升起一種奇怪的直覺，巴極和夢湖有種非常微妙的關係。

愛麗絲柔聲道︰「博士！凌先生來了。」

巴極悠悠轉身。

兩人作第二次照面。

巴極站起身來，露出淡淡的笑意。

他的面孔較一般人稍長，蓄著林肯式的濃密鬍子，配合著修剪得非常整齊的黑髮，像美國內戰時的北軍將領，全套黑色禮服，使他更是儀容出眾，威猛懾人。

凌渡宇特別留意他高挺鼻樑上的黑眼睛，那種深邃遼闊和精芒爍爍，是他平生罕見的，通常有這類眼神的人，都是有先天或後天修成的精神異力。

他凌渡宇本人便擁有這類眼神。

巴極直望凌渡宇，伸出大手以純正的國語道︰「你雖然恨我入骨，但不介意和我握手吧！」

凌渡宇伸手和他相握，若這樣拒絕，未免太小氣了。

巴極的手粗壯有力。

愛麗絲悄悄退回廳內，關上門，寬大的露臺，剩下這兩個對立的人和遠方美麗的夢湖。

兩人在餐桌前坐下。

凌渡宇道︰「早餐在哪裡？」

巴極眼中射出笑意，舉起大手一拍，立時有美麗的女士奉上早餐，不一會，桌上擺滿了精美的食品。

侍女退了出去。

凌渡宇望也不望桌上的美食，盯著巴極道︰「我的朋友雅黛妮，她也要吃早餐吧？」

巴極毫不退讓回望凌渡宇，淡淡道︰「雅黛妮情緒不穩定，還是讓她休息多點，不過請你放心，只要我們間的事能談得攏，本人保證不動她一個指頭。」

這是威脅，凌渡宇眼中閃過怒火，冷冷道︰「想起你的禽獸行為，她的情緒怎能穩定。」

巴極眼中精芒畢露，站起身來，走到露臺的欄杆前，遠眺若現若失的湖景。

巴極霍地轉過身來，道︰「我從未向任何人解釋過本人的所作所為，一方面因為我不需要作出解釋，更重要的是俗子凡夫，豈能明白。」

凌渡宇嘴角牽出一抹嘲諷的笑容道︰「如此凌某洗耳恭聽了。」

巴極望向遠方的雲霧，道︰「人之慾望，自生即有……」忽又沉默起來，這時他背對著凌渡宇，故而看不到他的神情。

微風從夢湖吹來，拂上凌渡宇的臉上，在柔陽下分外輕爽。

巴極又轉過身來，臉上激動的神情一閃即逝，道︰「當我第一次見到雅黛妮時，她堅毅的表情，充滿活力美麗的身體，無不對我造成巨大的吸引力，使我產生強烈的佔有慾，我要打破社會把女人捧上『凜然不可侵犯』的『神臺』上的禁忌，去得到她。」他的胸口有些微的起伏，所以儘管他面容回復平靜無波，凌渡宇也知道巴極陷在刺激的回憶裡。

巴極續道︰「那樣做之前，我也曾經問過自己，應否循序漸進，憑我的風度學問，先取得她的芳心，再奪她的肉體？那樣是否也較有女愛男歡的情趣？」

凌渡宇默然，心中卻不得不承認，儘管雅黛妮和他是在敵對關係，可是男女間事非常奇妙，憑巴極的風度、學養、人品和權勢，的確做成極大的魅力，足可贏取雅黛妮的芳心。

比如他自己，儘管恨之刺骨，可是現在和巴極面對面，卻又發覺並不是那樣恨他，這種感覺極為矛盾。

巴極把椅子拉開，坐了下來，深邃的眼神盯著凌渡宇，道︰「我知道那是不同的，當我認識她，追求她，討她歡心……一切都會改變了。我第一眼看到她時，在心中為她塑造的形象亦會因加深的認識而瓦解冰消，所以假設我想得到最好的東西時，唯一的方法，就是在我初見她時，在我最想得到她的慾望的峰顛時……」

他的手有力地向前攫抓，冷冷地道︰「即時用最直接和最原始的方法得到她，而不是迂迴曲折、曠日持久的方法，那是另一類的遊戲，本人在那一刻恰好沒有那種心情。」

凌渡宇冷冷接道︰「只有通過這種禽獸的行為，才能滿足你的獸慾，是嗎？博士。」

巴極看著自己緊抓的拳頭，嘿然笑道︰「你說得對，我們誰人身內流的不是禽獸的血液，你認為我們真是比禽獸優勝嗎？對不起，我不認為那是事實，或者我們比牠們優勝的地方，就是我們是會和能說謊話的禽獸。」

凌渡宇眼中射出凌厲的光芒，道︰「不要將你自己的劣行，加諸每一個人身上。」

巴極仰天長笑，道︰「偽君子比真小人好得了多少，若要是真誠，每一個男人都應該說︰我喜歡每一個女人，而不是其中某一個。但他們要壓制這想法，道理很簡單，他們不肯忠於真的自我和慾望，又或者是他們根本沒有那能力，巴某卻有！」

凌渡宇心中嘆了一口氣，巴極可怕的地方是他能為自己的惡行找出理論上的支持，一旦這類人得到權勢，便會為禍人間了，有好氣沒好氣地道︰「閣下只求逞一時之快，你有否想過受害的弱者呢？」

巴極冷笑道︰「雅黛妮當時的享受，絕不下於我，那是人類經驗的極峰，她之所以恨我，是因為我使她不能原諒自己。蠢貨！」

凌渡宇大喝道︰「閉嘴！你最大的罪惡就是利用自己遠勝一般人的條件，肆意橫行……」忽地住了口，警覺地回頭。

門打開，兩名神態威猛的大漢，挾持著一個人進來，正是適才在屋外警告凌渡宇，擅於用鞭的小鬍子韓林，臉色蒼白得怕人。

巴極緩緩轉過身來，懶洋洋地盯著韓林，一言不發。

小鬍子韓林嘴唇顫動，似欲發言，終於默然低頭，連腳也抖震起來。

凌渡宇心中升起憐惜，這樣一名高水準的職業好手，在巴極的種種手段下，變成了貓爪內的小老鼠。

他剛才未說出的話，是想指出巴極可惡的地方，正是他利用自己深悉人性的弱點，不單只做成肉體上的傷害，還從深入的精神層面，去做成對方無可彌補的創痛。

巴極溫和地道︰「韓林，合約上第十三條，說的是什麼？」

韓林低著頭，囁嚅道︰「五年合約期滿，合約乙方的受雇者，將可獲得二百萬美元之酬勞，並回復自由的身份。」

巴極輕笑一聲，柔和地問道︰「你是否不滿意這條件？」

韓林把頭搖得波浪鼓般地擺動，頹喪地道︰「不！不！我非常滿意，那足可以使我下半生無憂無慮了。」

巴極淡淡道︰「我看你是不滿意的，否則怎會忘記了第十七條條款。」

韓林焦急地抬起頭來，道︰「不！我記得很牢，那是︰凡在合約期間，有違合約雇主的指令，不單取消合約期滿的酬金，還須接受包括死刑在內的任何懲罰，不得怨懟。」

巴極雙目神光暴漲，道︰「凌先生是我的貴賓，你對他失去應有的禮貌，是嚴重的違令，給我推出去。」

兩個大漢應喏一聲，把韓林押了出去，後者竟然默不作聲，連求饒也不敢，可見巴極的雷霆手段了。

凌渡宇淡淡道︰「巴極，你馭人確有一手，恩威並施，好了！我聽得太多你的廢話，告訴我，是要和我談什麼？」

巴極臉上閃過一抹奇異的神色，似是憂傷，又似是興奮，沉吟起來，好一會才低頭輕聲道︰「我要你給我找一個人……」

凌渡宇跳了起來道︰「什麼？我是辦尋人公司的嗎？」

巴極低聲下氣地道︰「對不起！我說得不太清楚，我要你幫我找尋的，或者並不能算一個人，因為她在三年前，已因病去世，我親手把她火葬。」

凌渡宇坐了下來，疑惑地望著巴極，搖搖頭道︰「你辛辛苦苦捱了個哲學博士回來，又歷盡艱辛，用種種無恥手段，奪得偌大的罪惡企業王國，居然落得此種神經錯亂的下場，令人鼓舞之極。」

巴極不理他的冷嘲熱諷，把一份文件放在臺上道︰「這是尋……尋找某一目標的合約，酬金是一千萬美元，約滿後你和雅黛妮可以自由離去，而且約期是一個月，只要是用盡全力，不論成敗，也當合約已履行，這樣的條件，你想想吧！」

凌渡宇呆了一呆，奇道︰「難道你不怕我虛應故事，混上一個月，然後人財兩得，大模大樣離去。」

巴極仰天長笑，有種說不出的自負和豪氣，道︰「若凌渡宇要這樣做，便這樣吧！錢財身外物，雅黛妮她我亦絕無半點傷害之意，否則當日豈會讓她逃去，只要你肯簽約，我便照足合約辦，巴某以狠辣著稱，幾時有人說我是背信棄諾之徒。」

凌渡宇為之氣結，霍地站起身來，斷然道︰「你和我之間已因高山鷹一事深仇難解，豈有交易可能……」

「哎呀！」

一聲慘叫劃破寧靜的空間。

號叫來自夢湖。

凌渡宇愕然望向夢湖，祭臺上人影閃動，一個大木架豎立起來，似乎綁著一個全身赤裸的人。

「呀！」

第二聲慘呼響起，隱隱有呼呼鞭聲，凌渡宇立時想起雅黛妮被鞭打的戰友。

巴極面容不見半點波動，平靜地道︰「那是韓林，順我者生，逆我者亡。」

慘叫一聲接一聲傳來。

凌渡宇坐了下來，沉聲道︰「那你為何不殺我？」

巴極盯著他，一字一字地道︰「你這種人，和我一樣，賣少見少，我是絕不會殺你的。」這樣對敵人坦白，亦屬奇聞。

凌渡宇道︰「那我可以走嗎？」

巴極狡猾一笑，道︰「對不起！這世界並沒有此等便宜事。」

話鋒一轉道︰「假設你能給我把她找回來，我可以答應你，由那一刻開始，我絕不沾手任何與毒品有關的事。」

凌渡宇大為意動，這是變相的做好事，沒有了巴極的推動，南美洲毒品的流散最少要減低百分之五十。

巴極為何這樣委曲求全來說服自己？

為什麼以他的權勢，仍要倚靠他的幫助？

究竟這是什麼一回事？

這個她是否真的死了？

巴極靜靜地等待他的反應。

遠方的慘叫，在空氣中激盪。

凌渡宇道︰「我要靜靜想一想，請你先把這令人煩厭的噪聲去掉。」這是變相地求他饒了韓林。

巴極笑了起來，嘲弄凌渡宇的軟心腸。

遠方的鞭音慘叫，倏然而止。

巴極身上有著精巧的傳訊設備，可以在不動聲息下，發出指令。

可怕的對手。

凌渡宇道︰「我要遊湖！」

巴極神情一動，想了想，道︰「讓愛麗絲陪你吧！」說罷緩緩轉過頭去，深注著里許外的夢湖。

凌渡宇隨著他的眼光，望往似真如幻的湖景。

現在不要說巴極，連他也對這活像有生命的湖，生出了特殊難言的感情。

這個湖，和人類的夢想有何關係？

為什麼被稱作︰夢湖。

這個巴極要他去找的「她」，和夢湖有何關係？

# 第三章 夢湖誌異

碧綠的波紋，在湖面盪漾，小舟劃過，分出兩道水紋，向後方擴大開去，溶入夢湖的水波裡，活像外來的文化，被本土更具特色的文明同化了。

湖水微溫。

凌渡宇把手從湖水中抽出來，抬頭望向舟尾運槳操舟的美麗女子︰愛麗絲，巴極的女管家。

木槳划入湖水內，打出一個深深的漩渦，漩渦轉了開去，很快結束了短短的生命，回復湖水的一份子。

愛麗絲回望凌渡宇，嘴角綻出一個動人的笑容，輕搖長垂的秀髮。

凌渡宇看得呆了片晌，才記起早先腦海升起的問題，把手舉在仰起的臉上，浸濕的手掌，滴下了一滴晶瑩的湖水，凌渡宇用口接過，味道有點鹹。

凌渡宇閉上眼睛，輕柔的陽光，透過薄薄的湖霧，灑射在臉上。

凌渡宇一手支撐在身後，嘆了一口氣道︰「我也分不清楚來這裡是尋仇，抑或是度假。」

愛麗絲輕笑一聲，眼光掃往遠處岸邊清綠的雨林，陶醉在清晨的寧靜裡。

凌渡宇又嘆了口氣，說出心中的疑問，道︰「湖水為何有點溫熱？」

愛麗絲深深地望他一眼，道︰「這是一個謎，博士曾聘請專家深入湖內查究，最深處竟達三千多英尺……」停了一停，似乎在思索一些事情。

凌渡宇耐心地等待。

愛麗絲續道︰「湖底有個龐大的死火山遺跡，專家估計熱流可能是由死火山某處洩漏出來，可是因為熱流的移動不斷改變，有違常理，終於沒有結論，不過湖水經化驗後，證實含有大量礦物質，所以夢湖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溫泉。」

凌渡宇露出深思的表情，把手再浸入湖水內。

愛麗絲不明白凌渡宇腦中在想什麼，把槳抽上舟上，任由小舟在湖面隨波逐流，低頭道︰「你知道嗎？我從未見博士這樣看重過一個人。」

凌渡宇哂道︰「我應該感到榮幸嗎？」

愛麗絲抬頭盯著他，道︰「你不會明白的，博士是個很特別的人，有他處事的原則。」

凌渡宇笑了起來，道︰「對不起！他的原則是為他自己而設，在我眼中，他是個無惡不作、以別人痛苦為自己快樂泉源的毒梟。」

愛麗絲嘆了一口氣道︰「你不清楚，博士的所謂毒品生意，全屬海洛因、大麻等軟性毒品，這類東西，在北歐和美國很多地方，已變成半合法化，只是因為牽涉到煙酒商的龐大利潤，所以始終爭取不到合法地位……」

凌渡宇悶哼一聲，道︰「醫學早有結論，儘管是軟性毒品，也對人體有害，愛麗絲小姐不是不知吧！」

愛麗絲道︰「煙酒何嘗無害，為什麼仍可公然賣買？」

凌渡宇眼光望向湖水，道︰「已存在的錯誤上，是否應再加上一個。」

愛麗絲垂下長長的睫毛，一時語塞。

凌渡宇不忍迫她，話題一轉，問道︰「誰人給這地方，安上夢湖這樣的鬼名字？」

廣闊的湖面上，霧氣愈趨愈薄，陽光灑落湖面，波光閃閃。

愛麗絲道︰「博士搜集了所有有關夢湖的資料，據說在很久遠的年代時，附近的土人每年都在夢湖舉行盛大的祭湖儀式，把一個美麗的處女，用火舟送往湖心，獻給湖神，祈能雨順風調，穀物豐收。」

凌渡宇腦海中立時勾出一個鮮明的圖像，美女給縛在堆滿柴火的船上，在烈燄和土人膜拜下慘叫哀號的場面。

愛麗絲道︰「夢湖對土人來說，是遠近河泊之神居住的地方，喝了巫師的神水，可以在湖霧最濃時，看到奇異的神跡。」

凌渡宇把槳提起，向岸邊划去。

兩人沉默起來。

夢湖究竟是否真有神？

一群魚在水面近處掠過。

凌渡宇「噫」一聲，坐直身子，指著東岸一塊突起的大石道︰「那塊石很古怪，比附近所有石最小大了十多倍，像是由遠處搬來那樣。」

愛麗絲道︰「你的觀察力真敏銳，那是夢湖最怕人的一個地方，叫作『哭石』，幾乎自有歷史以來，便有存心求死的人，來到這哭石處，投湖自殺，哭石下有幾道地底暗流，做成暗湧，儘管精通水性的人，也是非常危險，哭石得名的原因，是自殺者的親人，來到石上哭祭。」

凌渡宇呆了一呆，道︰「這樣一個地方，巴極要來幹嘛？」

愛麗絲道︰「博士相信人傑地靈，不畏鬼邪異力，但是，三年前……」忽地住口不言。

凌渡宇望向她，道︰「三年前怎樣了，發生了什麼事。」

愛麗絲驚恐垂首，道︰「我不能說，讓博士告訴你，噢！博士說有事情求你，究竟是什麼事？」

凌渡宇訝道︰「什麼？連妳也不知嗎？」

愛麗絲忽地驚叫起來，道︰「喂！你要划到哪裡去？」

凌渡宇道︰「我要往哭石一遊。」

愛麗絲尖叫道︰「不！我不想去。」

凌渡宇又道︰「又不是叫妳去投湖自盡，妳怕什麼？」

愛麗絲現出恐懼的神情，道︰「踏足哭石，我只試過一次，那天雖是陽光普照，仍有一股陰寒恐怖的感覺，那經驗太可怕了，你要去，恕我不敢奉陪。」

凌渡宇輕鬆地聳聳肩，道︰「我偏不信邪，我們在附近的岸邊上岸，我要走過去……」

眼睛示威地瞟向臉色蒼白的愛麗絲，道︰「看看恐怖陰森到什麼地步？」

愛麗絲低頭不語。

凌渡宇心中有點奇怪，愛麗絲在巴極的罪惡集團內，身居高位，每日都要應付黑道中的人物，可是現在橫看豎看，都像一個單純的女孩，對自己亦有種奇怪的信任和不用機心，這是什麼一回事？

小舟輕震，船頭碰上岸邊的泥埠。

凌渡宇站起身來，向愛麗絲遞出他的手，後者猶豫了半晌，把手放進凌渡宇的掌握裡。

凌渡宇把她拉起來，感到她的手有點顫震，有點緊張。

哭石在右方百多碼處靜靜躺在岸邊，一截浸在水裡，像隻伏在岸旁俯身喝水的怪物。

凌渡宇放開愛麗絲，以輕快步伐向哭石大步走去。

愛麗絲站在他身後，欲言又止。

哭石在眼前擴大。

露在泥外的石身，光潔平滑，像個巨大的平臺，斜斜由地面向上升起，伸出湖水裡，最高點剛巧在臨湖處，離地足有二十多尺高，然後向內收入，做成一個獨立懸空的孤崖。

凌渡宇緩緩踏上哭石，一直走到邊緣盡處。

這個角度下，夢湖廣闊的湖面，水波蕩漾，銀光閃閃，對岸的雨林，成為一長條的蔥綠。

望向石下，水流外表似乎平靜無波，細看之下，水面遠較平滑，顯示一股力量，在水下作用著，有經驗的人都知道，這代表了水內強力的暗流。

自有哭石以來，不知多少人在這處獻出了寶貴的生命。

想到這裡，凌渡宇忽地升起了一種非常奇怪的感覺。

全身汗毛倒豎。

一股幾乎完全無法抗拒的驚怵恐怖，蔓延至心靈的每一個角落。

剎那間，成千上萬的冤魂，一齊在向他哀號。

他的胸口像給千斤大石緊壓，大口地喘起氣來，震駭的感覺不斷增加，凌渡宇踉蹌地踏前一步，來到哭石的邊緣，只要再走前一步，他要像以前來自殺的人一樣，掉進凶險的水流內。

冷汗從他額上淌出來。

凌渡宇悲叫一聲，雙手抱著頭，正要向前跳出。

一對手這時從後緊抱著他，把他拖了回去，凌渡宇無力地被扯下哭石。

一把聲音不斷急切地呼喚他的名字，凌渡宇逐漸回復神智，茫然地抬起頭來，接觸到愛麗絲關心、焦慮的美眸。

凌渡宇發覺全身濕浸汗水，軟弱地道︰「天啊！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愛麗絲雙手穿過凌渡宇的虎背，大力抱著他，曲折動人的胴體，緊擠著凌渡宇，給予了後者高度的安全感和溫暖。

她的身體比凌渡宇矮上少許，面龐離開他的只有數寸，青春健康女性如蘭的口氣，噴在凌渡宇的臉上，使他迅速復原。

愛麗絲無限憐惜地道︰「你幾乎跳下湖水去，幸好我早便留神……」

凌渡宇望著她豐潤的紅唇，一張一合，心中升起一股強烈的慾望，很快又克制下去，奇怪地問道︰「為什麼妳早便留神，妳知道會發生這樣的事嗎？」

愛麗絲點頭答道︰「同樣的事，也曾發生在博士身上，那次也是我把他拉了回來……不知怎的，我第一次看見你時，感到非常熟悉……覺得你和博士有非常近似的特質，所以我……很願意信任你……喜歡你……」

凌渡宇道︰「同樣的事，有沒有發生在其他人身上？」

愛麗絲搖頭道︰「其他的人，大多毫無感應，充其量也只像我那樣感到陰寒恐怖，只有博士是例外，還有你……」

凌渡宇恍然大悟，愛麗絲憑著女性敏銳的直覺，感受到他和巴極兩人都是有精神異力的人，這也解釋了她對自己的好感和信賴。

可是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？

愛麗絲忽地滿臉紅霞，嬌羞地低下頭，神態動人之極，似乎在這一刻才醒悟到兩人的親密接觸。

假設她表現得像淫娃蕩婦，凌渡宇必因心中鄙視，而失去親近她的慾望，但她這少女的羞態，反而挑起他原始的慾望，對他產生強大的引誘力。

愛麗絲有點畏怯地縮回緊抱著他腰背的手，動作緩慢，予人難捨難離的深切感受。

凌渡宇眼中腦際填滿她誘人的神態，一對有力的手條件反射般把她反摟向自己，肉體的磨擦和緊擠，把懷中的美女弄得「嗯」的一聲，全身軟靠著他。

愛麗絲抬起飛紅的俏臉，一對美目抵受不住凌渡宇深注的眼神，瞇成兩線。

凌渡宇忘記了兩人外的一切，重重吻上她的櫻唇。

愛麗絲軟弱地一聲嚶嚀，沉醉在兩性相觸的世界內，像夢湖的湖水，溶流合運，內裡卻有激沖的暗湧。

天地在那一刻停頓下來。

車輛駛近的聲音從左方的路上傳來。

凌渡宇首先驚醒。

愛麗絲輕輕推開他，轉過了身，高聳的胸口強烈起伏。

車輛在他們左方十多碼處停下，一名大漢走出車來，打開後座的側門。

愛麗絲當先走了過去。

※※※

兩人並排坐在車尾，車子向玻璃屋的方向駛去。

直到抵達玻璃屋，愛麗絲仍是垂著頭，一言不發。

車子在一所平房前停下，凌渡宇認得是他昨晚休息的地方。

愛麗絲望向他，一觸他灼灼的眼神，立時別過頭去，才道︰「你先休息一會吧，博士將與你共進午膳，我待會才來接你。」

凌渡宇搖頭道︰「我不需要任何休息，我要求見見雅黛妮。」

愛麗絲幾乎是立時道︰「不！你不可以見她。」

凌渡宇冷笑道︰「為什麼？」

愛麗絲轉過俏臉來，情緒很不穩定，道︰「她一切很好，你為什麼要見她，難道不信任我嗎？」

凌渡宇看到她眼中的嫉妒，不禁啞然失笑，柔聲道︰「當我是探望一個朋友，見她一面，談上幾句，行嗎。」

愛麗絲橫蠻無理地道︰「不！」

凌渡宇為之氣結。

巴極博士的聲音在車內響起，道︰「愛麗絲！讓凌先生去見雅黛妮吧！不過要照足保安的規則。」

凌渡宇乍聞巴極的聲音，嚇了一跳，才醒悟巴極是通過車內的傳音系統說話，由此可見，他的一舉一動，一言一語，全在這魔王的監視下。

愛麗絲咬著嘴唇低頭，道︰「是，博士！」

凌渡宇見到愛麗絲如此遵從巴極，心中大不是味兒，這種心理，微妙異常。

車子再次開出。

愛麗絲俯身過來。

凌渡宇嚇了一跳，難道她忽爾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，要和他當著司機親熱。

不過他很快知道原因，愛麗絲面無表情地給他戴上一個眼罩。

這就是巴極剛才提到的保安措施。

巴極令人害怕的地方，就是一切事物，外表都和平寧靜，骨子裡卻是嚴刻之極。

一步也不放鬆，幸好他還未處於完全的劣勢。

他一言不發，把精神集中，默記車行的路線。

多年禪坐的修行，使他身體內有一個無形的時鐘，能精確地把握時間的短長。

車子左彎右拐，時快時慢。

凌渡宇估計對方蓄意繞上幾個彎子，使他迷失去向。

二十五分鐘後，車子停下。

凌渡宇像盲人一樣，由愛麗絲把他拖出車外，進入了一所建築物內。

眼罩除下。

這是一個大廳模樣的地方，除了他和愛麗絲外，一個人也沒有，但凌渡宇的第六感告訴他，最少有兩對眼睛，通過隱蔽的電視眼，監視他的行動。

愛麗絲面無表情，指著一道房門道︰「她在裡面，你自己進去吧！」

凌渡宇伸手輕薄地擰了她臉蛋一下，在她未及抗議前，大步向房門走去。

房門自動縮入牆內，又是一道電子控制的電閘。

凌渡宇走了進去。

裡面是一個沒有窗戶的寢室，一名女子背著他坐在一張椅上，面對著牆。

電門在身後關上。

雅黛妮並不轉過頭來，沙啞著聲音道︰「巴極！你終於來了嗎？」

凌渡宇嘆了一口氣。

雅黛妮霍地轉過頭來，叫道︰「凌！是你！」

凌渡宇張開雙臂，雅黛妮並沒有撲入他懷裡，只是哀怨之色更濃，垂頭低聲道︰「對不起，我牽累了你。」

凌渡宇走到她身邊，拉過她冷冷的手，懇切地道︰「不用抱歉！」一邊說，一邊用手在她手心寫道︰「今晚我會來。」跟著乘勢把能發射四支麻醉針的發射器，塞進她手心內。

雅黛妮神情一動，眼中現出非常複雜的表情，柔聲道︰「不要再理會我。」

凌渡宇捧起她蒼白的臉龐，正要說話，愛麗絲的聲音響起，冷然道︰「凌先生，你已見上一面，又說上了兩句，請立即離開。」

凌渡宇啞然失笑，女子嫉忌起來，確是不可理喻。

※※※

當天一時正，巴極在玻璃屋和他共進午膳。

巴極很專心在吃他的牛排。

表面看來，兩人像一對老朋友，遠超於有深仇大恨的敵人。

巴極抬起頭來，他那帶著有點近乎妖異力量的精眸，盯著凌渡宇道︰「那件事，你決定了沒有？」

凌渡宇把注意力從雞肉沙拉處提回來，迎上了巴極的眼神，道︰「假設你結束了你的販毒勾當，請問閣下將何以謀生？」這是詳論細節，若巴極不能舉出足夠的理由，證明他的確可以結束他的販毒生涯，那就只是空口白話。

巴極淡然笑道︰「本人囤積的財富，足夠我維持目前的龐大開支，直至我一百歲。」

凌渡宇絲毫不為所動，搖頭道︰「權力財富，有若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，你更是位高勢危，一旦退出，後果不堪想像。」

巴極讚許地點頭，道︰「你對黑道的權力架構，有深入的體會，然而對本人的了解，還是不夠。我財富的來源，毒品賣買只佔小宗，真正的來源，是通過軍火賣買和各地的投資取得，我之所以和貴組織結下仇怨，是因貴組織惹怒了南非政權，而湊巧他們是我軍火賣買的大客，故而我義不容辭……」

凌渡宇勃然大怒，喝道︰「閉口！義不容辭，豈是你這種人說的，你只是一個為了利益金錢，無惡不作的凶手。」

巴極眼中電芒閃爍，動了真怒。

凌渡宇毫不退讓，眼中射出凌厲的光芒，迫視對方。

他做了最壞的打算。

巴極仰天狂笑，傲然道︰「天地間弱肉強食，各取所需，我巴某人雖是無惡不作，亦只取自身所需，從不殺害無關之人，正如原野中之猛獸，獵取足夠的食物便可，這事有若天理，何錯之有。」

凌渡宇不怒反笑道︰「那將敵人綁在祭臺上鞭打施刑，又是你哪一種需要？」

巴極接口道︰「若無霹靂手段，如何服眾。而且事後我讓貴組織以金錢將他們贖回去，還不寬大嗎？」

凌渡宇迫問道︰「以你的聰明才智，在任何一個行業也可以出人頭地，為何卻走上了罪惡的道路？」

巴極笑道︰「這事你比我應更清楚……」

眼光望往露臺外波光閃閃的夢湖，眼中泛起沉鬱的神情，輕輕道︰「人類最大的公敵，你知是什麼東西嗎？」

他有力地轉過身來，左手握著拳頭，因為用力的關係，連手筋也像蚯蚓般爬滿手背，聲音提高了不少，叫道︰「不是疾病，不是衰老，也不是死亡，而是不能解釋的『沉悶』和『平凡』。」

凌渡宇表面雖是冷然無動於衷，心中已起了共鳴，他知道巴極跟著要說出來的話。

巴極迅快地回復一向的冷漠，轉身望向夢湖，凌渡宇再次感到他對夢湖的奇異依戀。

背著凌渡宇，巴極淡淡道︰「人類一個最大的劣根性，就是不能保持對事物的新鮮感，任何東西，一習慣了，便失去了刺激和『濃度』，無論在權力、財富、愛情的追求上，莫不如是，亞歷山大大帝，因沒有可供征戰的土地而哭泣，你！凌渡宇，管你是什麼理想和形式，還不是參與了出生入死的生涯，接受一個比一個艱困的任務，本人自問能在任何行業出人頭地，可是儘管我當上總統，除非發動戰爭，否則在和平時期，重重牽制下，生活還不是平凡和乏味，怎似目下的多采多姿，每一刻都是驚濤駭浪。」

凌渡宇默然半晌，緩緩道︰「你的話不無道理，關鍵的地方，是在於你的手段和帶來的後果，這亦是善和惡的對立和分歧……」

巴極轉過身來笑了笑，不置可否，話題一轉道︰「我要你考慮的『尋人合約』，你的決定是怎樣？」

凌渡宇道︰「那個人是否真的在三年前死去？」

巴極斷然道︰「除非你答應簽約，否則將不再談論其中細節。」

凌渡宇怒道︰「若你不先透露箇中玄虛，休想我會答應！」

巴極臉上顯出個奇怪的笑容道︰「假設合約中的一個條件，是能還你一個回復正常的高山鷹，閣下又有何高見？」

凌渡宇全身一震，叫道︰「什麼？」這一著給巴極命中他的要害。

巴極若無其事的道︰「從一開始，我便沒有殺死高山鷹的打算，所以我向他施放的毒氣彈，是提煉自南美洲土人的一種烈性麻醉藥，雖能造成死亡，過程卻是非常緩慢，可達九個月至十一個月之久，中毒者產生嚴重休克，變成植物人，可是假設能在中毒後五個月內以解藥施救，將可以百分之一百地康復過來。」

凌渡宇胸口不斷起伏，到這一刻他深切感到巴極的厲害和老謀深算，幾乎每一步都是被他取到主動，有如波浪般的洶湧推來，逐漸瓦解敵人的意志。

凌渡宇深深吸了一口氣，道︰「你為什麼要這樣做？」

巴極仰天長笑，眼中精光閃閃，把手一伸，指著凌渡宇道︰「只有一個原因，就是要請你來，閣下是『抗暴聯盟』的首席皇牌，也是唯一能助我解決事情的人。」

凌渡宇毅然道︰「明天正午，我給你一個確實的答覆。」

巴極眼中剛露出笑意，轉瞬又被哀鬱替代，點頭道︰「一言為定。」

跟著扭頭望向夢湖，緩緩道︰「霧濃了！今晚將有大湖霧。」

夢湖茫茫之色更重，霧和湖有種令人難以言喻的神秘關係。

在濃霧裡，哭石會否真的哭泣起來？

※※※

那個下午，凌渡宇在軟禁他的房子內度過，晚餐也在房內進食，表面上，屋內只有他一人，但他靈銳的直覺告訴他，他的舉手投足，莫不在敵人的監視下。

巴極可怕的地方，在於他所有制伏敵人的佈置，都是在令人難以覺察下進行。

愛麗絲沒有出現，凌渡宇倒有點想念她，這是位奇怪的美女，他的心中也不時閃過愛麗絲的助手那日本女子的嬌俏身形，她有種特別的氣質，使他特別留意。

根據組織的情報，巴極的私人軍隊達到二千多人，另有各種為他提供不同服務的專家，數目在二百至三百人間，可是在這裡這麼久，除了十來個西裝筆挺的大漢，一點也感覺不到劍拔弩張的味道。

這是巴極的特別風格。

※※※

到了晚上十時，凌渡宇走進梳洗間，從事臨睡前的梳洗。

凌渡宇迅速取下剃鬚的刀片，在膝後的軟肌裡，把巴極私人醫生藏在他肌肉內的微型追蹤器，小心地取出來。

兩粒追蹤器像火柴頭般大小，精巧處令人嘆為觀止。

出了梳洗間，關燈，上床。

他躺在床上，把薄被拉高，只露出少許頭臉。

閉上眼睛，精神逐漸凝聚。

他比常人敏銳百倍的靈覺，感受到監視者的眼光，在他身上巡視。

他想到巴極對付手下的方法，就是賞重罰嚴，所以沒有一個手下不在打醒精神，為他竭盡所能。

兼且合約又有一定的期限，使人心理上更能鞠躬盡瘁，以一時的辛勞，換取未來的快樂，巴極確是深悉人性的不世梟雄，是他生平所遇到最特別的黑道霸主，或者只有日本的田木正宗（見拙作《月魔》）可堪比擬。

監視的感覺消去。

凌渡宇海豹般滑落床下，把預備好的毛巾雜物，迅速塞進被內，做出一個人睡在被內的假象。

追蹤器當然留在被內。

監視的感覺再出現。

很快又消去。

敵人對他的注意大大減弱。

一來他身上被裝上了追蹤器，二來所有出入口都是由電子遙控，任他背生兩翼，也難以逃遁。

他在地上迅速爬動，來到門旁。

凌渡宇在胸前一陣搓揉，脫下了人造胸皮，在胸皮後的一排精巧電子儀器內，抽了一支出來。

這是可以識破密碼鎖的電子感應儀。

被監視的感覺再出現，這一次幾乎是一閃即逝，顯示敵人的警覺心非常低。

凌渡宇不斷調校手上感應儀的輸出頻率。

電子門緩緩打開。

凌渡宇閃了出去。

電子門關上。

凌渡宇待了一會，見敵人一點反應也沒有，舒了一口氣，才向大門走去。

十多秒後，他已在夢湖水莊錯綜複雜的通路上。

四周盡是白茫茫的濃霧，目力只及眼前十多尺的空間。

這最有利於他的行動。

路旁的街燈，化成一團團金黃的光霧。在湖霧裡，燈光變成若有實質的東西，詭異莫名。

凌渡宇憑著影相機般的超人記憶，向著夢湖的方向移去。儘管在視野不遠的大霧裡，他依然小心翼翼，利用樹木的掩護，迅若鬼魅地行動。

二十分鐘後，玻璃屋在眼前出現。

玻璃屋向湖的大露臺上，左右亮起了各一盞金黃的大燈，燈光和濃霧混在一起，變成一圈又一圈向外擴散的光環，由中心的高亮度逐漸向外淡化，像兩個招魂的燈籠。

招喚夢湖的精靈。

凌渡宇升起一股寒意，夢湖的霧，有種奇怪難言的特質，予人一種生命的感受。

湖霧不斷地幻化，仿若人類抽象無形的情緒，以若有若無的霧氣來呈現，這是否代表了湖神的心境變化。

凌渡宇深深吸了一口氣，收攝心神。

玻璃屋在他左側，像隻蟄伏的凶獸。

靈臺兩盞燈，又似凶獸凶光閃閃的雙目。

身後的夢湖，迷失在茫茫的大霧裡。

前方兩排街燈，兩排疏落有致的光霧，蜿蜒而上。

凌渡宇閉上雙眼，集中精神，重溫日間愛麗絲帶他往見雅黛妮的情景。

他開始行動，向前行去。

來到一個分叉路前，他憑著過人的記憶，揀選了左邊的方向，如此左彎右曲，半個小時後，他居然又回到玻璃屋旁的起點處，不禁暗罵一聲，愛麗絲倒是狡猾，故意走上一大圈冤枉路，使他難以記認。

他這次走向沿湖的大道。

四周白茫茫一片，霧愈來愈濃，濃得化不開。

凌渡宇迎著水霧急行，髮衣全濕，他一定要爭取時間，在日出前完成一件事，就是救出雅黛妮，讓她自行逃走，使他再無後顧之憂。

沿湖大道的金黃燈光下，濃霧染上了金黃的光芒，閃爍變動。

凌渡宇感到不安，原來他醒悟到這是通往哭石的路途。

大霧無限地向四方八面延伸。

就在這刻，凌渡宇眼角的餘光，捕捉到左側有物體在移動。

他迅速把目光移向左方，在白霧纏繞的林間，一個白濛濛的影子，輕輕地滑進了霧的濃密處。

凌渡宇心中一跳，不由自主地追了過去。

他在林木間矯健地穿行，片刻間推進了數十碼，偏離了夢湖。

白影杳無蹤跡。

凌渡宇心內氣餒，在這樣的濃霧中，要追尋一個穿白衣的人，便像要在黑夜的密林，找那全身烏黑的烏鴉，成功的機會微乎其微。

白影一閃。

凌渡宇豹子般彈起，箭矢般向白影撲去。

白影在濃霧裡若隱若現，輕盈瀟灑地在前方飄舞前行。

凌渡宇心中大喜，全力追去，不一會心中駭然，原來無論他如何加快速度，白影和他始終保持一段距離，仿若有一道無形的鴻溝，橫亙在兩人之間。

凌渡宇心中不服，試著放慢了速度，豈知白影眨眼下沒入了濃霧裡，嚇得他急忙發力窮追，白影又在前方若現若失。

難道是霧夜出動的精靈。

凌渡宇好奇心大起，忘記了此行的目的，忘記了籌謀了半天的大計，誓要追個清楚明白。

白影直如腳不沾地的精靈，籠罩在若紗若霧的白煙裡，在沿湖燈光的照射下，反映著眩人眼目的彩霞。

凌渡宇幾乎肯定對方是位女子，身形綽約優美，動人心魄，平生罕見。

白影慢了下來，然後斜斜向上升高，仿似直往天上奔去，湖風吹來，她身上的白紗飄揚飛動，有若升天而去的仙女。

白影繼續攀高，踏雲而上。

凌渡宇呻吟一聲，向前飆去，這樣一衝，腳下立即踏上堅硬的石頭，一路來都是鬆軟的泥地，這一踏下，好像地面隆了起來。

白影在半空停了下來。

凌渡宇向前走上兩步，發覺走在一道斜坡上，他駭然一震，醒悟到這是什麼地方。

他正踏足哭石之上。

女子站立的地方，是哭石最高點的盡端。

難道對方要效法以往的人，來此自殺。

凌渡宇大叫道︰「且慢！」

狂風吹來，女子頭上的輕紗跌了下來，露出垂雲般的漆黑秀髮，輕柔動人。

秀髮淺搖，向後方飛揚。

女子別過臉來。

凌渡宇全身一震，肉體和精神同時凝固起來，徹底地被對方驚人的俏麗氣質震撼。

近乎透明的俏臉上，嵌了對烏溜溜秀氣之極的美眸，眸子如泣如訴，有種驚心動魄的幽怨和沉鬱。

凌渡宇毫無保留地被她的眼神吸引。

似乎望著凌渡宇，又似乎不是。

她的輪廓鍾山川靈秀之極盡，出塵脫俗。

凌渡宇想哭。

世界竟有如斯美態？

這是只有在最甜夢境的至深處，才能邂逅的仙姿。

高挑優美的身形，帶有難言的驕傲和孤芳自賞的氣質。

凌渡宇站在哭石的下端，茫然不知在何方，應作何事。

湖風把女子的秀髮吹得飛動飄揚，黑髮白衣，做成強烈的對比，使人畢生難忘。

一陣濃霧吹來，女子沒入白茫茫的一片內。

模糊裡，她向哭石盡端外的空間飄去。

凌渡宇駭然大叫，向前撲去，一下子來到哭石的盡端，女子剛才站立的地方。

夢湖在石下化作一塊廣闊無邊的霧海，急流的響聲依稀傳來。

凌渡宇一咬牙，跳了下去。

湖水微溫。

他迅速沉下，湖內的暗湧，把他帶得旋轉起來。

凌渡宇回復鋼鐵般的冷靜，張開手腳，踢掉鞋子，奮力從急湧掙扎開去。

他勝在有苦行瑜伽的嚴格鍛煉，連身體的毛孔也可以在水底呼吸，所以在水內生存的時間，比一般人長上好幾倍。

暗湧的力量，愈接近水底愈強大，所以一入水內，他努力保持不沉下。

湖底一片黑暗，什麼也看不見，他奮力在湖底繞了幾個圈子，力盡筋疲，知道再不走，不要說救人，連自己的小命也難保。

嘆了一口氣，向一旁游去。

他揀的潛游路線非常小心，避開了哭石下數個急漩，儘管這樣，當他在哭石外百多碼的湖面冒出頭來時，已是險死還生，全身脫力。

難怪這裡給人揀作自殺的好去處。

強烈的燈光在後方直射過來，耳際同時響起快艇的摩托聲，擴音器響起的男聲以英語道︰「不要動，我們有四挺自動武器指著你的頭！」

凌渡宇心中嘆了一口氣，想起雅黛妮曾告訴他，因為潛泳過湖，觸犯了巴極裝在湖底的電子感應，致一網成擒，此時深感其言非虛也。

# 第四章 尋人合約

凌渡宇身上換了一身筆挺的西裝，坐在桌子的一邊。

另一邊坐的是面帶笑容的巴極博士。

凌晨一時半。

這是玻璃屋寬大的露臺，兩旁的霧燈揮發著金黃的異彩，與露臺內外的濃霧合力製造出一個如幻似夢的情景。

夢湖消失在大霧裡。

偶爾霧稀時，夢湖反映出絲絲顫震的燈火，一切是那樣地超離平凡現實的世界。

夢湖夢湖，不負爾名。

桌上放了凌渡宇早先脫下的兩個微型追蹤器。

被人從湖水撈起後，凌渡宇給押來此地。

巴極毫無慍怒之容，一面欣賞露臺外漫無止境的濃霧，微笑道︰「你是最受我看重的人，豈知還是遠遠地低估了你，不愧是凌渡宇，難怪連馬非那老狐狸也在你手上栽了觔斗，事後還不明所以……哈……」狂笑起來。

凌渡宇啼笑皆非，他原本以為巴極一定勃然大怒，豈知對方反而露出讚賞的神態。

巴極收起笑聲，側頭望向呆呆望著夢湖的凌渡宇，有點奇怪地道︰「你在想什麼？」

凌渡宇虎軀微震，當然不想告訴巴極，他心中被那神秘女子的絕世風姿，完全佔據了。

巴極見他不答，眼光轉到桌上精密的電子零件，讚嘆道︰「你是第一個知道和拆解了我這種裝置的人物。以自負不凡的雅黛妮為例，她離開了我足有年多，仍未能發覺她美麗的胴體被安裝了我為她特製的追蹤器。」

凌渡宇恍然，難怪巴極能步步追蹤他們，又預早佈下羅網，張開虎口。

但巴極當年為什麼要放走雅黛妮，這依然是不解之謎。

巴極道︰「凌渡宇確是不凡，若非一時興起，跳入湖水裡來個霧夜溫浴，我們仍懵然不知你早逃之夭夭。」

凌渡宇聽他語帶諷刺，其實卻是想激他說出真相，由此推之，巴極安裝湖內的感應器，並沒有察覺其他人的墜湖，想到這裡，不由放下心來。

巴極見凌渡宇神情古怪，忽而皺眉，忽而色變，神態大異平日的鎮定從容，他閉口不言，眼光轉往籠罩露臺內外的濃霧。

前天他就是待在這裡，迎接凌渡宇駕駛著直升機大駕光臨，想不到兩人目下又坐在一起，各懷心事地觀看湖霧。

兩人的關係錯綜複雜，敵友難分，想到這裡，巴極笑起上來。

凌渡宇為他的笑聲驚醒，道︰「你有什麼方法，證明你的解藥對高山鷹有效。」他的如意算盤是要巴極讓雅黛妮帶返玻利維亞，讓高山鷹服下，使他斷去後顧之憂。

巴極從容一笑。

凌渡宇知道他即要發出指令，全神留意他的動作，看到他探手入褲袋內，他的動作非常自然，無心者真難以覺察。

玻璃屋通往路旁的門，分中滑往兩旁，三名大漢走了進來。

整日未見的愛麗絲，也隨著走了進來，手上拿著個小鐵盒，美麗的俏臉繃得緊緊的，沒有半點笑容，凌渡宇知道她在怪責他的逃走企圖。

巴極淡淡道︰「羅拔，伸出你的手腕。」

當中的大漢一言不發，把手腕伸出來。

巴極道︰「注射吧！」

愛麗絲走了出來，打開小鐵盒，拿了一個針筒出來，再從鐵盒內一個小瓶中，抽了半筒墨綠色的藥水。

巴極解釋道︰「那種土人秘製的藥物，無論是從呼吸氣管，又或直接注射進人體內，都能產生同樣的效果。」

愛麗絲開始為大漢羅拔注射，針藥盡注體內。

凌渡宇暗暗心驚，首先，巴極料事如神，早知他會在這刻提出針藥是否可靠的問題，故此著愛麗絲等人準備；其次，他這些手下對他的命令遵如聖旨，連眉頭也不皺上一下，假設他的私人軍隊，每一個人也是這樣，巴極手中掌握的力量，可說是驚人之極，足可以橫行南美，這等敵人，想想也教人心寒。

大漢忽地踉蹌後退，後面兩個大漢連忙攙扶。

巴極道︰「放在地上。」

側過頭來，向凌渡宇道︰「你可以檢視他中毒的症狀，是否和高山鷹一模一樣。」

事關高山鷹，凌渡宇不敢疏忽，仔細地察看，他特別留心羅拔的眼珠，呈現中毒的青藍色，和高山鷹情形一樣。

凌渡宇站起身來。

愛麗絲取出另一筒針藥，為他注射下去。

巴極按了一下腕錶。

凌渡宇完全沒法猜測他在喚什麼人入來，這才醒悟到，抵達夢湖以後，他首次完全處於下風，急忙籌謀扭轉乾坤的方法。

進來的是嬌小的日本美麗少婦夏太太。

她手上拿著那份「尋人合約」，放在桌上，又退了開去，她雖是低著頭，凌渡宇卻直覺到她的神色帶著三分不屑。

巴極迫他攤牌了。

躺在地上的羅拔動了一動，再動，坐起身來。

巴極道︰「站起來！」

羅拔站了起來，像從沒有發生過任何事。

巴極道︰「退出去！」

羅拔等三人退了出去，愛麗絲本想留下，看到巴極的手勢，迫於無可奈何地離去，關門前那望向凌渡宇的一眼，有著說不盡的委屈怨曲。

巴極眼光何等銳利，笑道︰「愛麗絲身材樣貌，都是上上之選，凌兄須記貴國『好花堪折直須折』的至道。」

凌渡宇最恨人把女性當作貨物看待，怒道︰「你這沒有人性的魔鬼，枉費愛麗絲對你忠誠不移，你卻這樣去踐踏她。」

巴極眼中掠過怒色，寒聲道︰「凌兄也太古板，好了！這合約你考慮清楚了沒有，我已在條件中，加進提供足量的解藥，以使高山鷹康復過來。」他最後幾句倒是畢恭畢敬，一副禮賢下士的姿態。

凌渡宇搖頭笑道︰「希望你不是所託非人吧！」拿過合約，飛快地看了一遍後，簽下了他的名字。

為己為人，他都沒有選擇的餘地。

巴極滿意地一笑，道︰「由今天開始，打後的一個月內，我們是最親密的戰友了。」

凌渡宇長嘆一聲！

這樣的發展，非始料所及。

霧更濃了，把坐在露臺這兩個敵友難分的人，融成一體。

究竟尋人合約的目標是什麼？

※※※

第二天醒來，是九時十五分，愛麗絲在廳中等候。

氣氛完全兩樣，巴極撤走所有監視他的人員，予他最大的活動自由。

凌渡宇心中暗讚，巴極深明用人勿疑之道，怪不得手下肯如此為他賣命。

愛麗絲面容冷冰冰地，仍在怪他不顧而逃，毫無情義。

凌渡宇轉身微笑道︰「大駕光臨，蓬蓽生輝。」

愛麗絲一點也不領情，生硬地道︰「誰有興趣來找你，博士命我帶你往他的遊艇上，你可以起行了嗎？」

看著她的女兒情態，凌渡宇忍著笑道︰「只要妳高興，我隨時也可動身，只不知今日的早餐，有沒有一道『愛麗絲香唇』。」

愛麗絲寒著臉道︰「請你尊重自己，走吧！」帶頭走了出去。

一輛吉普車，恭候門前。

兩人坐上車尾，愛麗絲故意偏坐一端，詐作全神觀望窗外的風光。

凌渡宇為人瀟灑之極，毫不放在心上，尤其是他對愛麗絲這清純的女孩頗有好感，那天一時不禁情挑淑女，已有點後悔，這時樂得清靜，希望她只是一時情動，事過即消，以他兩人的關係，自是不宜有進一步關係，雖然他對男女之事，頗為開放，卻不願蓄意去傷害任何人。

一直到達巴極的豪華遊艇，兩人間無片語交談。

巴極在船尾的看臺上，設下早餐，招待凌渡宇。

愛麗絲和八名大漢，避進前艙，凌渡宇知道巴極要和他商談尋人的細節了，不知為什麼，有點緊張起來。

遊艇在廣闊的湖面上飛航，艇末的馬達，翻起滾騰跳彈的白浪，拖著一道長長的尾巴。

濃霧早散去，陽光普照下，夢湖像片無盡無窮的大鏡，反映著上空的白雲藍天。

令人愉悅的天氣，很難聯想到昨夜那夢幻般的神秘湖霧。

巴極一身雪白的獵裝，氣派迫人。

凌渡宇嘆了一口氣，閉目仰首，任由陽光輕撫。

巴極打開話匣，緩緩道︰「昨夜般的大霧，夢湖一個月內最少有四天，都是黃昏開始，清晨始散。」

凌渡宇深深吸了一口氣，道︰「為什麼會有這種情形？」

巴極道︰「夢湖位於中科迪勒拉山脈和東科迪勒拉山脈間的低地，是馬格達雷那河的支流湖泊，因地形低窪，附近山脈形成的幾道冷空氣流，積聚在整個湖區上，冷空氣吸收了夢湖蒸發的濕氣，形成長年結聚的低霧，但在地球上，如此濃霧仍屬罕有的現象，兼且夜來日消，更是奇怪，我曾請教過專家，他們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釋，我有一種直覺，這霧是夢湖蓄意形成的。」

凌渡宇失笑道︰「你好像把夢湖當作有意志、有生命力的異物了。」

巴極正容道︰「我正要請教，你是否也有相同的感覺？」

凌渡宇呆了一呆，啞口無言。

他的眼光落在夢湖上，這個湖的變幻多姿，由第一夜駕著戰機，來轟炸巴極的湖祭，他已感受得到，湖霧活如人類情緒的變幻，昨夜濃霧隨著神秘絕色美女飄揚飛舞，更是幻化無常，仿若有靈性的生命體。

難道美女真是湖神的化身，自古以來享受著人類以活人的祭獻？

巴極奇鋒突起，問道︰「你昨夜遇到什麼？」

凌渡宇搖搖頭，把昨夜纏人的情景摔離腦海的舞臺，話題一轉道︰「好了！言歸正傳，你究竟要我找誰？」

巴極的神態有點不甘心，不想以威凌的姿態迫凌渡宇說出真相，沉吟半晌，在懷內抽出一張照片，慎重地遞給凌渡宇。

凌渡宇從容接過，一看之下，霍地站起身來，臉色大變，叫道︰「是她，是她！」

巴極也站了起來，緊張地道︰「你在那裡見過她？告訴我！」最後一句大聲叫了起來。

凌渡宇胸口不斷起伏，喘起氣來，駭然望向巴極，道︰「她就是經你親手火葬的人嗎？」

巴極點頭。

凌渡宇軟弱地坐下來，閉上眼睛，緩緩道︰「你肯定她死了嗎？」

巴極也坐了下來，低著頭，臉上神色變化得很厲害，忽晴忽暗，沉溺在痛苦和快樂交激的回憶裡，足有數分鐘之久，才驚醒地抬起頭來，眼光瞟向天上飄舞的白雲，悠悠道︰「四年前，我第一眼見到晴子時，才明白什麼是一見鍾情，而且是那樣深切地體會到。」

「她的父親是日本的富商，母親是法國的望族，為了生意來巴拿馬暫住，我……和她熱戀起來，她不顧父母的反對，到夢湖與我雙宿雙棲，我為她放棄了其他的女人，可是，她並不同意……不同意我的謀生方式……三個月後，她久鬱成病，就那樣去了……」巴極把臉埋在寬大的手掌內，神情激動。

凌渡宇暗忖，晴子死亡的原因，恐怕絕非巴極所說的那樣簡單，問題是現在不宜深究。

巴極道︰「你手上相片中的她，穿著她最愛穿的白紗，她說︰每天也要穿白紗，每天也要作新娘子。病死後，身上穿的也是白紗。」

凌渡宇不寒而慄，望向相片中的女子，秀髮長垂，漆黑的眸子，像深夜裡虛空中最亮的星辰；白紗輕柔若雪，襯著絕世的姿容，難怪連巴極也為她顛倒。

她正是那霧夜被他追逐的美女。

唯一的分別，就是那美女比相片中人，更具出塵脫俗的驚人神秘美和詭異的魅力，以凌渡宇的心靈修養，仍是不能自已，夢縈魂牽。

巴極俯首低迴，以微不可聞的聲音傾訴道︰「我在她的遺體旁守候了三日三夜，在另一個大霧的深夜，把她放在一艘盛滿鮮花和枯木的小舟上，放往夢湖的湖心，引火點燃，只有火，才配得起她……」

「以後每一年的忌辰，我點燃一艘盛滿鮮花和柴枝的小舟，作為對她的祭祠，那夜你駕機來襲時，小舟上的引火物還未點燃，你戰機的炮火，引著了小舟的燃燒品，完成了今年的祭禮，看來我還要多謝你。」

凌渡宇很想笑言兩句，卻一句話也說不出口，儘管這黑道梟雄無惡不作，他對晴子的深情和思念是無可置疑的。

海深雖有底，相思卻是無邊岸。

巴極自言自語地道︰「她的葬禮後，我對她的思念，沒有片刻能停止，我瘋狂地從事各式各樣的危險生涯，希望能以高度的危險和刺激，麻醉自己，豈知反而使我的財富、勢力擴展了十倍以上，亦是始料所不及。」巴極嘴角露出嘲諷的笑容，一個求死的人，偏死不去。

凌渡宇忽地明白了他要在湖中的祭臺上強姦雅黛妮的心境。

巴極藉那高度肉慾的刺激，忘記懷念晴子的痛苦。

甚至他要把敵人鞭打，可能也是這種不平衡心態下的變態行為。

巴極抬起頭來，道︰「晴子死後八個月，在一個大湖霧的晚上，我見到她……」

凌渡宇默言不語，他早料到巴極要告訴他這種異像，因為他本人昨夜也見到這絕代的佳人──晴子。

巴極沉醉在他對晴子的思念裡，沉醉在破天荒第一次向人傾訴這方面事情的情緒裡，並沒有覺察到凌渡宇的異樣，續道︰「她半倚著玻璃屋露臺的欄杆旁，穿著她最喜愛的白紗，大霧中若現若隱。她比以前更美麗了，她的眼睛，像海洋深淵內發光的寶石，那令人心碎的怨鬱，是那樣出眾和超然，是不應存在這世界的美好事物……」

凌渡宇插口道︰「你是否在做夢？」

巴極臉色一變，正容道︰「不！我當時絕對清醒……」

凌渡宇道︰「會不會你思念過度，產生了幻覺？」

巴極失去了一向的從容和風度，臉上的肌肉扭曲起來，一掌拍在桌上，所有杯碟跳了起來，狂喝道︰「不！不是幻象，她的的確確在那裡，以後每逢大湖霧的晚上，她都出現……」

凌渡宇道︰「那你為何不抓著她……」

巴極沮喪地道︰「每次我走近她，她便逃走，返回湖裡。」

凌渡宇哂道︰「什麼？她住在湖底的嗎？」

巴極臉上青筋現了出來，聲嘶力竭地叫道︰「你還不明白嗎？是夢湖把她復活過來！」

靜默倏忽間佔據了整個空間。

凌渡宇手足冰冷，他一直和巴極針鋒相對，是不願意歸結到這個結論。

巴極深深吸了一口氣，盯著凌渡宇道︰「告訴我，昨夜你是否遇到她？」

凌渡宇呆了片刻，終於攤開手，點頭道︰「是！」

兩人間的對峙，鬆弛下來。

巴極道︰「我用盡一切方法，晴子亦是可見而不可即，於是我找來了世界上最著名的靈媒和巫師，都是勞而無功，他們甚至連晴子的影子也見不著，於是我作了個廣泛的調查，斷定了這世上，只有你一個人能幫助我。可是由於立場關係，在一般情形下，你不幹掉我已是給足面子，於是本人用上了一點手段……」

凌渡宇悶哼一聲，以示不滿，心中同時轉到另一個問題上，靈媒和巫師的失敗，是否代表了晴子非是鬼魂一類的異物，難道真是夢湖的力量把晴子復活過來？

使她再次成為有血有肉的人？

巴極道︰「夢湖是我一生人曾到過的地方中最奇怪的一個處所。我第一次踏足哭石的遭遇，你昨天早上曾經歷過，滋味如何？」

凌渡宇不答反問，道︰「博士！請問你聽過一個解釋鬼魅存在的『分子記錄理論』沒有？」

巴極這博士一愕後道︰「願聞其詳！」

凌渡宇組織了腦內的思想，道︰「有位心理學家，為一所著名的凶屋作了一個別開生面的實驗。他揀選了屋內鬧鬼鬧得最凶的房間，房內只有一張古老大椅，據說凶屋的主人是在這張椅上給人以凶殘的手段謀殺了的，自此陰魂不散。」

「心理學家先後把三種動物，放進房間內去。第一種動物是老鼠，什麼反應也沒有。跟著是一頭貓，貓兒一步入房內，立時全身毛髮倒豎，竄到角落，對著那椅子咆吼舞爪。最後是一隻狗，牠一進房內，即向著椅子狂吠，好像能見到那鬼魂一樣。」

巴極透了一口氣，道︰「這是否證明了鬼魅確實存在。」

凌渡宇道︰「可以這樣說，不過這種存在，只是一種記憶體的形式。」

巴極皺眉道︰「我不明白。」

凌渡宇道︰「科學界對這現象有個合理的解釋，他們說，所有物質的分子，無論是石頭、樹木、泥土以至乎任何的物體，都有儲存能量的能力。所以當一個人被凶殘謀殺時，那人臨死前的淒慘激情，使他的腦袋釋放出大量遠超乎平常人能放出的能量，周圍物質的分子於是把這能量以某一種形式吸收和記錄下來。貓、狗或擁有較常人敏銳觸覺的人，例如你和我，便可以感應或接收到凶殺現場的物質分子內遺傳的記憶，甚至因其刺激而產生幻象，做成鬼魅的現象。」

巴極緊鎖眉心，思索著凌渡宇的說話。

這個「分子記錄理論」可以完滿地解答了很多凶屋或凶地的問題。

眾所周知凶屋每多和凶殺有關連；醫院是鬧鬼最多的地方；沒有人會感覺在殯儀館是舒服的一回事，因為那處的物質無時無刻不在大量吸收悲傷的情緒，反之，廟宇和聖殿教堂卻吸收了人類的精誠正意，感覺上自然是莊正寬容。

巴極道︰「你這理論，或者解釋了哭石的異事，但仍解決不了晴子的問題。」

凌渡宇洩氣地道︰「是的！無論在時間的長短、形象、地點，都非是這理論能解答，真教人頭痛。」

巴極苦笑道︰「若果真是這麼容易解決，我何須用盡手段，把你引來。」

凌渡宇嘆息一聲，心湖內浮起晴子的絕世姿容，夢湖不但把她復活過來，還把她變得更美麗了，一種不應屬於人間的、動人心魄的美。

夢湖！

是否你把人間的夢想實現了過來。

※※※

那天下午二時，凌渡宇回到夢湖水莊。

目下在巴極這私人王國內，他是享有完全的自由，巴極甚至賦予他隨意進入他玻璃屋的特權。

整個下午，他都在沿湖區域閒散地踱步，他很久沒有這樣的閒情了，偷得浮生半日閒，頗自得其樂。

今天是他來夢湖後天氣最好的一日，直到黃昏，斜陽把西邊天染得霞彩萬度時，天空仍是清明如鏡。

七時許他還捨不得離開，沿著夢湖的路，信步來到哭石之前。

凌渡宇心中升起一股火熱的企盼，渴望再見那神秘的美女一面。

忽然心中一陣焦躁，他的慾望是那樣的強烈，連他也吃了一驚，正要細思時，汽車聲在身後響起。

一輛勞斯萊斯，在一位全身紅色制服司機的駕駛下，停在身後。

車尾箱門打開，愛麗絲的助手，那風韻動人的日本美麗少婦夏太太走了下來。

她像有點怕接觸凌渡宇灼灼的眼神，又或是不屑直視對方，低頭道︰「凌先生，愛麗絲小姐派我來接你回去，今晚有個舞會，博士希望你能參加。」

凌渡宇隨著她坐進車尾箱後座，汽車徐徐開出。

夢湖的湖面上開始了一層薄薄的煙霞，輕柔飄渺。

夏太太低頭不發一言，像是不勝嬌羞，神態可人。

凌渡宇忍不住逗她說話道︰「妳來了這裡有多久？」

夏太太輕聲道︰「對不起……凌先生，我不想答這問題。」語音雖溫婉，內容卻決絕。

凌渡宇碰了個釘子，大感沒趣。

他有個奇怪的感覺，他前後見過這嬌俏的女子兩次，這一次她的敵意大增，是什麼道理？

※※※

凌渡宇回到他客居的寓所，衣櫃內準備了幾套禮服和西裝，完全吻合他的身材，巴極像個無所不能的魔術師。

凌渡宇梳洗後，換上深藍的燕尾禮服，打上蝴蝶結，走出廳外。

夏太太等候已久，見他出來，眼睛不由一亮，被凌渡宇出眾的神采吸引了目光，當接觸到他深黑明亮的眼睛時，俏臉一紅，垂下頭來輕聲道︰「車子在門前！」

凌渡宇在夏太太的眼中看到很複雜的表情，似乎是讚賞揉合著深切的惋惜。

在夏太太的陪同下，凌渡宇到達了玻璃屋。

華麗的房子，大放光明，門前車水馬龍，不斷有人進入華宅內。

凌渡宇下了車，夏太太留在裡面不出來。

凌渡宇回身俯頭望進車內出奇道︰「妳不是要參加這個勞什子舞會的嗎？」

車內的夏太太低頭道︰「我只是下人，不適合的。」

凌渡宇咧嘴一笑，搖頭表示不同意道︰「我敢擔保你是全場最美的女士之一，好了！現在給妳兩個選擇，一是立即隨我入內，作我的舞伴；一是明日陪我一整天。」

夏太太滿臉漲紅，一伸手，升起了車窗，隔斷了聲音。

凌渡宇惡作劇的目的已達，大笑轉身，向玻璃屋走去。

愛麗絲一身粉藍真絲垂地長裙，胸口開得很低，露出一截雪白飽滿的胸脯，美艷迫人，和那天見到的三夫人，一同站在門內迎賓。

玻璃屋廣闊的大廳，聚集了二百多名盛裝而來的賓客，仍是一點不覺擠迫。

一隊身穿制服、二十多人組成的樂隊，在大廳的一角奏著華爾滋音樂，洋溢著十八世紀的中歐情調。

向湖一邊的落地大玻璃窗外，亮著了橫列臨湖大露臺的十二支霧燈，夢湖上的霧開始聚結，淒美迷人，和玻璃屋內的珠光寶氣、衣香鬢影的人為景象形成強烈的對比。

由玻璃屋大露臺延伸出湖內的浮木走道及盡端的圓形祭臺，亦亮起了燈光，做成一道伸進湖霧裡的光道，詭異眩目。

凌渡宇進門後，微笑走向青春煥發的愛麗絲，後者大方地和一對男女賓客交談，凌渡宇認得男賓是那天試麻藥的羅拔，暗忖這個舞會，看來是巴極王國內人員的經常性聚會。

凌渡宇在一旁耐心等候。

愛麗絲招呼完羅拔，轉過來望向凌渡宇，臉上露出動人的笑容，伸出玉手。

凌渡宇喜出望外，連忙拿出友誼之手，豈知愛麗絲擦身而過，握手的是他身後的人，凌渡宇為之氣結，一隻手尷尬的凝在半空。

愛麗絲握手的男子，正是那小鬍子韓林。

韓林似乎並不覺察到凌渡宇的存在，但凌渡宇卻感到韓林是蓄意地不去望他，感到韓林對他的恨意。

三夫人把手放入他的手裡，裝了個了解的表情，道︰「博士在那邊……」

凌渡宇隨著她的眼光望去，巴極在大廳近中心處，一身黑禮服，被一堆男女包圍著，儀容風度，有若鶴立雞群。

他扭頭看身後咫尺的愛麗絲一眼，纖細的蠻腰、修長的美腿，使她的背影綽約動人，和她共舞，應是非常愉悅的經驗，不過看來今夜是無此福分了。

想到這裡，晴子的倩影浮上心湖，若能與她共舞夢湖之畔，那又是什麼滋味？

可惜目下這兩者都是水中之月，可望而不可即，嘆了一口氣，向巴極走去。

凌渡宇步入廳內，立時吸引很多人的注目，一來他是唯一的中國人，二來他的風度神采，亦是引人注意的主因。

巴極遠遠望見他，捨開眾人，大步向他走來，顯得他的身份更是特殊。

巴極迎上來笑道︰「讓我介紹……」

向著他身後走上來的一名四十來歲、紳士模樣的男子道︰「這是白理臣，我最得力的幫手，負責一切對外的事宜。」

凌渡宇暗忖，這應是巴極王國的第二號人物了。

白理臣禮貌地和凌渡宇握手，以帶有濃重美國口音的英語道︰「久聞大名！」

這人說話時臉上皮肉不動，一點表情也沒有，是冷靜、多智的人物。

凌渡宇和他客氣幾句。

巴極身後轉出兩位美女，巴極介紹是大夫人艾思和二夫人蘭茜，加上迎賓的三夫人，巴極總共有三位「合約夫人」了。

大夫人和二夫人都是上上之選，大夫人比之其他兩位夫人更是年輕漂亮，最多也是二十一二歲，是義大利的黑髮美女，樣貌身材和晴子倒有三分相似，可知巴極正在努力找尋代替晴子的東西。

凌渡宇卻知道巴極失敗了，比起晴子，眼前這些美女，均變得無關重要和沒有意義，令人不屑一顧。

舞池內有人起舞，愛麗絲是其中的一對，她的美麗乃全場之冠，難怪成為眾矢之的。

巴極不知和她是何關係，為何對她沒有染指之心。

愛麗絲表面看來神情愉快，眼尾亦不瞟向凌渡宇。

巴極道︰「凌兄，為什麼不邀請我的大夫人共舞。」

凌渡宇一笑答應。

舞會在熱鬧的氣氛下進行。

凌渡宇和大夫人艾思共舞後，站在一角，自顧自喝酒吃精美的點心，他一向不大喜歡熱鬧，覺得與這裡有點格格不入。

巴極早些時和那白理臣一齊離開了大廳，不知到了哪裡。

玉手挽上了他的臂彎，凌渡宇側頭一望，接觸到大夫人艾思烏靈靈的大眼睛，她真有點像晴子。

艾思笑︰「來！讓我為你和愛麗絲作個和事佬。」挽著凌渡宇，親切地向被眾男圍拱的愛麗絲走去。

艾思高聳的胸脯緊壓著凌渡宇的臂背處，使他感到有點不自然，半帶抗議地道︰「妳我這樣公然親熱，不怕巴極嗎？」

艾思眨眨大眼，道︰「噢！原來你不知道這個舞會是送別我們三位『合約夫人』嗎？由現在起，我們回復自由身了。」

凌渡宇愕然停下，奇道︰「約滿了嗎？」

艾思搖頭道︰「不是！博士提早和我們解約了，酬金依舊，不過我們都有點捨不得，他是個第一流的情人。」

凌渡宇心中嘀咕，巴極看來是要全心全意把晴子找回來了。

艾思輕聲道︰「假設你要約會我，我會很開心，我還要在夢湖住上一段日子，這真是個迷人的好地方，好了！現在先和愛麗絲講和吧！」挽著凌渡宇橫過大廳，向另一邊的愛麗絲走去，大廳中，他們的身前身後，是一對對翩翩起舞的男女。

愛麗絲和一個花花公子型的男子傾談，看到艾思挽著凌渡宇向她走來，女性的敏銳，使她知道什麼事將要發生，緊張得垂下了睫毛，只敢望向地下。

愛麗絲確是罕有的美女，可是若比之晴子，還是有一段不能逾越的距離，那也是人間和天上的分別。

還差十步的距離，凌渡宇全身一震，停了下來，艾思不解地望向凌渡宇，後者臉上神情奇怪，死盯著露臺之外，艾思隨著他的目光，穿越過佈滿賓客的大廳，透過向湖的大幅玻璃恰好看到一個白影閃往露臺的右側，那是視線不及的地方。

凌渡宇禮貌地卸開艾思的手，低聲道︰「對不起！失陪。」急步往露臺走去。

艾思望向愛麗絲。

愛麗絲眼中射出忿然的神色，箭一樣射往凌渡宇的背上，凌渡宇的行動，不啻火上加油。

這美麗女孩的愛與恨都是那樣地強烈。

夢湖的霧更大了，整個露臺都籠罩在煙霧裡，有若在雲端仙界。

凌渡宇來到露臺時，露臺上渺無一人，賓客們都怕霧氣打濕了他們的華衣，剛才那白影不知芳蹤何處？

凌渡宇向露臺的右側走去，轉到玻璃屋的一邊，有一道緊關的門，看來是通往玻璃屋的偏廳。

凌渡宇正要取出巴極給他的電子感應開鎖器開門進去，門分中向兩旁縮入，凌渡宇退往一旁，一個白衣女子靈巧地閃了出來，凌渡宇心中大喜，一把將她抱個滿懷，軟肉溫香，是那樣真實和有血肉。

女子輕呼一聲，一腳向凌渡宇的腳背踩去。

凌渡宇緊貼著她，提腿的動作又怎能將他瞞過，輕輕一推，女子一腳踩空。

女子低下頭，秀髮掩蓋了面容，似乎怕凌渡宇看到她的臉，一下膝撞，目標是凌渡宇的下陰，毒辣非常，兼且動作迅捷有力，落在凌渡宇的眼中，知道她在空手道上，有高明的造詣。

凌渡宇一掌切下，擊中她的膝頭，乘勢向前進迫。

女子駭然大驚，死命急退，一下子退到露臺的欄杆旁，毫不猶豫地翻身沒入湖水裡。

凌渡宇大嘆可惜，女子身手高明，居然能在他眼前逸去。

不過他清楚知道這女子並非晴子，因為身材遠較嬌小，剛才抱著她的滋味，勻稱的身段，仍是令他感到溫馨刺激。

另一個想法浮上心頭，要知湖內滿佈電子感應器，除非這女子深悉其中佈置，否則一定難逃耳目，可知這定是熟知夢湖的人。

電子門仍然開著，隱約有人聲傳出。

凌渡宇走了進去，門內是個大房間，有十多個螢光幕在不斷閃亮，大部份都是玻璃屋大廳內的舞會情景，其中一個螢幕上，他看到愛麗絲氣鼓鼓地站在一角，艾思正在她身旁勸解。

左下角的電視幕只有兩個人，卻不是在大廳內，而似是一個休息室的地方，擴音器的聲音從那處傳出來，兩個人赫然是巴極和他的頭號手下白理臣。

這是玻璃屋的保安室，只不知保安人員到了哪裡去，又或者這是不須值班的時刻，剛才的神秘女子，是在竊聽巴極和白理臣的對話。

傳聲器中，白理臣沉聲道︰「博士，我希望你要考慮這決定，試想我們犧牲了多少兄弟，才壟斷了南美洲的主要大麻和海洛因的買賣，這樣放棄，實在可惜。」

巴極淡淡道︰「不要再說，這是我的決定，理臣！單是我在各地的投資，已夠我們豐裕地過他一百世，何況我們的軍火生意，仍是方興未艾。」

白理臣道︰「毒品生意，我們是居於主動；軍火生意，卻受著軍火供應商的剝削和苛扣，何況南美的其他毒販，特別是哥倫比亞的邦達，一向對我們的地盤虎視眈眈，你這樣突然退出，他一定會乘虛而入，把你的地盤接收過來，那時此消彼長，他會放過我們嗎？」

巴極自信地笑道︰「他要碰我，遠未夠斤兩。」

白理臣聲音有點焦急，道︰「不如這樣，我們不買也不賣，卻依然提供所有運輸的渠道和工具……」

巴極喝道︰「不要再說，我決定完全退出，便是完全退出，這是命令！」

兩人間一陣難堪的沉默。

好一會，白理臣低聲道︰「是的！博士。」轉身走了出去。

螢幕上剩下了巴極孤獨的一個人，只聽他喃喃道︰「晴子，我已不沾手毒品的生意了，還不出來見我嗎？」

凌渡宇心中戚然，在巴極這種人身上，看到這真誠的深愛，尤其令人感動。

凌渡宇離開了保安電視室，回到露臺上，玻璃屋內依然熱鬧非常，凌渡宇心中塞滿另一種情緒，倚在欄杆上，遠眺湖境。

夢湖的雲霧像有意志的異物，無風自動，在他面前輕輕旋動。

凌渡宇神思飛越，想起晴子的絕代風姿，雖是回眸一瞥，已使他不能有片刻忘懷。

巴極的聲音在他身旁響起道︰「你在想什麼？為什麼不陪愛麗絲跳舞？」

凌渡宇凝目入湖霧的深處，沉聲道︰「我腦中想的和你想的，是同一樣的事物。」

巴極放眼湖內，霧氣愈來愈濃。

兩人的目光都被夢湖的霧景吸引，露臺燈光不及處，沒在煙霧裡，較遠環湖的路燈，做成一大串連綿不斷的光暈。

異象突起。

湖霧從早先的旋動，變成滾動翻騰，活像有條巨龍在作浪興波。

凌、巴兩人駭然退後。

湖霧重歸平靜。

來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

大夫人艾思的聲音在兩人身後響起道︰「一位是主人，另一位是最重要的貴賓，怎能棄我們不顧。」

巴極眉頭一皺，神色不善。

凌渡宇忙打圓場，大笑道︰「巴兄！我們進去盡他數杯，如何？」

巴極無奈一笑，三人一齊返回廳內。

廳中氣氛熱鬧，卻見不到愛麗絲，凌渡宇並不多問。

※※※

到了十一時許，他告辭而去。

拒絕了司機的接送，信步往哭石的方向走去，他想冷靜地思索一些問題。

順著沿湖的道路，在夜風的吹拂下，凌渡宇感到無邊無際的鬆弛和舒暢，這世界無時或已的難題，這一刻完全與他無關。

環湖的燈光下，在霧的纏繞裡，一切是那樣地不切實。

凌渡宇經歷過剛才舞會的吵鬧，深深地享受著現在此刻的一人獨行。

只有神秘的黑夜，這樣的湖霧，才能感動他。

風勢驟然轉急，湖霧在他身前身後，飛舞捲纏，就像那晚見到晴子時一樣，想到這裡，凌渡宇心中一動，抬頭前望。

他看到晴子。

若隱若現的霧裡，白紗和黑髮揮舞捲揚下，晴子亮如星辰的眼睛，凝視著他。

眸子內永無終極的憂鬱，像瀑布般傾注往他的心湖內。

一股強烈的哀傷情懷，從他心靈的深處狂湧出來，形成無數泛濫的洪流，充斥在胸臆間。

晴子站在湖邊，離開他只有十多尺，他可以清楚地看到晴子扣人心弦的臉龐，一蹙額，一皺眉，都能傳達一種微妙複雜的情緒。

他從未想到，世間竟有如此能傳達內心世界的美麗臉龐，如此含蓄卻又是那樣豐富多姿的表情。

隨著臉上表情的微妙轉換，她的眼睛也在變化著，由憂鬱到怨懟、哀傷、無奈，每一個轉變都是那樣地令人心碎。

霧更濃。

凌渡宇心神受到難以形容的震撼，軟弱地跪了下來，感傷若如無有至盡的大海，使他遭到滅頂之禍。

他失去了控制身體的力量，向前撲去，臉龐貼著冰冷的湖邊泥土時，才驀地醒覺過來，猛然抬頭，伊人已渺。

淚水染濕了胸前的華服。

# 第五章 愛夢交纏

凌渡宇和巴極兩人坐在玻璃屋的大露臺上，共進早餐。

露臺外的夢湖，湖霧漸漸稀薄，情款深深地為她籠上一層輕紗。

凌渡宇神色茫然，默默地吃早點。

他心中內疚，昨夜遇到晴子時，完全記不起他和巴極的尋人合約，現在也不打算告訴巴極昨夜的事，他說不出這樣做的原因，只是覺得應該是這樣。

巴極打開話匣子，緩緩道︰「這幾天，夢湖變了很多。」他眼中滿佈紅絲，顯然是一夜未睡。

凌渡宇「嗯」地應了一聲，並沒有留心聆聽。

巴極沉醉在自己的情感中，沒在意凌渡宇的失常，續道︰「往日大湖霧時，總是漸漸形成，從沒有像昨夜般，突然而來，事前無半點先兆。其次，一夜的大湖霧後，總要隔上最少三日或一星期的時間，才有第二個大湖霧的出現，從沒有像過去兩晚的連續出現。」

嘆了一口氣，自言自語地問道︰「這是什麼原因？」

凌渡宇想了一會，想說話，又把話吞了回去。

巴極對他的欲言又止皺眉道︰「你想說什麼？」

凌渡宇嘴角一牽，欲笑，卻笑不出來。

巴極目光灼灼，等候他把話說出來。

凌渡宇閉上眼睛，用力地深呼吸，直至肺部充滿了生力軍的新鮮空氣，才張開眼，望向一面疑惑的巴極，正容道︰「我有一個非常荒謬的想法。」

巴極笑道︰「有什麼事比我們現在所幹的更荒謬？」

凌渡宇失笑道︰「說的正是。」

敲門聲響，一個大漢走出露臺，拿著無線電話，恭敬地向巴極道︰「博士，白理臣先生從巴拿馬來的電話。」

巴極臉色一冷，寒聲道︰「告訴他我今天沒空聽電話。」

大漢遵命退出。

巴極面容回復平靜，望向凌渡宇。

凌渡宇知道巴極毒品行業的急流勇退，一定在南美洲引起很大的反響，沒有人明白如日中天的他，怎會幹此傻事，而因牽連廣泛的關係，一定引起黑道重新分配實力的生死爭鬥，甚至巴極也被捲入漩渦裡。

凌渡宇道︰「原因很簡單，因為夢湖知道我來了。」

巴極愕然，繼而露出深思的表情。

凌渡宇望向湖水，低沉地道︰「其實這關係是雙邊的，由第一眼看到夢湖開始……」

他沉默了片刻，想起戰機衝破湖霧，飛臨夢湖的上空那令人難忘的光景，續道︰「我便覺得自己在變化。」

巴極眼中露出警惕和會意的神情，想起來了夢湖居住這十年，和十年前的分異。

自己也變了很多，多愁善感，追求渺不可測的愛情和夢想，以至乎現在毅然放棄了經營超過二十五年的毒品生意。

凌渡宇道︰「我忘記了夢湖外的世界，甚至忘記了我在紐約的女朋友，而在不斷追尋一個夢想，一個只有在無知的童年時才有勇氣去憧憬的美夢。我不可以說這夢想就是愛情，而是比愛情更要超越，或者可以說是一種對『美』的渴想和追求，那是藏在和深埋在每一個人心底的『夢』。」

「在男女關係上我變得敏感。對愛情出奇地渴求，其他女孩如愛麗絲等更能觸動我的心靈，就像夢湖打開了愛情的心扉，使我追求往日較為忽視的事物。」

巴極嘆了一口氣道︰「很多謝你解開了我的茅塞，想我未搬來夢湖前，以冷血無情、心狠手辣稱著南美，女人只是我的玩物，從沒有令我絲毫留戀，豈知如今……唉，不過，我已泥足深陷，沒有了夢湖和她所帶來的憂鬱思怨，我也不知怎樣生存下去。」

凌渡宇正要說話，門被推了開來，一人大步走出，凌渡宇大奇，什麼人斗膽不先請示走進來。

這人筆直來到巴極面前，做了個非常奇怪的動作。

他跪了下來，親吻巴極的鞋，臉上有種令人不能懷疑的真誠和虔敬。

巴極低聲道︰「起來！」

這人站起身來，身形高瘦，最少有六尺四寸，雖然瘦，卻像鋼根鐵條般充盈著驚人的力量，狹長的面孔，微曲而起節的鼻樑，精芒內藏的雙眼，有種冷血的味道，使人見而心寒。

他望向巴極的眼神，卻是絕對的敬誠。

巴極向凌渡宇道︰「我想你也聽過他的事跡，他就是『標槍』。」

凌渡宇心中一凜，他當然聽過這名字，這是南美最著名的僱傭兵大頭頭，專事暗殺，沒有人知道他的真實姓名，只知他的代號是『標槍』。

此人威名震懾南美，連國家的元首也等閒不敢惹他。

標槍的眼睛望向凌渡宇，後者坦然和他對視。

標槍面容一點表情也沒有，眼光一離開巴極，立時變得鷹隼般銳利，像察看死屍般仔細打量了凌渡宇一遍，沉聲道︰「博士，可以說嗎？」

巴極毫不猶豫地道︰「凌渡宇先生雖未可算是朋友，卻可以絕對信任，你直說無礙。」

標槍眼中閃過一絲訝異的神色，接著回復冷漠的表情，似乎儘管給人把肉塊剜出來，也不會令他皺上一下眉頭。

夢湖水莊在良好的天氣和視野下，寧靜中盈溢著勃勃生意。

標槍卓立兩人面前，巴極全沒有要他坐下的意思。

標槍道︰「前天我接到博士要全盤退出毒品生意的指令，立即動員所有人手，一方面負起監察的任務，同時亦準備應付任何突變，這包括了家內和家外的人。」

凌渡宇暗忖，巴極王國的第二號人物白理臣，還是昨晚才得知巴極這個指令，而標槍早一日已接到知會，顯然標槍更獲巴極的寵信。

其次，標槍一接指令，毫不猶豫地去執行，又遠較白理臣的效忠程度高出數籌。

由此推之，標槍才是巴極實力的核心人物。

他現在親自進謁巴極，應是發生了非常嚴重的事。

剛才巴極拒聽白理臣的電話，兩人間的關係看來不大妥當。

標槍果然道︰「白理臣昨夜一抵哥倫比亞，立即出機場直赴愛沙大酒店，和在那處等待的邦達密談了四十五分鐘，回家後，又與他的心腹連夜開會，直至天明。同一時間邦達的黑虎幫全面動員，準備戰鬥。」

巴極神情從容，道︰「你說應怎麼辦？我想聽你的意見。」

標槍冷靜地分析道︰「我們的行動應分三個層面去進行，最高的層面，我們向南美的各大政要打個招呼，保證他們的利益有增無減。」

巴極點頭稱許。

標槍續道︰「第二個層面上，我們和南美所有沾手毒品生意的幫會串連，保證將我們手上的生意向他們平均配給，使他們袖手旁觀，不參與這個危險的遊戲。」

這次連凌渡宇也表示讚賞，標槍確是一個深明局勢、有智有勇的黑道人才。

標槍面無表情說出第三個行動的方向道︰「對白理臣和他的手下，我會親自執行家法，邦達我亦不會放過，此舉可以在退出毒品生意的劣勢低潮中，爭取回你老人家的威望，同時去了眼中刺。」

巴極大笑道︰「一舉兩得，何樂不為。」

跟著出奇溫情地道︰「標槍！你也要小心，白理臣隨我征戰多年，非是易與之輩；邦達是哥倫比亞最凶惡的毒梟，手下能人無數，對付他一定要以雷霆萬鈞的手法，命中他的要害，使他永無翻身的機會。」

標槍一言不發，跪倒巴極身前，深深吻了他的腳，轉身離去，筆挺的背影，使人感到他的堅毅和決心，一往無前的勇氣。

毒梟間的戰爭暴風雨般醞釀，風雲色變。

※※※

接著整天凌渡宇都沒有見過巴極，他推想後者應在為即將來臨的戰事忙碌，甚至離開了此地。

巴極不愧絕代梟雄，謀定後動，不過，除了他凌渡宇，恐怕沒有人知道巴極退出毒品生意的原因。

愛麗絲也沒有出現。

凌渡宇過了一個無事的晚上。

※※※

次日清晨六時許，他沿著夢湖漫步起來。

清晨的空氣，令他精神奕奕，夢湖罩了一層薄薄的霧氣，乃似新娘子的婚紗。

信步來到哭石前。

凌渡宇回想起第一次踏足哭石的可怕經驗，可是那夜追趕晴子，第二次踏足哭石時，卻一點感應也沒有，照他猜想︰原因很簡單，就是其時他的心神全放在晴子身上，無暇他顧，所以不受哭石儲存的記憶所影響。

這亦證明了他向巴極提出的「分子紀錄理論」。

他深深地呼吸，把清晨的新鮮氣息大量地吸入肺裡，慢慢集中和凝固精神，把雜念驅出他的精神王國外。

提起腳步，走上哭石。

隨著他步上哭石臨湖高起的盡端，一種驚怵可怖的感覺，由他的脊椎尾升起，寒水冰流般直竄上他的後腦，再經由每一道神經蔓延全身。

每一條毛管聳立起來，耳邊充斥著亡魂的駭人囂叫，活像闖進地獄內冤鬼的領域內。

冷汗不受控制地從額上髮邊冒出來。

凌渡宇險些要抱頭狂叫，可是他的靈智告訴他，這是萬萬不可的傻事。

組成哭石每一粒分子內的恐怖記憶，狂風暴雨般向他侵襲。

凌渡宇竭盡全力，收攝心神，緩緩在哭石的盡端坐了下來。

他把精神緊守在眉心靈臺間方寸之地，把哭石積存了千百年的：死前的吶喊、生命的痛苦和掙扎、哭泣與心碎、生無可戀的悲淒，全部拒於門外。

拒於心靈之外。

像流水沖奔過堅剛的岩石，過不留痕。

千萬亡魂的悲泣逐漸消去。

凌渡宇的精神與周圍的環境緩緩融合在一起，感受到哭石深藏的記憶，一幅接一幅的畫面，以超越光速的速度，在他腦海中重演著。

不同的時間和空間裡，不同的男女，因著不同的原因，從這裡跳進了夢湖的急流，了結了他們悲慘的生命。

悲傷充塞著他的心田。

就在這時，一個遠較其他形象鮮明的畫面，驀地浮現︰一個身穿白紗的女子，急步跑上哭石，美麗的臉上沒有半滴淚痕，卻有一種哀莫大於心死的堅毅，在大霧裡秀髮迎風起伏拂揚，在完全沒有半分停留下，從哭石的盡端投進湖裡。

凌渡宇霍地站起身來，猛睜雙目。

清晨的夢湖平靜地展現眼前，水波閃閃。

凌渡宇的心靈受到無與倫比的震撼，他知道看到了什麼。

通過哭石的記憶，他心靈的慧眼，看到晴子自殺的真相。

這是怎麼一回事？

事情並非表面的簡單。

離開了哭石，順步往玻璃屋的方向走去，走至半途，心中一動，那晚就是在這裡遇到晴子，其時他憑著過人的記憶，竭力找尋囚禁雅黛妮的地方。

他閉上眼睛，重溫當日被蒙上雙目後，被帶往雅黛妮的方向。

不一會，他張開眼，臉上掛著一個信心的微笑，回頭往哭石走去，經過了哭石後，右方現出了一條分叉道，凌渡宇毫不猶豫地轉了進去，急步十五分鐘，來到一個十字路口，呆了幾秒，他轉入左方的路口，這時離開玻璃屋有里許遠了。

沿路林木婆娑，鳥唱蟬鳴，極具南美的風情。

三十分鐘後，眼前一片密林，林木間依稀看到一所紅磚砌成的房子，凌渡宇心中大喜，認得是那所囚困雅黛妮的房子，正要盤算如何制服監視者的時候，馬蹄聲從後方傳來，迅速迫近。

凌渡宇嘆了一口氣，轉過身來。

美麗的愛麗絲一身騎馬裝，馬帽長靴，一手執韁，另一手持著打獵的大口徑雙筒步槍，驅著鬃毛飄曳的白馬，疾馳而至，英風凜凜，神采動人。

可惜她臉上殺氣嚴霜，似要把凌渡宇吞進腹內。

愛麗絲一抽馬韁，白馬在凌渡宇面前五尺處人立而起。

凌渡宇一動不動，完全無視白馬勁踢的前蹄，臉上泛起冷然的神色。

愛麗絲槍管指著他的眉心，寒聲道︰「你來這裡幹什麼？要救你的老情人嗎？」

凌渡宇傲然道︰「放槍吧！」

愛麗絲氣得粉面發青，兩眼射出憤恨的光芒。

僵持不下。

愛麗絲高聳的胸脯急劇起伏，凌渡宇的不屈，使她感到極其憤怒，矛盾的是︰他的傲氣亦使他更具男子氣魄，令她心軟。

整個夢湖籠罩在精密的監聽系統下，凌渡宇缺少了那晚掩護的濃霧，一移往雅黛妮的方向，即給發現，愛麗絲接到通知，怒氣沖天策騎而來，弄成現下的局面。

凌渡宇悠閒地舉起右手，把手指插進槍管內，挑戰地道︰「槍彈可以轟掉生命，可是能轟掉愛和恨嗎？」

愛麗絲眼簾垂了下來，忽地驚呼一聲，原來凌渡宇迅捷地翻上了馬背，從身後緊箍著她的小腹，她不及防備下步槍脫手掉往地上，白馬受驚人立而起，全賴凌渡宇緊抽馬頭，兩人才不致跌下馬背。

健馬受驚下放開四蹄，向前奔去，轉眼間越過囚禁雅黛妮的紅磚屋，衝進了一條林間的小道。

健馬狂力前奔，兩旁樹影急退。

愛麗絲歇斯底里地在凌渡宇有力的擁抱中掙扎，場面混亂不堪。

愛麗絲回轉頭來，一口拚命地咬在凌渡宇肩臂的肌肉上，凌渡宇悶哼一聲，苦忍著劇痛，鮮血濺出，染紅了襯衣。

他同時慢慢收緊馬韁，馬兒受到控制，愈跑愈慢，終於停了下來。

愛麗絲茫茫然抬起頭來，到這一刻才知道咬傷了凌渡宇，用手撫著對方染血的傷口。

凌渡宇眼中流露出諒解的神情。

愛麗絲向後側仰俏臉，顫聲道︰「對不起！我不知道在幹什麼？」

凌渡宇輕夾馬腹，白馬緩緩前行。

右手控韁，左手緊擁著愛麗絲，使她整個貼進他的懷抱內。

愛麗絲先前的凶悍冰消瓦解，閉上眼睛，馴若羔羊地藏在他的懷裡。

馬兒轉出沿湖的路，挨著輕煙悠悠的夢湖踏著休閒的步子。

凌渡宇順勢地湊在她耳邊道︰「那天三夫人說，妳是夢湖水莊歷史上，僅有不用合約聘用的五個人之一，其他四個人是誰？」

被他暖呼呼的口氣噴在敏感的耳垂及頸後的嫩肉上，愛麗絲整個人軟了下來，像被催眠似地答道︰「是標槍和積克，他兩人跟著博士最少有三十年了，另兩個是……是晴子和夏太太……」

凌渡宇豈肯放過這個機會，不過他深明要人吐出實話的技巧，就是先獻出自己已知的有限，來換取對方的所知，於是道︰「博士也曾和我詳談過晴子的事，既然她的父母都反對他們在一起，一定會造成對晴子的壓力。」

愛麗絲道︰「這倒看不出來，晴子初來夢湖時，看來很快樂，直至他們兩人往夏威夷度假後，才時時爭執。我們都不敢問，博士的脾氣變得很暴躁……」

凌渡宇裝作了解地嘆了一口氣，道︰「我知道，博士很後悔當時的行為，可是怎料到晴子居然會傻得去自殺。」

愛麗絲全身一震，張開大眼，一臉不相信的神情，失聲叫道︰「什麼？」

凌渡宇心中一凜，愛麗絲並不知道晴子自殺的事，看來這是一個秘密，連忙道︰「那樣傷心，不是等於自殺嗎？」他是想起晴子憂鬱的眼神，隨便找話說來堵塞過去。

愛麗絲雖然尚有一絲疑惑，神情卻緩和下來，點頭道︰「是的！晴子病死前那兩個星期，整天把自己關在玻璃屋的臥室內，連博士亦不肯見。她幽怨的神情，我們看了也覺心碎，取她性命的病，可能是過度憂鬱所致。」

凌渡宇默然，巴極和晴子間發生了很多非局外人所知的事。

想起晴子，他也有心碎的感覺，幸好目下懷內軟肉溫香的愛麗絲，起了些微代替品的作用，填補了空虛的感覺。

另一個問題升起，夏太太為何是不用簽約的人，但這一刻不宜問太多問題，可以留待日後再問清楚。

愛麗絲的呼吸急速起來，少女的敏銳，使她感到凌渡宇起著侵犯她的念頭。

凌渡宇心神轉到另一方面，問道︰「為什麼妳不用合約，仍可以在這裡稱王稱霸。」

愛麗絲見他用辭古怪，噗哧一聲笑了出來，道︰「不知道。我自幼在孤兒院長大，到了十四歲那年，一對夫婦名義上領養了我，把我送來了夢湖，為博士做事，不知不覺七年了。」

凌渡宇知道愛麗絲和巴極兩人間，一定大有文章。

愛麗絲可能從未有機會向人傾吐私事，這刻找到機會，暢所欲言起來，道︰「我曾問過博士，他總是說和我有緣，一見到我便歡喜，才要我為他作管家，可惜他對我的歡喜，並不像他對晴子那樣，唉！不過，自從我遇到你，一切都沒有關係了……現在……我從未試過像現在這樣的滿足。」

凌渡宇恍然大悟，原來愛麗絲一直單戀巴極，這解釋了她對雅黛妮的敵意，因為後者和巴極有過一段不尋常的關係，目下凌渡宇代替了巴極在她心中的地位，她自然更懼怕雅黛妮會把他亦搶走，以致一個清純的女孩行為乖張失常，這是屬於不可理喻的事。

凌渡宇微笑道︰「愛麗絲，我有一個要求。」

愛麗絲一副你說什麼本小姐都答應的態度，閉目呻吟道︰「說吧！」

凌渡宇道︰「我要見雅黛妮！」

愛麗絲渾身一震，張眼怒道︰「什麼？」

凌渡宇對上她溫潤的香唇，兩人沉浸在兩性間的歡樂裡。

凌渡宇離開了她的熱辣辣的紅唇，道︰「放心！雅黛妮是我的老……戰友，而不是情人，我今次去見她，可以向你保證不和她發生任何形式的『性關係』。但對美麗的愛麗絲小姐，恕小弟不能作出這個保證了。」

愛麗絲敵意稍去，紅霞緊跟著爬上俏臉，啐道︰「你去死吧！」又「噢」地叫起來。

原來馬兒把他們馱回囚禁雅黛妮的紅磚屋，她全心放在與凌渡宇的調情上，茫然不知身在何處，豈知對方早有預謀，把她載回此處，不過這刻，她只願意討他歡心。

※※※

凌渡宇稍後和雅黛妮在上次的房間內見面，愛麗絲在他的要求下，撤去了監視的人員，其實巴極早有吩咐，予凌渡宇一切的方便。

雅黛妮表面完全平復過來，眼中多了一種生機和希望，大異上一次見面的失意頹唐。

凌渡宇開門見山地道︰「巴極來見過妳嗎？」

像回教婦女給揭開了面紗，雅黛妮垂頭道︰「你知道了？」

凌渡宇其實什麼也不知道，只是從巴極、愛麗絲，甚至雅黛妮三人的行藏說話裡，看出蛛絲馬跡，這一句純屬試探。

雅黛妮的反應，說明了兩人間的關係，非只是敵對那般簡單。

凌渡宇不想雅黛妮看穿他的底牌，含糊地道︰「妳還是走吧！」

雅黛妮呆了片晌，堅決地搖頭道︰「不！除非我親眼看到她，否則我絕不會離去……」

抬頭望向凌渡宇，又低下頭去，低聲細訴︰「本來我以為自己對他只有恨，可是面對面時，我才知道一直在騙自己，自從逃離這裡後，我幾乎每晚都夢到這處……這個美麗的夢湖，也夢到他……」

神情忽然激動起來，聲音提高了不少，幾乎是叫道︰「也夢到他為了另一女人，棄我於不顧。」

漲紅著臉道︰「我要殺了他們！」

凌渡宇嘆了一口氣，對各人間的關係大感頭痛，同時也對自己起了自憐自苦之念，他又何嘗不是時常想到晴子，一有空便往夢湖走。

他沉聲問道︰「那女人是誰？」

雅黛妮搖首道︰「我不知道，他用強暴的手法得到了我後，迫著我和他一起個多月，其實每一次和我做愛時，從他的神情，我都知道他在幻想著和另一個人做愛，晚上他也總叫著另一個人的名字，我沒法忍受……於是逃了出來，發誓要將他碎屍萬段，以後的事，你都知道了。」

凌渡宇暗忖︰妳豈有能力逃出巴極的指掌，巴極只不過讓她做魚餌，引自己到來吧。

想到雅黛妮為已死去的晴子吃醋爭風，令人可憫。

雅黛妮想起了什麼似地問他道︰「是了！為什麼你好像能在這裡貴賓似地來去自如呢？」

凌渡宇淡淡道︰「道理很簡單，因為我是夢湖的朋友。」

※※※

直到離開了軟禁雅黛妮的紅磚屋很久很久以後，他還清晰地記起雅黛妮怨恨的眼神，他毫無疑問地相信，只要雅黛妮有機會，她是會絕不留情殺死巴極。

嫉忌是噬心的毒蛇。

這在雅黛妮尤烈。

凌渡宇獨自坐在玻璃屋寬大的臨湖霧臺上，沉醉在眼前的景色。

巴極還未回來。

見過雅黛妮後，愛麗絲接到巴極從哥倫比亞來的電話，一直忙著，整個夢湖水莊活動起來，不時見到巴極精銳的武裝手下進進出出，在加強防禦的力量，頗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聲勢。

入夜後，水莊靜了下來，不過凌渡宇知道這是外弛內張，任何闖入的不速之客，都會遭到強大無情的反擊。

※※※

晚上十二時多了。

霧逐漸聚結。

凌渡宇亮著露臺上兩盞霧燈，光芒一到十多尺的地方，開始柔弱昏沉，無力透越。

凌渡宇一對虎目也像外在的環境一樣，蒙上一層又一層化不開的濃霧。

晴子！妳究竟在哪裡？

妳是否早已死去？

是否夢湖使妳冤魂不散，纏繞不去？

據說人有三魂七魄，死時魂魄俱散，死後不久又會重聚起來，細想生前種種，若有冤屈，不肯散去，形成糾纏人世的冤魂。

晴子！妳是否有著難解的冤情？

霧愈來愈濃。

天地溶化在水霧裡。

霧氣旋轉起來。

無風而動。

凌渡宇站起身來，超越常人的靈覺，使他感到晴子在附近，接觸到她無盡的哀傷、悲怨。

他環視四方，空蕩蕩的露臺，除了一椅一桌，他自己，亮著了的兩盞霧燈，空無他物。

心中湧起一股灼熱的期待，凌渡宇忍不住叫了出來︰「晴子！」

濃霧飛舞。

晴子芳蹤杳杳。

凌渡宇撲往欄杆，極目盡是化不開的大湖霧，什麼都看不見。

他頹喪地退後，直到腿背碰著椅子，坐了下去。

明悟佔據了他的心田。

這樣渴望去見到晴子，究竟是為了什麼？

是否只是想完成巴極的尋人合約？

不！絕不是。

因為他剛才一點也想不起巴極，遑論他的託付。

難道自己也像巴極那樣，深深地愛上了晴子？

泥足深陷、不能自拔。

這思想使他感到顫慄，他想起女友卓楚媛，那變成模糊不清的影像；又想起愛麗絲，比起晴子，是那樣地毫不重要。

他若有所覺，茫然地抬起頭來，望向夢湖。

絕色的晴子，一身白紗，站在欄杆前，寶石般的深眸，牢牢盯進他的眼裡。

濃霧使天地變得狹小卻又無限，似乎地球上只餘下他們兩人。

凌渡宇不敢動，怕一動她會飄走或消失。

像美夢裡的半睡半醒，一用神夢便散掉了。

晴子動人心魄的顏容，散發著眩人眼目的光采。

胸膛輕起輕伏，似有若無。

白紗隨著旋動的濃霧拂舞，欲乘風而去。

晴子眼內載滿深情，緊緊凝望，凌渡宇心靈震慄，欲言難語。

兩人相距不足十尺，那卻像不可逾越的鴻溝，天人之隔。

凌渡宇幾乎是嗚咽地道︰「晴子！晴子！」

晴子微搖秀髮，純賽美玉的臉龐露出深思的表情，又俯首沉吟，欲語還休。

凌渡宇忽地目瞪口呆，原來他心靈內響起女性嬌柔的軟語，溫輕地道︰「晴子？什麼是『晴子』？」

眼前的晴子清楚明白櫻唇緊閉，凌渡宇肯定是晴子傳出的心靈訊息。

他還想說話，晴子向露臺的一端飄去，垂地的紗裙仿如冉冉白雲，煞是好看。

凌渡宇反應何等迅捷，一個虎跳躍起，豹子般向晴子移開的身體撲去。

他的動作不可謂不快，可是晴子優美的身形，若給狂風刮起的羽毛，一下子飄至露臺的盡端，在凌渡宇攫勢之外。

凌渡宇正欲前衝，忽又煞住去勢，原來他從晴子深黑的眸子裡，看出對方心內的訊息。

他從來未想過，竟然可以從一對眼內，如此地看透對方心中的說話。

晴子的雙眸如泣如訴，責備著凌渡宇粗暴的追拿，又警告他若再踏前一步，她會潛回夢湖裡，不再和他相見。

凌渡宇心神在無比的震撼中，心中升起股無可抗拒的火熱，使他願意獻上任何物事，換取與晴子的一下輕觸。

他的眼睛被晴子雙眸磁石般吸牢，他感到晴子海洋般的深情，毫無隔閡地鑽進他的眼內，再進入他靈魂的至深處。

他感到晴子的鬱怨，感到眼前美女生命的跳動，其中還有一種非常奇怪的觸感︰似乎是茫然和無助。

淚水從他眼角流下來。

同一時間，他驚覺一滴晶瑩閃亮的淚珠，也從晴子眼角逸出，迅速滑過她冰雪般的臉肌，滴進濃霧裡。

他的眼光不由自主地追蹤入白霧裡，天地凝住，淚珠滴落露臺的地上，向四方濺開，他完全不明白為何自己竟能觀察到如此細微的世界，他的眼力加強了千百倍，又或他負責視力的腦細胞以勝於平常的速度運作。

再抬起頭時，什麼也看不見。

只有晴子說話的眼睛和她伸向他、超越世間任何美態的玉手。

雪白的手，五指尖而纖美，水蛇般向他擺動。

凌渡宇舉起雙手，欲把晴子的玉手掌握。

晴子把手微縮，責備似的搖頭，眼中傳出訊息道︰「不是這樣！你只要求輕輕一觸，只能是這樣。」

凌渡宇心中羞愧自己的貪心，收起左手，把右手指合起來，向晴子遞去。

晴子眼中放射著讚賞的光芒，玉手再次伸前，顫動的手，遞向凌渡宇。

指尖輕碰。

剎那間，兩人的天地合在一起。

高高在上的天，低低在下的地。

借雨水的交結，譜上戀曲。

通過指尖的輕觸，兩個不同而獨立的世界融混一起。

若說一般世間男女的愛情，像黑暗中一閃即逝的亮光，晴子的愛是光照大地的艷陽，一直燃燒至宇宙的盡頭。

孤獨是生命的副產品。

儘管成千上百的人，面對同一的屠殺，一齊狂喊，一齊驚哭、憤怒、悲怨，但他們只能各自通過本身獨立的心靈，去體驗已發生或即將來臨的一切。

一種空虛和令人窒息的孤獨。

這種孤獨，在這一刻冰山地溶解下來，兩人的心靈像水乳般緊密混和，再分不出彼此。

情侶通過觀賞、談話、交通、肉體的接觸，才能在某一剎那閃出愛的火花，隨後雲散煙消，了無痕跡。

我們一再嘗試遠離孤獨的深淵，卻無可避免地一再重歸於失。

孤獨是生命的本質。

每一個人，都是一個孤寂隔離的宇宙。

每一個人，都以自己有限的經驗，去測度他人的經驗和感受，引起「共鳴」。

我們從未曾能真正去「經驗」別人的「經驗」，只能「體會」；只能「想像」；只能「相就」。

可是在這一刻，凌渡宇截進了晴子的世界和經驗裡。

眼淚不斷從眼角流下，盡濕衣襟。

人說他們彼此互相了解，可是那種了解有多大的極限？

每一個人都是孤獨切斷地各自活在世上，無論怎樣欺騙自己，終極時，依然是寂立在自己的「孤島」內。

每一個出生，每一個死亡，都是徹底地孤獨。

情侶說他們因愛情而擁有了全世界，充其量亦只是孤獨地去擁有各自的「全世界」。

可是這一刻，凌渡宇完全享有晴子的宇宙和世界。

凌渡宇閉上雙目，心靈融入晴子的心靈裡。

玻璃屋、露臺、霧燈、湖霧，消失了。

陣陣歡愉，在對生命無限的怨鬱裡，洶湧而來。

凌渡宇再分不出「他」和「她」。

心靈的界限和堤防徹底崩潰。

「他們」發覺「自己」躺在夢湖的青草岸畔，覆蓋在茫茫的黑夜裡。

黑暗向四方八面擴散，在一個無邊無際的大草原上，金色的雨點，灑落下整個平原、灑落下至他們仰臥的身上。

愛如烈火般在他們渾融的心靈內燃燒，洪水般把他們吞噬。

淚水不斷流下。

心靈不斷提升，升上無盡的虛空，升上孤獨的虛空，可是他們再也不孤獨，因為他們也變成了虛空，就如虛空變成了他們。

凌渡宇「感」到晴子向他微笑，「看」到她揚起瀑布垂流的秀髮，從天上直垂至地下，受到她對他心靈的愛撫，以她的生命力和他的匯流……

他倆在心靈嫩綠的原野上翱翔逍遙，腳下的林木濃艷濕潤。

然後……一切都失去了。

凌渡宇發覺自己跪在玻璃屋的大露臺上，孤獨的感覺倒捲而回。

晴子不知去向。

霧開始淡化下來。

※※※

早上六時四十七分。

直到巴極來到露臺時，凌渡宇依然呆坐在玻璃屋的大露臺上。

他在那裡坐了一整夜，清晨的霧水，把他被淚水和湖霧染濕的襯衣，乾了又再濕。

巴極坐在臺子另一邊的椅上，眼內紅絲滿佈，勞累了整整一天一夜。

凌渡宇仍未從昨夜和晴子的「經驗」裡回復過來，神情茫然。

巴極訝道︰「你怎麼了？」

凌渡宇渾身一震，抬頭望向巴極，似乎這一刻才醒覺到巴極的存在。

巴極從未想像過精華閃閃的凌渡宇也會有這類呆滯的神態，緊張地問道︰「是不是和晴子有關的？」

凌渡宇茫然的眼神望向巴極，又垂下了，緩緩點頭。

巴極霍地站起身來，來到凌渡宇面前，焦灼地追問道︰「事情有什麼進展？」

凌渡宇仰首望向立在身前的巴極，這個角度看上去，本已雄偉的巴極更高大得有若崇山峻嶽，唯有他才知道這高山脆弱的一面。

凌渡宇低首道︰「對不起，我完成不了你交給我的任務，希望能終止合約。」

巴極先是愕然，跟著神色一變，向後一連退了幾步，搖頭道︰「不！不可以！你是我唯一的希望，你一定要為我找她回來。」

凌渡宇只是搖頭。

巴極大步踏前，回到剛才的位置，呼叫道︰「你不幫助我辦妥這件事，我什麼也不給你，解藥、雅黛妮，全沒有！」他失去了平日的冷靜和理性。

凌渡宇霍地站起身來，比巴極更激動地叫道︰「你是不會明白的，我退出對你只有好處而沒有壞處的，你明白嗎？」

巴極忽地靜下來，臉色急速轉白，軟弱地退至欄杆邊，停下來，口唇顫動，一個字也說不出來。

凌渡宇坐了回去，神采略略回到眼中去，冷靜地道︰「告訴我，我抵達夢湖後，你見過晴子沒有？」

巴極的臉更蒼白，軟弱地搖頭，他知道凌渡宇將要說什麼。

他亦是非常敏銳的人，感知事物細微的變異。

凌渡宇眼光從巴極身上移往夢湖，在清晨柔和的光線下，在沒有霧的干擾下，湖光爍動，遠處的彼岸，畫過一道粗粗的綠線。

巴極把臉埋在雙手裡，喃喃道︰「我知道了，你奪去了晴子，我的晴子。」他抬起頭來，眼中射出森冷的光焰，盯著眼前的「情敵」。

凌渡宇回復平日的鎮定，明白這是關鍵的時刻，一個不好，是流血收場的慘局，平靜地道︰「不！你弄錯了，我並沒有奪去『你的晴子』。」說到「你的晴子」時，他一字一字地讀出來，使巴極感到其中另有文章，不致立即發作。

巴極沉聲道︰「好！若不是你，是誰？」

凌渡宇道︰「這件事除了你、我、她，再不存在任何人。」事實上亦只有他兩人能看到晴子。

巴極臉色一寒，露出一個殘酷的笑容，道︰「那就是你違背了合約，監守自盜，把晴子從我處搶走。」

凌渡宇毫不退讓，針鋒相對地道︰「你完全想歪了方向，我並沒有違背合約，也沒有監守自盜，因為你合約上所說的晴子，早在三年前死了，教我怎樣去搶？」

怒火高燃，巴極一個箭步標前，兩手一把抓著凌渡宇的雙肩，狂吼道︰「你這說謊者、騙子，做了虧心事，還要狡辯，好！告訴我，你昨晚見到的晴子，是誰？」

凌渡宇任由巴極抓著肩頭，神色風靜浪平，一字一字吐出道︰「你還是不明白，她並不是晴子，你至愛的晴子，三年前已死了。」

巴極兩眼噴火，狂喊道︰「沒有人比我更清楚晴子，別人要冒充也辦不來，那的確是晴子，我心中至愛的晴子，我要把你說謊的舌頭割掉。」

凌渡宇冷冷道︰「你說得對，那的確是你『心中的晴子』，卻不是曾作你愛人的晴子，後者已在三年前死去。」

巴極呆了一呆，放鬆了緊抓凌渡宇肩頭的手，道︰「那有什麼不同？我想的仍是那個晴子。」

凌渡宇撥開巴極的手，走到欄杆前，極目遠眺，一面在整理自己混亂的思想。

巴極來到他身旁，凌渡宇的話奇峰突出，使他情緒稍稍穩定下來。

凌渡宇嘆道︰「夢湖！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。」

巴極沉聲道︰「我早告訴了你！」

凌渡宇再嘆一口氣道︰「水是最奇妙的事物，是生命的來源，沒有水，人一刻也活不了。」

巴極不耐煩地道︰「我知道，人的身體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由水的分子構成，這和晴子的事有什麼關係？」

凌渡宇似乎一點也察覺不到巴極的不耐煩，自顧自地道︰「水成為固體時，要比液態的水為輕，所以冰能浮於水，這在地球的物質上來說，也是罕有。」

巴極皺起眉頭道︰「你究竟想說什麼？」

凌渡宇轉過頭來，灼灼的目光盯緊巴極，道︰「我想說的非常簡單︰夢湖中每一個水的分子，都有像哭石般那種記憶人類在激情下發射腦能的奇異力量。千百年來，無數來這裡自殺、憑弔、拜祭……的人，無時無刻不在和她『交流』著……」

巴極臉色有點發青，道︰「你是否想說︰每一個來到夢湖的人，他們的每一片幽思、每一個哀傷，都被夢湖像吸血鬼般吸納，成為食糧。」

凌渡宇目射奇光，道︰「吸血鬼吸入鮮血，維持生命和活力。夢湖卻更進一步，獲得或是千百倍地強化了『製造生命』的能量，她不單只記憶了人類的悲傷思慮，還把人類的思想，以一種我們不能理解的方式，重現過來……」

巴極道︰「那晴子……」

凌渡宇道︰「你是一個擁有精神異力的人，你的腦能和思想的訊號，比常人強大百倍，而夢湖千百年來，不斷吸納人類的思想和悲傷，她的分子早超越了純粹『記錄』的層面，產生了人類不能了解的變化……」

巴極臉色由白轉青，由青轉白，他本身受過哲學的思維訓練，最能把握這類抽象觀念。

巴極呻吟道︰「你是說夢湖變成了有生命的怪物？」

凌渡宇的臉亦無可避免地發青，道︰「不是『怪物』，不是我們的言語能形容的事物，一直以來，人類從不把地球當作任何有生命的東西，我們所謂的現代人，嘲笑古人類崇拜石頭，嘲笑他們相信每一座山、每一個海，都存在著精靈，我們是否想過︰生命正是從這『物質的世界』而產生，既然『它』能產生我們這個形式的生命，為何不能產生另外一種形式的生命，就像我們眼前的夢湖。」

巴極沉沉地道︰「是的！是的……我一直感到夢湖是有生命的異物，難道真的是這樣？」

凌渡宇道︰「整個宇宙都是由大大小小無數的循環結合而成，來而復往，去而復來，日月的推移、人的生老病死、存在和毀滅。物質的巧妙結合，產生了生命，生命再反過來影響物質，創造另一種生命，也是一個循環。所以當夢湖遇上了你，開始了創生的過程，她把你對晴子的思念，以物質的形相復活過來。跟著加上了我，在我們聯手下，晴子『復活』的過程因而得以千百倍地加速……所以！她已不是死去的晴子，或者可以說︰她是一個活過來的夢……」

巴極暴喝道︰「閉嘴！」臉上青筋畢露。

他不能接受這個晴子並不是那個「晴子」的說法，也不肯相信。

凌渡宇不理會他，續道︰「所以合約是沒有法子完成的……」

巴極狂叫道︰「出去！」胸口不斷劇烈起伏。

凌渡宇嘆了一口氣，很明白巴極的感受。

在晴子生前，無論兩人如何相愛，總避不開人與人間的恩怨交纏，人類的自私和弱點。

但晴子基於某一原因自殺後，內疚、思念、痛悔、悲傷，匯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，投射向晴子葬身的夢湖，而大自然的「代表」夢湖，把他思念晴子的訊息，以人類不能了解的方式，化成物質的現象。

於是「晴子」出現了，「回來」了。

這一刻，巴極才真正去戀愛。

以一種至純至淨的形式去深愛。

那並非延續，而是一種「提升」。

超越了人類愛情一切負面的副產品，超離了人性的弱點。

可是，現在巴極驀地驚覺，自己所有的深情，只是放在一個不能理解的「異物」上，教他如何自處。

兼且一向以來，他深信他和這復活晴子的愛情，是雙方面的。

可是自從凌渡宇到來後，或因他的精神力量較巴極更為強大，晴子為他吸引了去，不再在他面前出現，這種打擊，他怎能消受。

奇異的三角戀情。

凌渡宇再嘆一聲。

巴極背轉了身，沉聲道︰「讓我靜靜吧！」語聲中帶著懇求的味兒。

# 第六章 戰雲密佈

凌渡宇離開了巴極，離開了玻璃屋，已有三個小時了。

走在夢湖水莊錯綜複雜的道路上，完全不知下一步要幹什麼。

是否應立即離去？

他不知道。

也不敢想。

他心中填滿對晴子的思念，離去是無可抵禦的苦痛和傷悲。

他並不比巴極好過。

直到一輛吉普車在他身邊停下，急煞車的尖叫響起，他方茫然抬起頭來。

愛麗絲坐在吉普車的司機位上，臉色頗不自然。

凌渡宇呆呆地望著她，腦中一片空白。

愛麗絲道︰「雅黛妮失蹤了！」

凌渡宇失聲道︰「什麼？」

愛麗絲重複再說一次，凌渡宇神智逐漸平復過來，奇道︰「你們不是在她身上植了追蹤器的嗎？她能走到那裡去？」

愛麗絲焦慮地道︰「是的！可是追蹤器原原本本的放在幽禁她的床前几上，她的人都不知到了哪裡。在守衛室通過閉路電視看管她的守衛，中了一支毒針死掉，直至剛才換班時，才給其他的守衛發覺。」

凌渡宇一顆頭立時大了幾倍，他捲入了巴極、晴子的三角戀愛裡，心神恍惚，目下遇上這件煩事，使他頗吃不消。

這件事，明顯地是有人在幫助雅黛妮，而且這人一定非常熟悉夢湖水莊。

凌渡宇道︰「守衛室是怎樣進入的？」

愛麗絲道︰「守衛室只能從內開啟，所以殺死守衛的人，一定是守衛熟悉和信任的人，才能開門入內。」

這是說︰幫助雅黛妮逃走又或是接走她的人，一定是內奸無疑。

凌渡宇腦筋被迫活動起來，想起那晚玻璃屋舉行舞會時，誤以為是晴子的嬌小白衣女子，那顯然是一個內奸，驀地心中升起另一幅圖像，問道︰「那個小鬍子韓林呢？」他記起那天韓林眼中的仇恨，記起了巴極把他縛在祭臺上鞭打的情形。

愛麗絲神情一動，旋又堅決地搖頭道︰「相信不會是他，這裡每一個人都對博士非常忠心，況且他豈肯放棄龐大的利益，那天博士放過了他，他還表示感激流涕。」

凌渡宇哂道︰「有很多東西都能令人盲目的，仇恨正是其中一種，妳最好查查看。」

愛麗絲猶豫了片晌，終於按著了無線電話，發出了召喚韓林的指令。

凌渡宇跳上愛麗絲的吉普車，向幽禁雅黛妮的紅磚屋駛去，途中，愛麗絲的通訊設備響起道︰「愛麗絲小姐，這是總通訊室，博士吩咐︰請即和凌渡宇先生往玻璃屋去。」

愛麗絲應是，掉轉車頭，向玻璃屋駛去。

凌渡宇大為凜然，他知道巴極目下是在什麼情緒裡，除非發生了天大重要的事，否則絕沒有興趣見任何人，更不願見到凌渡宇。

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？

來到玻璃屋前，連愛麗絲也感到出了事，屋前滿佈武裝守衛。

兩人待要進入玻璃屋內，守衛隊的隊長向他們道︰「愛麗絲小姐，博士請妳留在這裡，只請凌先生獨自進去。」

愛麗絲臉色一變，剛想大發小姐脾氣，凌渡宇一拍她香肩，柔聲道︰「博士這樣做，一定有他的理由。」

愛麗絲無言點頭。

玻璃屋的大廳內最少有二十名大漢，屬夢湖水莊領導級的人物，各人神情凝重，似乎剛舉行了重要的會議。

巴極一人獨立在玻璃屋的大露臺，憑欄遠眺，有種難言的孤寂和與世隔離。

他身旁的地上，放了一堆用白布覆蓋著的物體，凌渡宇心中一凜，那看來像一個人的屍體。

凌渡宇走出露臺。

巴極緩緩轉身，神情出奇地平靜。

凌渡宇望著地上，這樣的距離，使他看到人體的形狀。

是誰的屍體？

巴極道︰「你知道這是誰了？」

凌渡宇點頭答道︰「是標槍！」

巴極喟然一嘆，道︰「他跟了我數十年，縱橫無敵……不過！這樣的收場也好，總勝似纏綿病榻，老朽而亡。」

凌渡宇道︰「是怎樣發生的？」

巴極道︰「很簡單，他指揮總部所在的三層高樓宇，深夜時無故起火，火勢由地下迅速向上蔓延，起始時他的手下想衝出火場，哼！大約有二十多挺重機槍等待著，當場死了二十多人，標槍和其他的手下，逃上天臺，標槍想得非常周到，天臺處停了一架直升機……可是，直升機飛離天臺不及二百碼，一支火箭從附近的樓房射出，正中直升機的尾部，立時墜毀，標槍給手下拖出來時，成了一團焦炭。」

凌渡宇道︰「以標槍這等老手，如何會讓這樣的事發生？」

巴極平靜地道︰「標槍和我有一套密碼通訊，以俾我們保持聯絡，但從最近種種跡象顯示，敵人每一步都比我們先行，標槍的行蹤暴露，說明密碼已給人破譯了。」

說到這裡，巴極臉色一沉，道︰「而唯一能全面截聽密碼的人，一定是這裡的內奸……」

凌渡宇心中再浮起白衣嬌俏女子的俏影，那究竟是誰，為何要顛覆巴極的王國？

巴極道︰「這裡有封信，給你的。」

凌渡宇愕然，順著巴極手指的方向，眼睛搜尋到露臺那唯一的圓桌上，一封信靜靜躺在檯面，封套中書著「凌渡宇收」幾個英文字。

凌渡宇拿起信函，封套是密封的，仍未被拆開，看來連巴極也不知道內容。

信內寫著︰「雅黛妮在我手裡，我在巴拿馬城等你三天，若不見你前來，莫怪我摧花無情。韓林字。」

巴拿馬城是巴拿馬的首都。

凌渡宇神情木然，將信遞給巴極。

巴極一看，嘆道︰「所以我說做人絕不能有婦人之仁，想當日我如把韓林幹掉，何來今日之果。」

凌渡宇啞口無言，在一個實際和功利的角度下，一認定敵人，即斬草除根，自然是最有效的辦法。

當日凌渡宇間接地要求巴極放了小鬍子韓林，致有目下之禍。

不明白的只是︰韓林這類人，為何會為了一個同伴的死亡，不惜得罪巴極，以及凌渡宇、雅黛妮所屬的抗暴聯盟？

凌渡宇問道︰「那被我幹掉的人，和韓林是什麼關係？」

巴極苦笑道︰「我也想知道，否則我豈會放過了他……不過，這些已無關重要了，我相信你有足夠的能力把雅黛妮找回來，所以我另有一事求你。」

凌渡宇訝然望向巴極。

巴極剛好望向他，眼中射出懇求的神色，正容道︰「我請求你立即帶同愛麗絲，離開這裡。」

凌渡宇臉色一變，道︰「什麼？」

巴極道︰「夢湖的對外通訊全被截斷或破壞，敵人的進攻，迫在眉睫，趁我還有一定的控制力時，我要你和愛麗絲安然離去。」

凌渡宇立時把握到形勢的險惡，要破壞通訊系統，必須深悉內情的人才能做到，所以夢湖水莊內確潛伏了可怕的破壞份子。

這內奸的行動當然配合著外來的攻擊，所以形勢確是嚴峻非常。

凌渡宇道︰「為什麼你不和我一起走，以你的財力，避過風頭後，大有捲土重來的機會？」

巴極眼中透出哀莫大於心死的神色，毫無轉圜地道︰「我不走！絕對不走。沒有了夢湖的日子，教我怎樣過？」

凌渡宇神思不由地飛往夢湖。

露臺外的夢湖，在陽光下美得不可方物，令人很難想像到大湖霧下那哀怨動人的詭異情景。

晴子！

妳在哪裡？

夢湖最深處，是否妳棲身之所？

他明白了巴極為什麼拒絕撤走，當巴極了解到「晴子」只是夢湖所產生的異物時，他已沒有生存下去的理由和勇氣。

巴極最渴望的，是死於夢湖。

巴極沉沉地道︰「你明白了！這世界上，只有你一個人才明白，真正的、惡名昭彰的巴極博士，是怎樣的一個人。」

一股熱火直衝腦頂，凌渡宇大叫道︰「不！我不走！」晴子的絕世姿容，侵進了他每一條神經。

巴極眼中寒芒暴閃，堅決地道︰「不！你一定要走！」

凌渡宇心頭火熱，他不願意走，不願意離開夢湖，當真正要走的時刻，他不願走的意欲到了無可抗拒的強烈。

他怎能離開晴子。

他的真愛。

凌渡宇蠻不講理地道︰「為什麼一定要我走？」

巴極臉上閃過一絲溫情的笑容，自凌渡宇認識他至今，還是第一次見到他這類真誠和充滿人性美的表情，感覺分外親切和強烈。

巴極堅定和有信心地道︰「不需要任何理由，就當是我請求你。」

凌渡宇默然。

巴極隨即露出個狡猾的笑容，指著桌上的一個小瓶道︰「瓶內是治療高山鷹的解藥，你答應帶愛麗絲離去，那便是你的了。」

凌渡宇頹然坐下，眼光深注夢湖，喃喃道︰「為什麼你的『請求』，總是使別人難以拒絕的？」

巴極眼光落在夢湖上，道︰「我為你準備了一架戰機，在離此三里遠的機場。」

跟著說出了一對號碼和暗語，道︰「這是我存在瑞士銀行兩筆鉅款的提取暗碼，怎樣安排愛麗絲以後的生活，你看著辦吧！」

凌渡宇沉聲道︰「愛麗絲是你的什麼人？」

巴極一震，猶豫片刻，才石破天驚地道︰「我的女兒。」

他不願再深入這話題，話鋒一轉道︰「好了，時間無多，立即起程吧。」

凌渡宇站起身來，道︰「其他的人呢？」

巴極道︰「這數天來，無關的人和婦孺早全部送走，剩下的都是我審核為忠貞的戰士，他們皆是有約在身，現下是他們賣命的機會了。」

凌渡宇提起精神，把桌面盛解藥的小瓶納入懷內，毅然向出口走去，到了出口前，轉過頭來，眼中射出複雜的感情，揉合著同情、尊重、憐憫、歉疚……

巴極眼中方首次射出對這敵友難分的人深刻的感情，真誠地道︰「珍重了！」

凌渡宇苦笑道︰「這句話似乎由我向你說比較適合點。」

巴極微微一笑，有種說不出的鎮定和從容，予人全不把生死看在眼內的感覺，左手一翻，一個比煙盒略大的電子感應儀器，安安穩穩平放掌上，道︰「只要我按動這儀器的兩個掣，分佈在不同秘密點的導彈發射臺，會將數十枚驚人強力的導彈向夢湖水莊和沿湖區發射，屆時所有地方都會毀於灰燼裡，所以無論敵勢如何強大，頂多亦是同歸於盡的結局，哈……想置巴某於死地的人，須付回他們的生命作代價。」

# 第七章 雲散煙消

戰機衝離跑道，逐漸升進蔚藍的天空去。

這是蘇聯製的Su-24 Fencer攻擊機及持續轟炸機，動力來自兩個可以產生高達五萬磅衝力的渦輪風扇引擎，飛行高度極限可達五萬尺以上，時速最高一千八百公里，航程達至二千公里外，靈活性雖還不及他先前駕來偷襲夢湖水莊的美製鷹式戰機，空中戰鬥的能力亦大為遜色，可是能深入敵人空防大後方進行特殊任務，且因其高速及高空持續飛行的效能，有驚人的遠航能力。以之逃走，更是理想，足可使他返回玻利維亞抗暴聯盟秘密基地有餘。

愛麗絲被衝力帶得仰貼椅背，俏臉上交織著忿怒和茫然，她一方面不敢違抗巴極的命令，一方面知道要由凌渡宇把她帶走，大是不安，心內百感交集。

凌渡宇望著她可愛的側臉，想起巴極一代梟霸，卻連自己的女兒也不敢相認，自然是怕禍及親人，還要故意說些言辭，以掩飾和愛麗絲的關係，確是可悲。

敵暗我明，目下邦達和白理臣等人得內奸接應，切斷了巴極對外的通訊網絡，佔盡優勢，隨時會發動強大的進攻，巴極可說陷於完全被動的形勢。

戰爭開始時，最令人憂心的問題，就是巴極的防禦佈置還有多少依然有作用。

戰機在空中優美轉身，改向東南方玻利維亞的方向飛去，那也是夢湖的方向。

倏忽間，美麗的夢湖靜靜地躺在正前方，一團清澈碧綠的水光，在陽光下銀蛇鑽動。

愛麗絲戀棧地以目光緊緊攫抓著眼下的美景，這個她生活了多年的地方，回想起來像一個毫不實在的美夢。

她知道這個美夢，將在她心靈留下永不能被其他經驗和生活磨滅的烙印。

淚珠爬下俏臉。

飛機忽地一震，機鼻不自然地朝下，直向夢湖衝去。

由萬多尺的高空，向下急衝。

愛麗絲嚇了一跳，側頭望向凌渡宇，在淚光中，凌渡宇臉色青白，汗從額上冒出來，雙目緊閉，頭向後仰至極盡，張大的口不斷喘氣。

愛麗絲想叫，卻叫不出聲來，死亡的恐懼使她全身冰凍乏力。

飛機繼續下衝，機身強烈抖動，似乎任何時刻也可以整架飛機散掉開來，像骨灰似地撒往夢湖。

凌渡宇完全不知道目下千鈞一髮的危狀，他的每一條神經，他的心神和靈魂，充溢著晴子強烈得足以把鋼支化作繞指柔的愛火。

當夢湖在前方出現時，他聽到晴子的呼喚，瞬間後兩人的心靈縫合在一起，就像那晚在玻璃屋的露臺上。

晴子的孤急和無助，潮水般把他吞噬。

在萬多尺高空飛行的戰機，與地上的夢湖，通過心靈與心靈的融合，毫無隔閡地匯流在一起。

夢湖像個龐大的磁石，使他在完全不自覺下，把飛機朝夢湖駛去。

筆直地衝下去。

愛麗絲兩耳「隆隆」，氣壓的改變使她的胸口壓上千斤大石，她拚命大叫，大叫到了喉嚨的位置，變成「咯咯」的怪響。

夢湖不斷的在眼前擴大，飛機一下子衝下了數千尺，不斷加速。

凌渡宇的心靈內充斥著晴子無可抗拒的憂傷和悲怨，怪責著他的不顧而去，一波接一波的淒哀，造成心靈的滔天巨浪，造成心靈大海內的暴雨狂風。

夢湖愈來愈近，夢湖水莊的景物已能清晰辨認。

死神在咫尺之前。

凌渡宇在心靈的風暴中，細聽著晴子對他的怨懟。

晴子的聲音在他心靈響起道︰「你為何要走？你是可以完全地擁有我，就如我可以完全地擁有你，我會在你那裡，讓你分享我，成為我，而我亦成為你，同在永恆的愛火裡，就像四方八面注進夢湖的千百河溪，就像生命無盡無窮的湍流。我們可以做這宇宙間最好的一對，比任何人類更愛對方、更能了解彼此，在日照下，在夢湖的大霧裡，在心靈的星空內，恣意逍遙。我們可以在夢湖旁密林的涼蔭裡，在嫩綠植物織成的地毯上，極盡愛的奉獻，遠離孤獨那黑暗淒慘冷漠的荒原，擊敗人類心靈內最恐怖的『孤獨』。人類發明了『神』，絕非偶然的事，是因為他們對孤獨的極度恐懼，恐懼這宇宙空無其他生命，恐懼那孤獨的荒原，隔離的宇宙。我們的愛，就是『神』的化身，不須再追求任何這以外的『神』，所以你怎可以離我而去，使我們各自重回那孤獨的荒原？」

凌渡宇在心靈內狂喊道︰「晴子！晴子！我愛妳。我愛妳遠超於『永恆』、『愛』和任何事物。當我還陷身於生命惡夢的深洞裡，妳把我拉了出來，重見天日，妳教曉了我『愛』是什麼東西。我願意把雙目生剜出來，將我所見的一切向妳作無條件的奉獻，只求妳賜與我一下輕觸，然而現在我必須離去，無論在責任上或道義上，我都必須離去。我一定會回來，在完成了我的責任時，便會回來。」

晴子無限淒怒的聲音響起道︰「你不能走，這宇宙間，還有什麼物事比愛更重要，更有意義，你走後，我將成為一個孤獨的個體，那是一個沒有生命的世界，一個失去了一切星辰的虛黑夜空。」

凌渡宇在愛的漩渦中掙扎狂叫道︰「不！不！不是這樣的，人作為人是有基本的道義和責任，妳是不會明白的，因為妳是夢湖和人類精神結合下產生的生命。可是妳要設法去明白，我是一定要離去，才能完成我的責任，我可以向永恆的宇宙立下血誓，我是會回來的，只要我有一口氣在，便會回來……」

當凌渡宇說及晴子是「夢湖和人類結合下產生的生命」那一剎那，他感到晴子的心靈翻起了更強烈的巨浪，無助和焦慮淹沒了心靈的大地，他感到晴子的心靈向後不斷退縮，就像她忽地了解到本身的情形︰她是一種不同於人類的異物。

兩人的心靈被這洪流分隔開來。

一聲尖叫強闖進了凌渡宇和晴子的心靈風暴裡。

凌渡宇驀地醒覺。

那是愛麗絲的尖叫。

戰機直向夢湖衝去，只剩下二千多尺的距離，俯衝造成飛機的失速，血絲從兩人的口、鼻、耳滲出來。

愛麗絲終於叫出聲來。

凌渡宇猛睜雙目，夢湖在眼前大鏡般閃爍反射，一時間他什麼也看不見。

凌渡宇一抽控制盤，張開增強浮力的機翼，死命將機鼻提高。

飛機繼續向下衝落。

來到離夢湖百多尺的上空時，戰機衝勢始歇，斜斜向上升起，氣流把夢湖的湖水帶起一天霧珠，在日照下閃閃生光，眩人眼目。

戰機慢慢飛離湖面，逐步爬升，沒入雲裡。

凌渡宇終於離開了夢湖。

※※※

巴極站在玻璃屋的大露臺上，默默地看著戰機俯衝至湖面百多尺的上空，斜斜反飛往上，再沒入冉冉飄飛的白雲深處。

他的感覺很奇怪，他的腦袋不能思考，只是條件反射般對眼前凶險的事物作出觀察，就像晴子投向了凌渡宇後，他由主角的地位淪為一個無關重要的旁觀者。

麻木和頹喪的情緒，使他對世上的物事再提不起興趣，包括他的權力和生命。

他失去了爭雄的意欲。

自出生以來，這種意念驅使他成為了世上最富有和最有權力的人之一。

他的智慧令他透視人生，從而掌握人生。

入口打開，負責夢湖水莊防務的積克大步走了進來。

積克身形高瘦，面目相當有精神，充滿著對自己的自信，是目下巴極絕不會懷疑的手下之一，追隨他有二十多年的歷史。

巴極面無表情地道︰「形勢怎樣了？」

積克道︰「所有非戰鬥的人員，包括了不能完全信任的人，均被運輸機從安全航線送離夢湖，除了一個人外……」

巴極冷然道︰「是誰？」

積克道︰「是夏太太，由昨天黃昏開始，沒有人見過她，對她的搜索還在進行中……」

巴極舉手作了個阻止的姿態道︰「不用了！我們現在有多少人可用？」

積克道︰「我們的總人數是一千四百二十八人，其中二百八十人駐守四個飛彈發射臺，負責防務，其他的人有一大半分散在外圍，形成一個離夢湖水莊三至五里的保護傘，餘下的五百人守在夢湖水莊各處，以生力軍的形式，可隨時增援任何失陷的據點。」

巴極道︰「敵人不來則已，否則一定是從陸路發動攻擊，利用夢湖西南的廣闊雨林作掩護，進行重兵突進的偷襲，使我們的戰機難以作用。」

積克道︰「我也想到這問題，可是內奸的存在，將使我們不敢集中兵力作戰略性的分佈，而只能把兵力散往每一個有可能被襲的據點，唉！真是氣人。」

巴極嘴角牽出一絲苦笑，他的夢湖水莊三面俱是平原之地，敵人無險可乘，成為天然屏障，若要從空中來攻，他四個地對空導彈發射臺，可予敵人迎頭痛擊，在防守上，可說穩如鐵桶。

但假設己方的佈置，全部由內奸漏往敵人，那麼敵人自然可擇弱捨強而攻，自己若把兵力分散，卻變成每一環節也是弱點，想想亦教人頭痛。

積克續道︰「三小時前，在東南方和西南方，都出現了戰鬥直升機，顯然在不斷運送兵員和裝備，準備向我方進攻。我們派出的一架偵察機，和我們在兩小時前失去了聯絡，看來是凶多吉少了。加上先前被擊落的四架戰機和六架直升機，總共失去了十一架戰機，敵人來攻時，將不能提供空中的支援。」

巴極道︰「儘量監察敵人的動靜，一有消息再通知我。」

積克領命而去。

巴極目光轉回夢湖。

湖面在這短短的光陰裡，積聚了一層薄霧。

霧氣迅速加濃，陽光開始軟柔乏力。

天邊的暗雲爬行過來，背後像有一對無形的手，把天幕關閉。

巴極知道︰這是大湖霧的先兆，心中苦笑，也好，就讓不可一世的巴極，在大湖霧中，葬身夢湖。

死在夢湖。

※※※

飛機緩緩降落在抗暴聯盟玻利維亞的跑道上。

飛機停下。

凌渡宇向愛麗絲堅定地道︰「下機吧！記得那提款號碼和把解藥交給我方的人。」

愛麗絲噙著兩眶眼淚，軟弱地道︰「我也要回去！」

凌渡宇硬著心道︰「絕對不可以，這是博士的吩咐，妳怎可以不遵從。」

愛麗絲叫道︰「你不要回去，你會被殺死的。」淚水奪眶而出。

凌渡宇眼中射出火熱的光采，道︰「死何足道，我一定要回去。」

機門打開，幾個抗暴聯盟的人在機下示意他們走下來。

凌渡宇堅決地喝道︰「下去！」

跟著放低聲音道︰「妳難道不想我回去幫助博士嗎？我一有機會，便來找妳，好嗎？」最後幾句他說得軟弱無力，連他自己也不能信那有多少真誠。

他只想回去見晴子。

愛麗絲茫然下機，女性的直覺使她知道沒有人可以動搖凌渡宇的決心。

直到戰機重返雲霄，她的眼淚仍沒有停下來。

她可能已變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，但那算是什麼呢？

夢湖！夢湖！一個令人夢縈魂牽的地方。

所有夢想的所在地。

※※※

敵人的進攻從黃昏開始。

在前所未有的大湖霧掩護下，敵人避過了幾個頑強的防守點，先以幾隊散兵從四方八面佯攻，當巴極方陷於杯弓蛇影的狀態時，才以重兵從夢湖水莊東南方的雨林以強攻突破的形式推進，現在到了正面對壘的時刻。

炮火的閃光使夢湖的黃昏帶著悲劇的艷麗，孤寂的夢湖，在隆隆的火箭炮、榴彈和自動武器的震天價響裡，默默忍受著。

濃得化不開的湖霧，把一切暴行隱藏起來。把敵我雙方的鮮血以純淨的白霧遮掩起來。

照明彈不斷發射上夢湖的上空，劈劈拍拍，卻透不過那一重又一重的濃霧，一切若隱若現，有種惡夢般的不真實。

飛彈開始不竭地從巴極佈置於夢湖四個戰略性的扼要地點飛出來，投射向邦達的攻擊部隊，飛彈和空氣磨擦發出的尖嘯，壓下了其他的聲音，做成強烈的爆炸，完全鎮住了邦達大軍的推進。

在飛彈的強力掩護下，巴極的私人軍隊阻擋著敵人瘋狂的進攻。

這批手下大部份隨著巴極出生入死，其忠誠是不容置疑的，他們對巴極有種近乎對神的崇敬，願意為

他獻出鮮血和生命。

巴極這時在玻璃屋下的一個地庫內，指揮著己方的進攻退守。

這是夢湖水莊的戰略指揮總部，佈滿了通訊設備，超過三十多個人員，繁忙地收聽各方傳來的戰報。

巴極通過螢光幕，觀看著各處的情況。

積克這時來到他身旁，報告道︰「根據初步的估計，敵人的雇佣兵團達五千之眾，武器精良，在兩小時內攻破了外圍的防禦，但仍未能突破夢湖水莊本身的防守據點，照目前的情形，除非敵人的實力增加三倍以上，否則我們絕對有抗爭的能力，甚至可以藉佔優勢的炮火和導彈網，在敵人鋒銳稍減時，爭回主動，予敵人致命的反擊。」

巴極淡淡一笑，有種說不出的從容和孤傲，使積克打從內心敬佩，他跟隨巴極這麼多年，無論在什麼情形下，生死的關頭裡，巴極始終是這副從容不迫的神態，在人心惶惶裡，仍能發出最正確的命令，使他們死裡逃生，敗中求勝，只不知道這次又如何？

這時正東的一個據點傳來告急的消息，那是進入沿湖道路的一個關口，若叫敵人攻破，便可沿湖侵進夢湖水莊，若讓那樣的情形發生，將會非常危險，因為敵人將以優勢的兵力，進行巷戰式地推進，而夢湖水莊的固定武備裝置如炮臺、導彈臺等，將完全失去作用。

巴極想也不想，發出增援的命令。

積克咬牙切齒地道︰「那個叛徒若落在我手裡，我要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」

巴極知道積克說的是白理臣，淡淡一笑，這世上的名利，對他來說已毫不重要，他想起三十年前，親手殺死一個毒梟的情景，像在剛才發生。

生命是一個永不停止的夢。

停止即是死亡。

巴極轉過身來，眼中電芒閃現。

積克心中一凜，知道巴極有很重要的事要向他說，當年巴極要向另一個雄霸哥倫比亞的毒梟開戰時，亦是這般神態。

巴極壓低聲音道︰「你還記否我們的『夢湖計畫』嗎？」

積克恍然一驚︰「當然記牢在心，可是若照目下的形勢，我們須否動用到這計畫？」

「夢湖計畫」是巴極、標槍和積克三人當年建造夢湖水莊之初，居安思危下訂定的逃生計畫，是他們三人間的最高機密，連白理臣這等負責對外的領導人也不得與聞。

計畫非常簡單，就是在玻璃屋下造了一個兩層的大地庫，地庫被鉛板密封，其設想在於抵禦核子戰爭的摧毀，上層是他們目前處身的指揮部，下層的地庫，佈置了數百部水底推進器和潛水器材，可通過水閘神不知鬼不覺下潛入夢湖，從水底逃之夭夭。

要知夢湖四通各方的河流，敵人即管知曉他們由湖底溜去，亦只好高嘆奈何，毫無辦法。

巴極正容道︰「我太明白白理臣這人，沒有百分百的把握，怎敢來碰我，待會你一聽到警號，立即依我們平日的演習，把所有人撤退入地庫，由八條秘密通道進入地庫下層，迅速逃走。到達安全地點後，把我們積蓄的錢財，分配各人……各位兄弟跟隨我多年，我也希望他們能安度餘年。」

積克渾身一震，張了大口，好一會才道︰「怎麼？儘管我們暫時退走，以我們的財力和博士的聲譽，絕對可以捲土重來，下了這啖鳥氣。」巴極前所未有的自暴自棄，使他震動非常。

巴極盯著積克，忽地一把抓緊積克的肩頭，沉聲地道︰「不要問！我要你就像以前一樣，不問原由地去執行我的命令，記著！這是至為重要的事，一個不好是全軍覆滅的命運。」

儘管巴極有力的手把他抓得非常痛楚，積克眉頭也不皺一下，毅然點頭道︰「好！」

巴極滿意一笑，能有積克和標槍這樣的手下，真是一場造化。

積克待要說話，「轟隆」一聲巨震，整個地庫也感到東南方傳來爆炸的震動。

積克臉色煞地刷白。

一個傳訊員叫了起來道︰「東南的飛彈發射站發生爆炸！東南的飛彈發射站完了！」

那是進入沿湖路的重要據點，阻擋敵人沿湖攻入夢湖水莊的重鎮。

積克叫道︰「一定是內奸所為。」

話猶未已，西北方傳來又一驚天動地的爆響及一連串的激爆，烈焰直衝上夢湖的天空，另一個飛彈發射站遭到同等命運。

巴極面容平靜無波，好像這一切均與他無關，淡淡道︰「立即將屯駐水莊內的人手全部出動，接應前線的兄弟……」

跟著轉頭望向積克，斷然道︰「兄弟，撤退的時候到來了。」

積克怒嘶一聲，說不盡的悲憤無奈。

※※※

撤退的警號響徹夢湖。

所有正在奮戰的人，並不知道這是撤退的響號，在平日的演習裡，他們只知道當這訊號響起，須立即有規律地分批退入玻璃屋的地庫內，沒有人知道地庫還有可使他們逃出生天的下層。

這是巴極高明的地方，讓手下知道還有退路，可能帶來反效果的作用，失去破釜沉舟的決心。

撤退開始。

巴極方面的炮火反而加倍增強，掩護開始的撤退。

一時炮火隆隆，夢湖沿岸區成為屠場。

※※※

凌晨二時，戰事進行了七個小時。

炮火閃亮了整個夢湖的上空，水莊的大多數建築物在炮火中先後倒下，戰爭仍沒有絲毫停下的兆頭。

巴極的私人軍隊退而不亂，每退出一個據點，便佈下地雷，使邦達和白理臣的人推進的速度緩慢不堪，要挑戰巴極這雄霸南美的首席梟雄，確是吃力的一回事，代價亦是驚人得龐大。

湖霧把這一切人類間的暴力淹沒起來。

炮火驀然加倍劇烈，似乎所有人都想一下子把所有彈藥用盡，邦達的僱佣兵在強大的火力前，攻勢完全受挫，像對巴極這被趕進窮巷的狗，產生了不敢硬迫的恐懼。

巴極方的炮火完全停了下來。

邦達方的炮火在此消彼長下，忽地加強，然後再沉寂下來。

夢湖在剎那間回復往日的寧靜。

除了倒塌的樓房，著火燃燒的林木和屋宇獵獵的聲響，以及空氣中濃烈的火屑味，一切也如往日的美好及和平。

邦達方面被這突然的轉變震住，一時間不知應採取什麼行動。

在這令人不知所措的時刻，一種奇怪的聲響，從東北的天際傳來，聲音迅速增強。

戰機！

邦達方的炮火轟然響起，向著這天空來的目標瘋狂攻擊，夢湖水莊四周密佈飛彈發射臺，對付任何從天空飛來的物體，這架戰機並不牽引夢湖水莊的地對空飛彈系統，自然是巴極方的戰機無疑，邦達方怎能放過。

「隆！隆！」

飛機在密集的炮火下，終於被一枚炮彈命中，機尾冒著濃煙，筆直插進夢湖裡，火光並現，再是一連串的爆炸，把湖心的濃霧變成一團又一團的光暈，煞是好看。

一切重歸寂靜。

※※※

夢湖的濃霧無風自動，情景說不出的詭異。

溫溫的湖水令凌渡宇感到無比的親切，像是重回到母親懷抱。

在戰機炸毀前，他早彈出機艙，藉著降落傘投進夢湖去。

濃霧掩護了他的行蹤，否則他現在身上將沒有一塊完整的地方。

他默默地潛水，只有換氣時才冒出水面。

目的地是玻璃屋。

他不明白為什麼戰火停下來，難道巴極一敗塗地。

可是他的心神已不放在這等成敗之上，他回到夢湖，只有一個目的，就是見晴子。

他的直覺，夢湖無風自動的濃霧都清楚地告訴他，晴子還在這裡。

當他的腳一觸湖水時，湖霧旋動起來。

晴子知道他回來了。

可是！晴子的心靈並沒有和他接觸。

她的心靈似乎退縮在夢湖的深處，沉浸在無助與徬徨裡。

凌渡宇感到前所未有的失望和頹喪。

他不斷向玻璃屋游去，湖水使他的身體非常鬆弛和舒適，若要找一個死去的地方，他會毫不猶豫地揀選夢湖。

死在夢湖。

他不知自己為何要想到死亡，而且是那樣地強烈。

他心中不斷喊叫︰「晴子！妳快出來，為了與妳的結合，我什麼都願意放棄。」

他浮上湖面，深深吸了一口氣，玻璃屋在前方不遠處，在濃霧中若現若隱。

玻璃屋前的大露臺，被炮火轟塌了一角，整座建築物卻出奇地完整。

他的心靈再次呼喚︰「晴子！晴子！我回來了，就像上次那樣，妳到露臺來見我，好嗎？」

一點反應也沒有。

夢湖一片寂然。

沿湖的道路不斷傳來爆炸的聲響，敵人進行掃雷的工作，緩緩地向夢湖水莊推進。

他們再沒有向水莊發動炮火，目前最重要的事，就是佔領巴極餘下來的另外兩個飛彈發射站，以之反制巴極，發射站一日在巴極手上，他們就一刻不能安枕無憂。

在找不到晴子的失望下，凌渡宇從夢湖爬攀上玻璃屋的大露臺上。

剛踏足露臺上，凌渡宇渾身一震，好像看到最不該看到的物事。

玻璃屋的玻璃大多已碎破下來，可是露臺的小圓桌，兩張坐椅，依然故我。

圓桌上還放了一瓶酒，兩隻酒杯。

巴極坐在右邊的椅子上，眼神雖裝滿落寂，卻是平靜至一種死寂的感覺。

他那可以毀滅夢湖水莊的電子感應儀器，四平八穩放在酒杯旁。

兩人的目光在濃霧中交繫在一起。

巴極微微一笑，倒滿了一杯酒，遞向凌渡宇道︰「你若不想死，盡乾此杯後，請你重投湖內，否則這處還有一張空椅，可讓你死時安安樂樂坐在這裡，看夢湖的最後一眼。」

凌渡宇取酒一乾而盡，坐到空椅上。心中出奇地沮喪。

沒有晴子，日子怎樣過？

夢湖迷失在前所未有的大湖霧裡。

天地盡是白茫茫。

死！是解決生命的最好方法。

生命只是一個孤獨的荒原。

人類可以相互愛撫、相互交談，可是這並不能改變他們孤立的本質。

只有心靈的結合，才能帶來本質上的改變。

打破隔離和孤立。

沒有了晴子，一切也沒有了。

人類用虛假的言辭進行自我欺騙，可是他們的心靈在實質上，仍是在自己孤獨的荒原上失望和悲泣。

凌渡宇失去了活下去的意欲。

好吧！這樣結束一切。

死在夢湖。

巴極倒滿兩杯美酒。

兩人一乾而盡。

就在這時，他們聽到白理臣的聲音。

聲音通過擴音器，響徹夢湖，道︰「博士！我是白理臣，現在向你發出最後警告！」

擴音器傳來數下急促的呼吸聲，顯示白理臣心內的緊張情緒，他長年處在巴極下，儘管目下似穩操勝券，然而餘威猶在，冷靜的他亦不由失去常態。

白理臣的聲音繼續傳來道︰「你手中的皇牌︰四個導彈發射臺，兩個被炸毀，餘下的兩個在我們掌握中，你已經絕無平反的機會，限你在五分鐘內，拋下所有武器，舉手走出來，否則發射臺的每一顆導彈，都會射進水莊去。」

凌渡宇望向巴極，茫然道︰「你的如意算盤打不響了，沒有了導彈臺，怎樣和敵人同歸於盡？」

巴極淡淡道︰「你太小覷巴某人了，要勝要敗，要留要離，豈會被他人操縱！來！讓我送他們一分大禮，做場好戲讓閣下欣賞。」伸手往桌上的電子控制儀，修長的手指在那組按鈕上靈活地跳動。

凌渡宇心下不解，巴極還能幹些什麼來？

時間一點一滴地漏走，五分鐘的期限只剩下十多秒了。

擴音器的沙沙聲再次響起，白理臣還未說出話來，驚天動地的強力爆炸，在夢湖的南方和西南方傳來，地動山搖，餘下的兩個發射站冒起濃濃的烈焰，騰升上半空，掩蓋了敵人的哀號，接著同一地點繼續更強烈的爆炸，把湖霧染得血紅一片。

凌渡宇駭然望向巴極，後者神態從容，卻沒有勝利者應有的表情。

這時他才恍然巴極剛才發出的電子訊號，啟動了餘下發射臺的毀滅裝置，這一著，無疑會給邦達帶來嚴重的傷亡，進駐發射站的人將無一倖免，只不知邦達和白理臣是否其中兩個。

巴極搖頭嘆道︰「低估敵人，是致命的因素。」

跟著嚴肅地向凌渡宇道︰「好了！現在到了最後時刻，你留下還是離去？」

凌渡宇漠不在乎地聳聳肩，道︰「留下吧！」

心中卻不明白，巴極似乎還有摧毀邦達大軍的力量，可是四個導彈臺都被毀去，他憑恃什麼呢？

充其量他只可發動可能裝置於玻璃屋的自動毀滅系統吧！

巴極微笑道︰「夢湖！永別了。」

右手緩緩伸往桌上的電子控制儀。

凌渡宇閉上眼睛，利用死前的半刻空閒，心靈延伸往夢湖。

他再次感到晴子的無助和徬徨。

面對死亡，使他的腦子突然靈活起來，醒悟到晴子的無助和徬徨，是他一手所造成。

昨天離開夢湖時，晴子哀求他留下時，他告訴了晴子事情的真相︰她只是夢湖和人類精神的結晶品，一種不屬於人類的異物。

便像一個在世為人的鬼魂，並不知道自己已經死去，突然間給人提醒自己早死去多時，魂魄一驚散去。

晴子是自然和人類精神產生的異物，既擁有人類思維的特質，又擁有遠超人類的靈異，她最大的問題，就是不知自己是什麼東西？

所以從一開始接觸，凌渡宇已感到她的無助徬徨。

巴極的手愈來愈近檯上的儀器。

愈接近死亡。

「轟！」

槍聲大鳴。

凌渡宇和巴極兩人跳了起來。

電子感應儀被槍彈擊中，跳了起來向外拋起，恰好碰在欄杆上，又倒掉回露臺的地上。

電子感應儀是用非常堅硬的合金組成，子彈除了做成一個凹痕，並沒有絲毫損毀。

凌巴兩人一齊轉身望向後方。

一個嬌小的身形，一對纖手各握著一支槍，英姿凜凜。

凌渡宇失聲道︰「是妳！」

他早應估計到是她，那天在玻璃屋偷聽巴極和白理臣對話的女子，可惜與晴子的事弄得他心神恍惚，失去平日的精明。

是夏太太。

巴極沉聲道︰「我待妳不好嗎？由妳和晴子來到夢湖後，我待妳如上賓，儘管晴子死後，妳要留下，我仍是那樣待妳。」

夏太太冷笑道︰「你待我當然好，否則如何補償你心中的內疚。」

巴極道︰「妳知道了？」

夏太太陰沉地道︰「晴子的自殺，可以瞞過其他人，卻瞞不過我，甚至你不知道的，我也知道。」

巴極一呆道︰「妳知道什麼？」

夏太太道︰「晴子自殺的真正原因。」

旁觀的凌渡宇也給他們的對答引出興趣，晴子的自殺，難道還另有內情？

夏太太續道︰「你以為我真是晴子的下女嗎？不！你錯了，我是她同父異母的姊姊。」

巴極回復平靜，道︰「那又怎樣？」

夏太太提高聲音道︰「那又怎樣？哈哈……由一開始，你純潔無瑕的晴子，便在欺騙你。」

巴極沉喝道︰「妳說謊。」

夏太太一緊手中握著的槍，叫道︰「我說謊？你以為晴子真是個純潔的商人之女，告訴你，那只是一個虛假的身份，由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反毒組安排，目的是引你掉入佈好的陷阱，可惜晴子這個蠢貨，愛上了你這殺人魔，還傻得去自殺，她的死是你造成的，我一定要毀了你，為她報仇。」

她一邊說，巴極臉色一邊由紅轉青，由青轉白，口唇顫動，卻說不出話來。

凌渡宇明白了一切，晴子和夏太太這對同父異母的姊妹花，是美國中央情報局訓練出來對付南美毒梟的反間諜。

可是晴子愛上了巴極，後者又不肯放棄毒品生意，晴子在重重矛盾下，唯有一死解決。

凌渡宇首次發言道︰「那妳為何又勾上邦達？」

夏太太右手的槍揚向凌渡宇，狠狠道︰「你這見利忘義之徒，沒資格和我說話，那天我還故意揭露韓林的事來助你，想不到你這麼快便和這魔鬼一鼻孔出氣。」

跟著暴喝道︰「不要動！」拿槍嘴指向巴極。

巴極剛要撲往欄杆旁的電子儀器，無奈停了下來。

他倆已被剝奪了選擇自己死亡形式的權利。

夏太太將蓄在心內的話一口氣說出來，痛快非常，續道︰「你那天殺的人，是韓林的相好，可笑你懵然不知，哈……」

凌渡宇恍然大悟，原來韓林是同性戀者，自己殺了他的相好，難怪他恨之刺骨，擄走了雅黛妮，可是自己目下自身難保，忽又想起曾把麻醉針發射器交給了雅黛妮，希望她能以之脫難，那就好了。

巴極道︰「妳既然是美國情報局的人，為何目下又助邦達對付我？」這也是巴極想知道的問題。

一個男人的陌生聲音插入道︰「道理非常簡單，晴子自殺後，美中情局改變了對南美的策略，不再進行對付巴極的計畫，於是夏太太找上了我，南美唯一可與巴極博士抗衡的人。」

濃霧中十多人現身出來，擠滿了露臺近玻璃屋的一邊。

一個禿頂的大胖子，排眾而出，他的雙目瞇成兩線，笑嘻嘻地打量著巴極。

頭戴高帽，一身禮服，就像來參加盛宴。

白理臣站在他身後，神情木然。

巴極沉聲道︰「邦達！」

禿頭胖子脫下高帽，持帽誇張地在空中畫了一個圈，見了一個禮，躬身道︰「博士你好！」

四周手持自動武器的大漢，均是神情肅穆，巴極現在雖是階下之囚，但他的威名，在完全劣勢下所表現的通天手段，使沒有人敢起絲毫不敬之心。

禿漢轉向凌渡宇道︰「凌先生你好！」

凌渡宇淡淡一笑，腦中轉了幾種逃生的方法，都派不上用場。

這刻他反而不想死了。

想想也是奇怪，前一刻他還安然待死，這一刻想的卻是如何逃出生天。

生命自有一股令人活下去的力量。

另一名領袖級的大漢問道︰「巴極！其他的人到了哪裡？」

巴極道︰「不知道！」

那人怒喝一聲，大步搶前，舉起槍柄，要痛擊巴極。

白理臣喝道︰「停手！」

那人動作凝在半空，詢問的眼光望向邦達，表示只以邦達的意見為準。

邦達點首道︰「住手！我和白理臣先生早有協定，可以處決博士，卻不可以對他有絲毫不敬，對嗎？白理臣先生。」

白理臣回復木無表情，走到巴極身前，恭敬地行了一個禮，道︰「博士，這次背叛你是別無選擇，我不能置我龐大的親族和利益不顧，隨你一同退出毒品賣買，但你依然是我最尊敬的人。」

跟著垂頭道︰「你可以為你和你的朋友，選擇被處決的地方。」

巴極望向凌渡宇，後者雙肩一聳，作了一個什麼地方也沒有關係的姿勢。

巴極笑了，道︰「不如就在湖心的祭臺上吧？」

能死在夢湖，還有值得遺憾的地方嗎？

# 第八章 死在夢湖

邦達和白理臣的聯合部隊，循著沿湖的兩條主要大路，迅速駐進夢湖水莊，對他們的戰利品進行徹底的搜索和查察，對敵人進行根絕的殘殺。

邦達是個非常謹慎的人，儘管巴極方的炮火完全沉寂下來，仍然不敢掉以輕心。

發射臺的自動爆炸，使他心有餘悸。

通往祭臺的木製浮道，除了炸開的一兩個缺口，基本上仍是完整。

凌渡宇和巴極兩人，被一個手銬把凌渡宇的左手和巴極的右手鎖連在一起。

十二個手持自動武器的大漢，把兩人押往湖心的祭臺。

眾人的腳踏在木浮道上，發出「赫赫」的聲響，做成一種步向死亡的奇異節奏。

玻璃屋露臺上的十二盞大霧燈，除了兩支被損毀外，全給亮著了。

沿著浮道直至祭臺的百多支霧燈，一齊亮了起來，在大霧中散發著詭異眩人的黃光，把正在步往祭臺的處決者和被處決者，照得毫髮畢現。

浮道兩旁的湖岸，沿湖的燈亮了起來，聚集了三千多名戰勝者，默默旁觀這最後的祭禮，氣氛莊嚴肅穆。

將要被處決的兩人。

一個是南美縱橫不敗的第一霸主巴極博士。

另一個是最富神秘和傳奇色彩的中國人凌渡宇。

在南美的黑道歷史上，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。

槍聲一響後，歷史會以另一種形式進行，權力架構將重新安排。

邦達、白理臣、夏太太等數十人，站在浮道起點處的大平臺，靜待處決的來臨，巴極和凌渡宇的身形在他們眼中逐漸縮小，最後停了下來，站在祭臺的正中。

十二名大漢提起機槍，平指著祭臺中的兩人。

湖霧無風自動、不斷旋轉著，似乎為兩人的處決歡呼狂舞，又似悲憤萬狀。

凌渡宇側望巴極一眼，後者臉上平靜如昔，一點沒有被處決的驚惶。

凌渡宇的目光由眼前的處決者，巡逡到左右兩岸密麻麻的武裝敵人身上，巡逡到浮道盡端的邦達等人，再移往玻璃屋那空無一人的大露臺上，心中苦笑︰想巴極每次在那裡觀察別人在祭臺受刑，有否想到主客逆轉的今天。

世事的發展，出乎人的意想之外。

凌渡宇望向鎖連著自己左手和巴極右手的手銬，想不到竟和自己要殺的人死在一塊兒，這更是始料難及。

手銬雖把他們連在一起，他們仍只孤獨地面對死亡的來臨。

「卡察！卡察！」

子彈上膛的聲響，扣動每一個人的心弦、數千人的靈魂。

凌渡宇忽地想到玻璃屋露臺欄杆旁的電子感應儀。

十二門黑幽幽的槍口，慢慢舉起，動作似乎很快，又像世紀般的悠久。

他再次想到那電子儀，想到死亡和毀滅。

就在那一刻，他感到巴極和他相連的手銬一下劇震。

難道巴極懼怕了，凌渡宇不解地望向巴極，後者兩眼睜大，射出前所未有的奇光，凝望著前方。

他順著巴極的目光，望向玻璃屋的大露臺，登時瞠目結舌起來。

晴子！

在給霧燈化成一暈暈金黃的大湖霧裡。

晴子在白紗飄舞下，冉冉地出現在玻璃屋的大露臺上。

在這距離下，他只能看到一團若隱若現的白色身形，在湖霧中優美地盈盈俏立。

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凌、巴兩人的身上，沒有人注意到她，又或者只是他倆人有見到她的能力。

凌、巴兩人的心神全集中在晴子的身上。

難道晴子來參與這死亡的盛典，這另一幕的湖祭。

有人大叫道︰「準備！」

十二名大漢的手指扳上了槍掣。

湖水中忽地響起奇怪的尖嘯，嘯聲倏忽間從四方八面響起。

湖水一陣翻騰，幾條水柱在遠近的湖面激衝而起。

巴極喃喃道︰「天啊！她按動了毀滅裝置。」

十二名處決者臉上現出疑惑的神色，低頭追察嘯聲的來源，槍口不自覺垂了下來。

邦達等人同時低頭望向湖內。

沿岸的觀刑者一陣騷動，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。

除了凌渡宇和巴極。

凌渡宇明白了，巴極在湖水下，還裝置了其他的導彈發射臺，這是他最後的皇牌。

嘯聲轉眼間變成刺耳的尖號，由湖面移往天空。

邦達方不知誰人狂喊道︰「危險！是飛彈！」

跟著下來的狂亂是完全無法想像的。

數千人你推我撞地向掩護物內散去。

凌渡宇見機不可失，一撞巴極，兩人齊齊跌進湖水裡。

跌進湖水前，第一下驚人的爆炸聲撕裂了每一個人的情緒，跟著是一下接一下的狂爆，湖水激起巨大的水柱，沿湖的區域完全淹沒在水光和爆炸裡。

祭臺和它的浮道彈上半空，成為滿天飛舞的木屑。

強力導彈的威力籠罩著水莊的每一個角落，籠罩著沿岸的每一寸地方。

強烈的爆炸，掩蓋了人們死前的驚喊。

在跌進湖水的剎那前。

凌渡宇的心靈和晴子的心靈緊緊連在一起。

晴子的絕世容顏，浮現在他的心湖內。

凌渡宇的心靈狂叫道︰「妳為什麼要這樣做，這會把妳毀滅的。」

晴子在他心靈內平靜地答道︰「這不是最好的解決方法嗎？死亡是一切生命的歸宿，夢湖賜與了我奇異的生命，正如天地孕育出人類，我已經歷過生命的愛火和熱力。那不是足夠嗎？我已不負此生了。我畢竟只是一種異物，雖妄圖和你相愛，最後終只是一個孤獨的個體，我雖因人類而生，卻是「非人類」，將因不了解人類，而長居那孤獨寂離的荒原。若是那樣，有什麼能比死更理想。」

凌渡宇狂叫道︰「不是那樣的！不是那樣的！妳是人類千百年來的夢想，醫治人類孤獨的最佳良方……」

一幅強烈清晰的圖像，在他眼前出現。

玻璃屋在火光和爆炸中，徐徐倒下，碎石激飛往四周廣大的空間，大露臺上晴子陷入熊熊的烈燄裡，被倒下的建築物完全掩埋，再是一連串的爆炸，殘餘的碎石緩緩注進湖水裡。

兩人的心靈聯繫，像給利刃當中劈下，杳然斷絕。

晴子死了。

一股強大的悲哀和失去一切生命意義的頹喪，狂湧心頭，模糊間，他沉進溫溫的湖水裡，他感到巴極的手，有力地箍上他的胸頸，帶著他在湖水中游動。

不知過了多少時間，他給人拖上濕潤的草地上。

淚水不斷流下。

失去了晴子，也失去了一切夢想。

夢湖把一個美夢賜與了他，現在一切都沒有了。

不知過了多少時間，他聽到巴極在他身旁道︰「她死了！她死了！」

凌渡宇張開眼睛，看到全身濕淋淋的巴極，坐在他身旁，木然望著遠岸的熊熊火光。

夢湖水莊變成歷史的遺跡，敗瓦頹垣。

至於邦達等是死是生，現在已是無關痛癢。

晴子死了！

凌渡宇感到淒痛萬分。

巴極舉起右手，連著的手銬把凌渡宇的左手也提了起來，道︰「我知你是個合格的鎖匠，可以打開它嗎？」

凌渡宇呆了一呆，好一會才緩緩在胸前搓揉，把人造胸皮翻過來，取出一條長形的條子，不一刻把手銬除了下來。

巴極站起身。

夢湖的霧逐漸散去。

漆黑的夜空綴滿閃亮的星辰。

凌渡宇欲要站起來，一輪自動武器的聲音驟雨般響起。

巴極鮮血飛濺，打著轉倒跌開去，一頭栽進湖邊的淺水裡。

凌渡宇悲叫一聲，跳了起來，向巴極撲去。

他把巴極浸在水裡的頭抬起放在腿上。

巴極口鼻滲出了鮮血，神情出奇的平靜。

一個女子從林木間走了出來，手中提著自動武器。

雅黛妮！

凌渡宇來不及理她，望向懷中的巴極。

巴極眼中沉浸著無盡的孤獨和悲哀，喃喃道︰「這也好，這也好！記著，我死後，將我的骨……灰……撒往……」頭一側，死去了。

這個縱橫南美的梟雄，終於死去了，死在夢湖的湖水裡，以他的鮮血為夢湖增添顏色。

他雖然未說出要將骨灰撒往哪裡，凌渡宇已知道了答案︰那是夢湖。

只有這樣，巴極方可以和晴子在一起，沒有人可再將他們分開。

巴極雖然得到了全世界，卻從未能有片刻離開他那孤獨的荒原。

就像凌渡宇。

或是雅黛妮。

以至乎世上任何一人。

另一輪槍聲響起，雅黛妮倒在血泊內。

凌渡宇緩緩轉頭，看見雅黛妮抱著槍頭倒指向自己的機槍，倒在血泊內。

雅黛妮自殺了。

她得不到巴極的愛，以血和死亡來清洗這恥辱。

她究竟怎樣逃出韓林的魔爪，是否用凌渡宇給她的麻醉針，這一切也不關重要了。

死亡終結了一切。

凌渡宇望向夢湖。

夢湖夢湖！

人類多少夢想隨爾而來，亦隨爾而去。

# 第九章 後記

七天後，凌渡宇安全返抵玻利維亞抗暴聯盟的秘密基地。

康復了的高山鷹親來迎接他下機。

凌渡宇面容平靜，把晴子自我毀滅所造成的心靈創傷深深地埋藏。

高山鷹道︰「愛麗絲走了，她說︰若你要找她，自會找她。她需要的不是憐憫，而是真正的愛。」

凌渡宇喃喃道︰「愛？什麼才是真愛？」

他想起巴極的骨灰，在夢湖上浮蕩。

巴極！你是否仍在那孤寂的荒原上作永無休止的獨行？

《湖祭》完